

少林義俠傳



玉光

原

武俠小說近世刊行者夥矣奇人俠士活躍紙上者夫求諸其實雖非事事實在然亦非盡屬子虛故其中不無俱有幾案可尋名貴傑作當然不乏也

本書著者陳君爲丹徒名士所著武俠說部不下數百萬言俱已風行於世乃陳君於武俠說部深有研究近更爲本書屬撰少林義俠一書因陳君與少林派後裔接近曾得秘傳故於少林軼事得知較爲翔實描寫少林先賢任俠行義技擊等事無不俱躍然紙上誠爲近世武俠說部中名貴之作也故略誌數言以爲閱者介紹幸勿忽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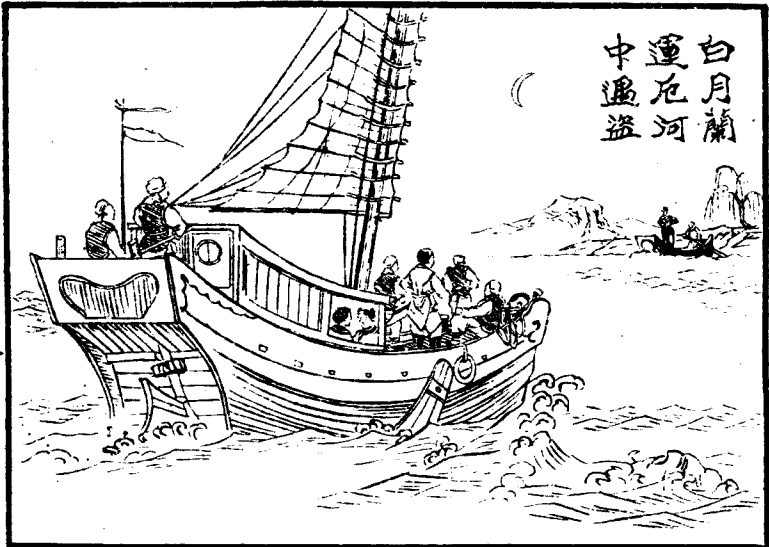
序

第一回

少林義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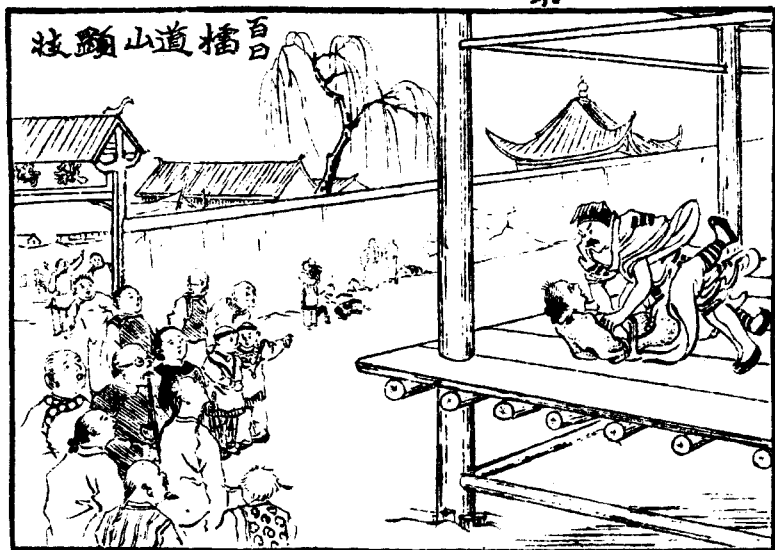
第二回



第 三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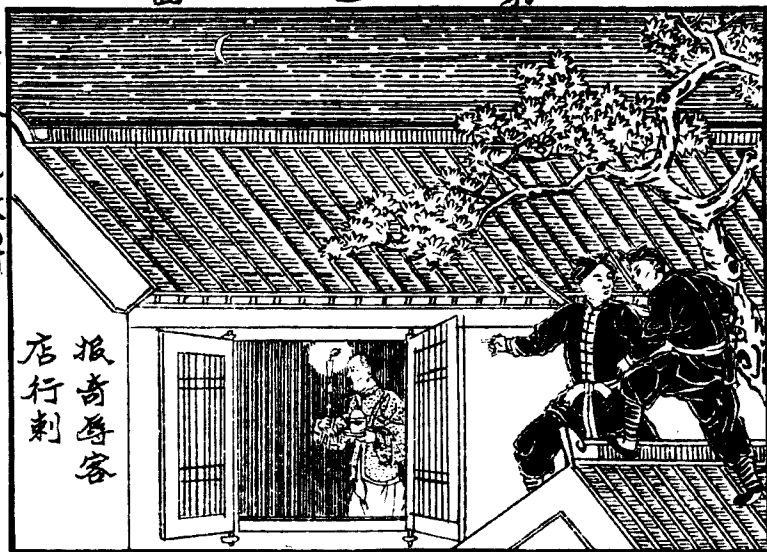
第 四 回



第五回

少林義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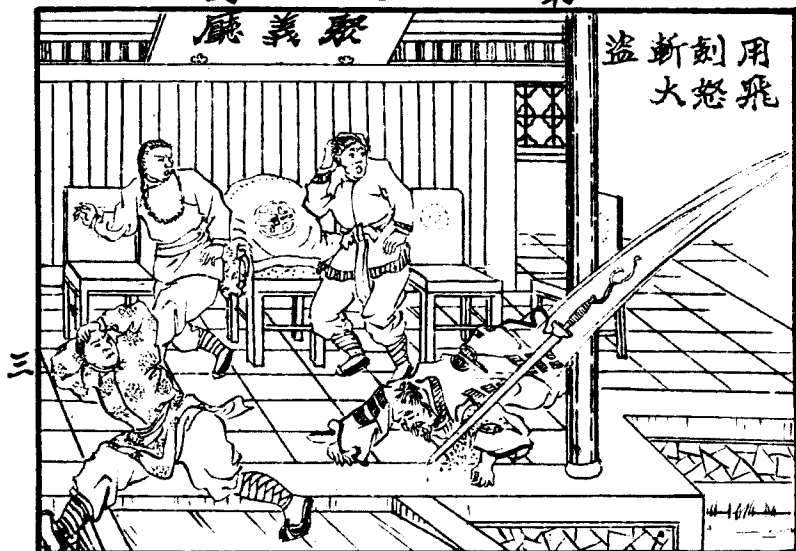
報奇辱客
店行刺



第六回

聚義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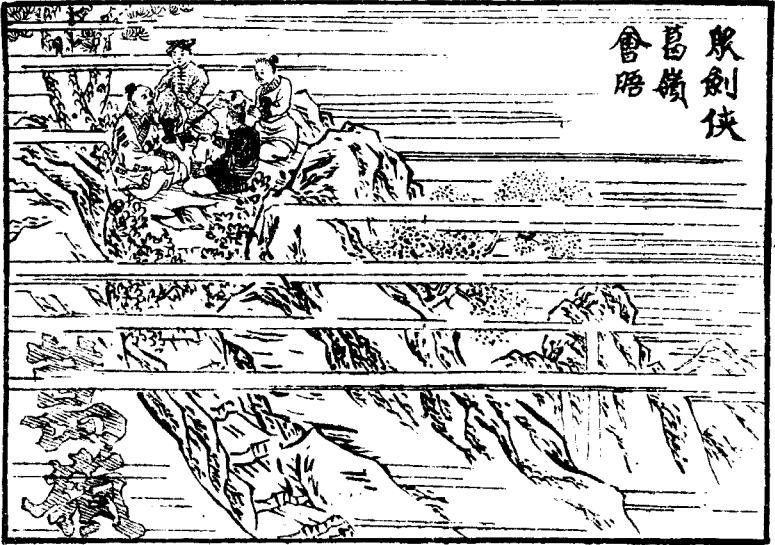
用飛劍斬盜
大怒



第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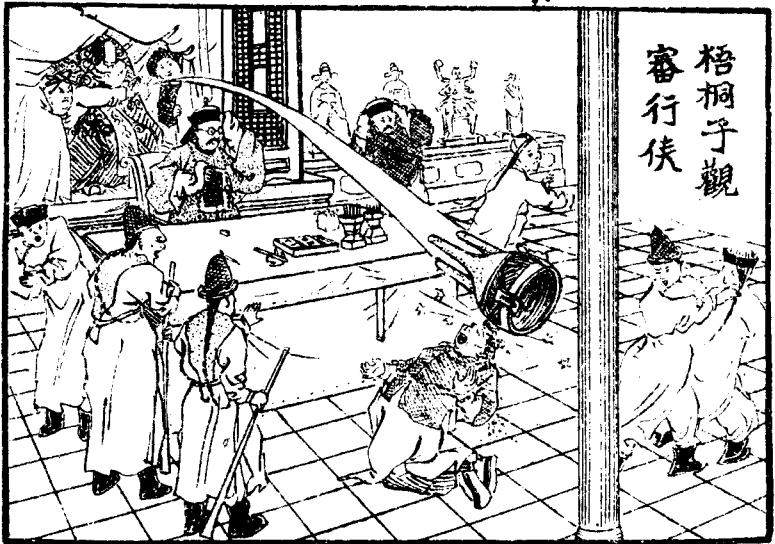
少林義俠傳

眾劍俠
葛嶺
會晤



第八回

梧桐子觀
審行俠



第九回

少林義俠傳



梧桐子
松溪
保信

第十回

五



伍天鵬
鏢傷
惡棍

第十四回

少林義俠傳



梧桐子
酒店比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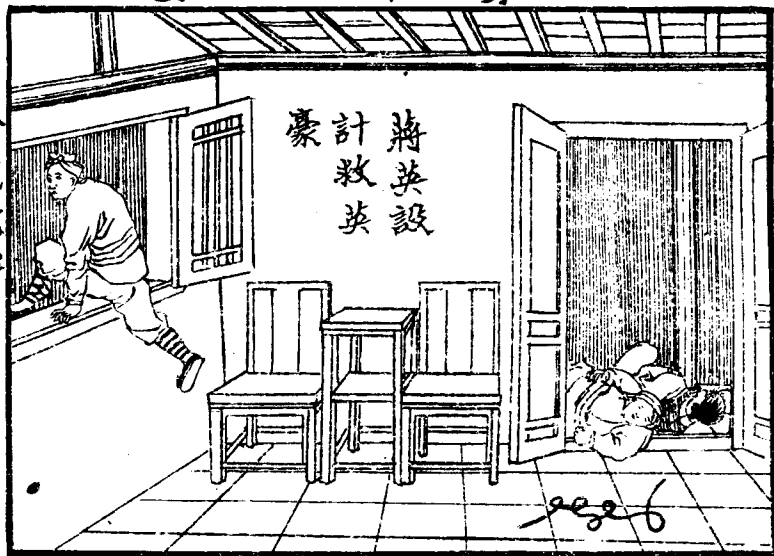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回



楊爺大敗倪子明

第三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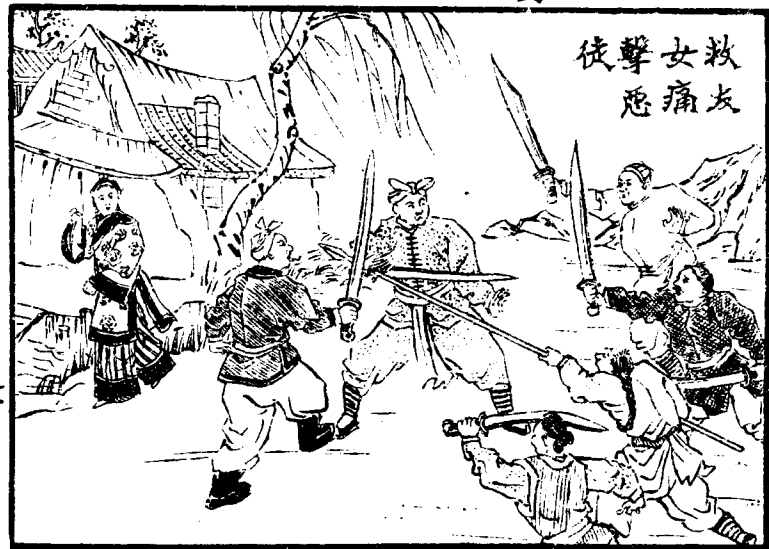
少林義俠傳



蔣英設
計救英
豪

第四十回

救女擊
賊痛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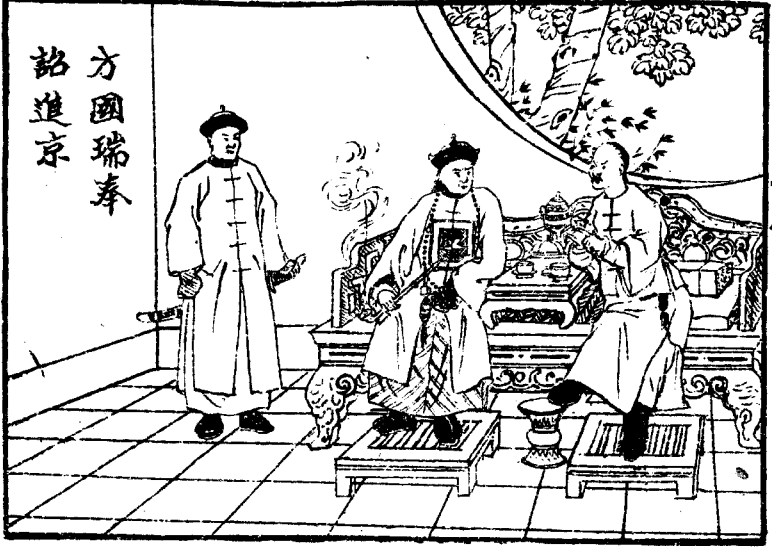


x

第五十回

少林義俠傳

方國瑞奉
詔進京



第六十回

九千歲
賈滿盈



第十七回

少林義俠傳



名師受敵

第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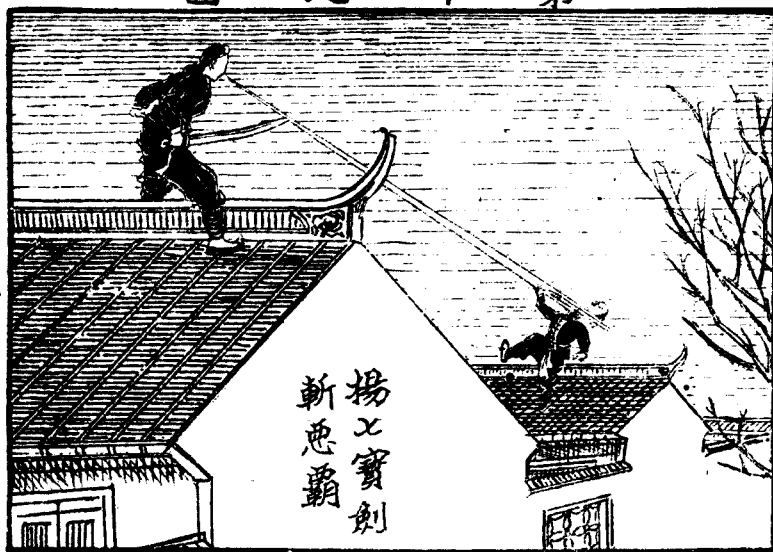
九



梧桐子
解圍收徒

第十回

少林義俠傳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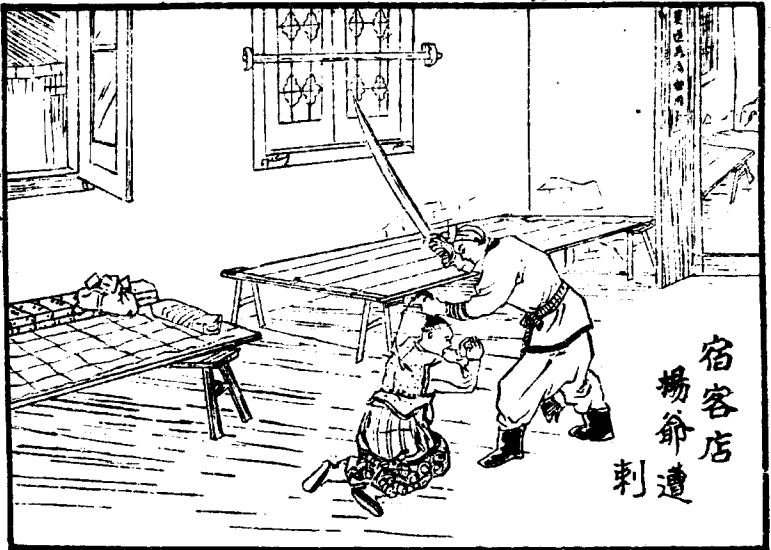
沈天奎
振受戮



十

第 十 一 回

少林義俠傳



宿客店
楊爺遭
刺

第 二 十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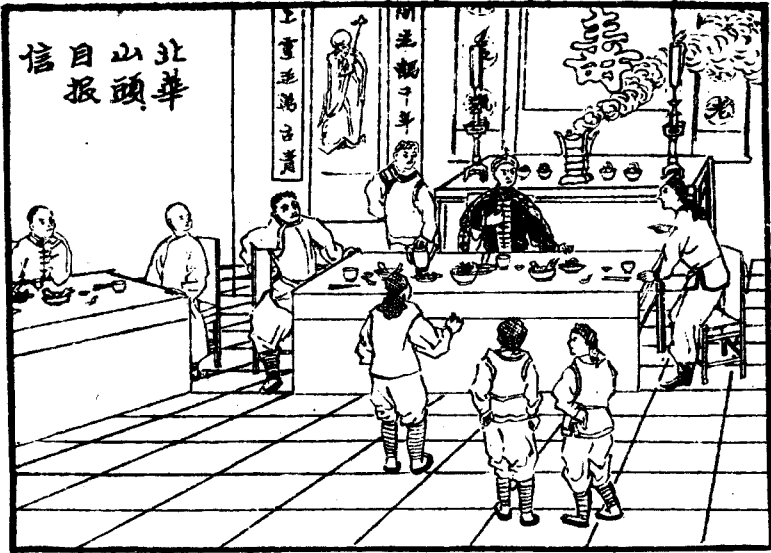
十一



楊仲仁
大破
賊巢

第三十回

少林義俠傳



北華
山頭
自振
信

上書
正
湯
白
道

開
光
緒
十
年

第四十回

天雁峰山下遺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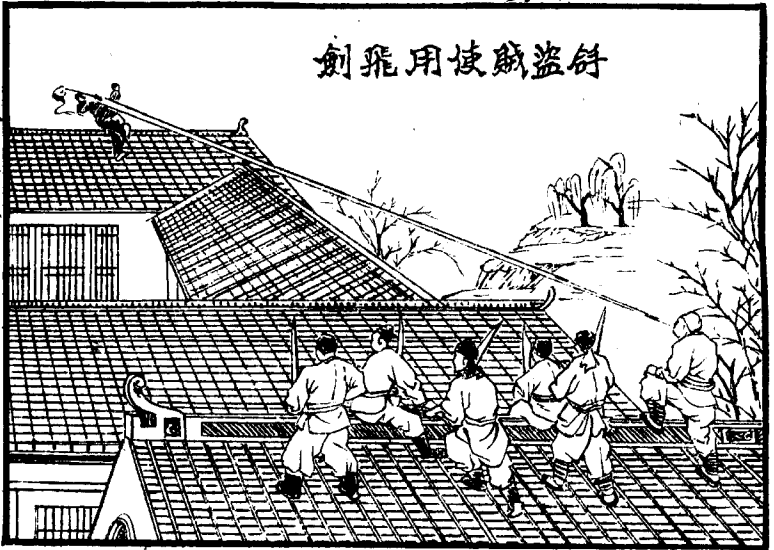


十二

第 十 五 回

斜盜賊使飛劍

少林義俠傳



第 十 六 回

李天熱激戀急盜

十三



第七十回

少林義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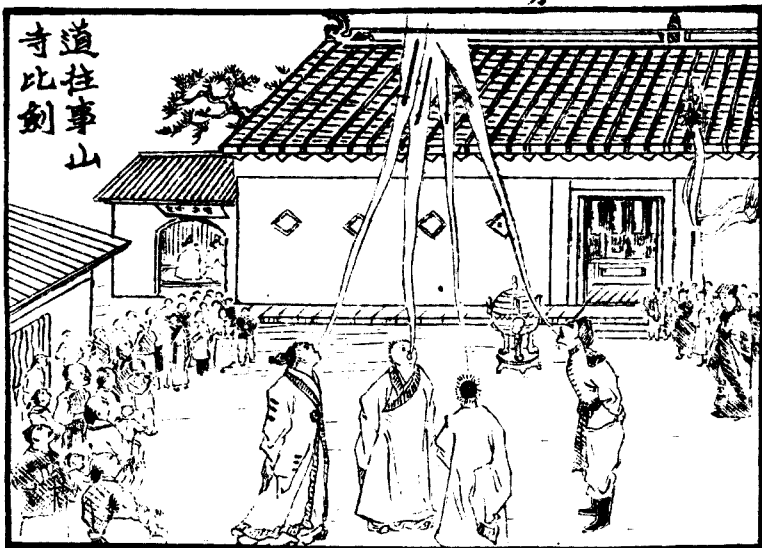
訪名師誤立歧途



第八十回

十四

道挂事山
寺比劍



第九十回

徐家
村徐
爺剿
賊



少林義俠傳

第三十回

顏仁山野寺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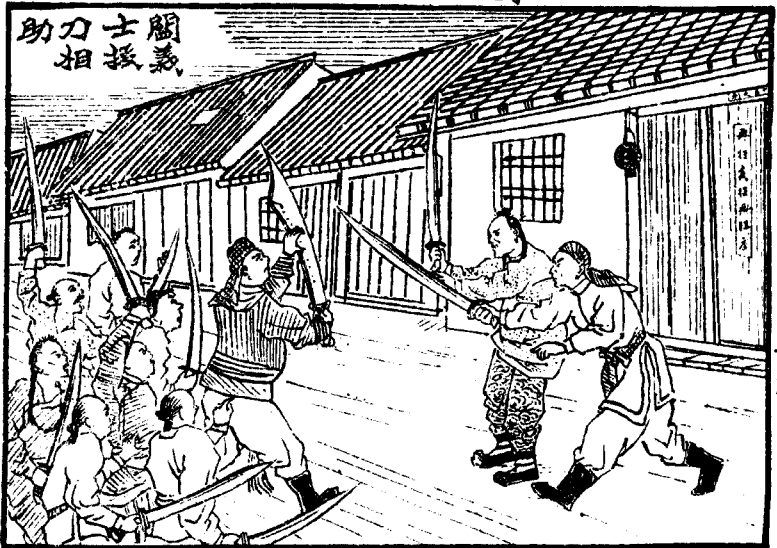
十五

第一回



少林義俠傳

第二回



十六

第三十回

徐仁再戰羣盜

少林義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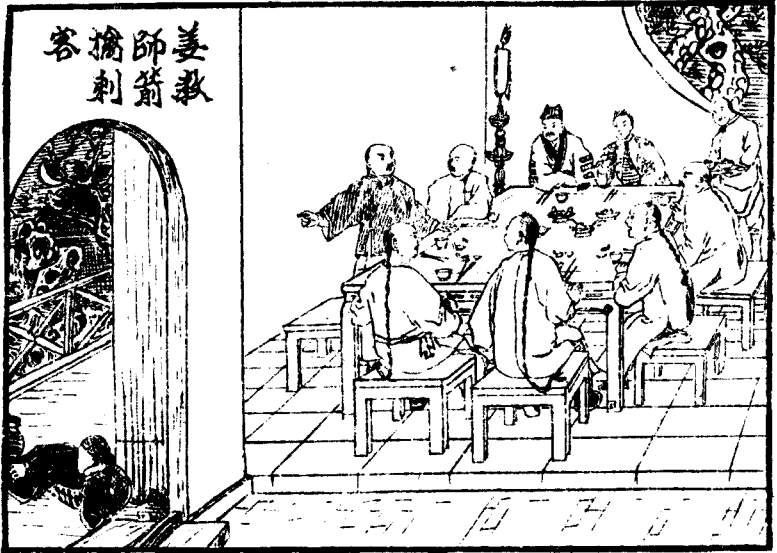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回

沈精忠為報仇



十七

第三十五回



少林義俠傳

第三十六回



十八

第三十三回

朱道人追趕仇讎

少林義俠傳



第三十三回

遇賊官醉漢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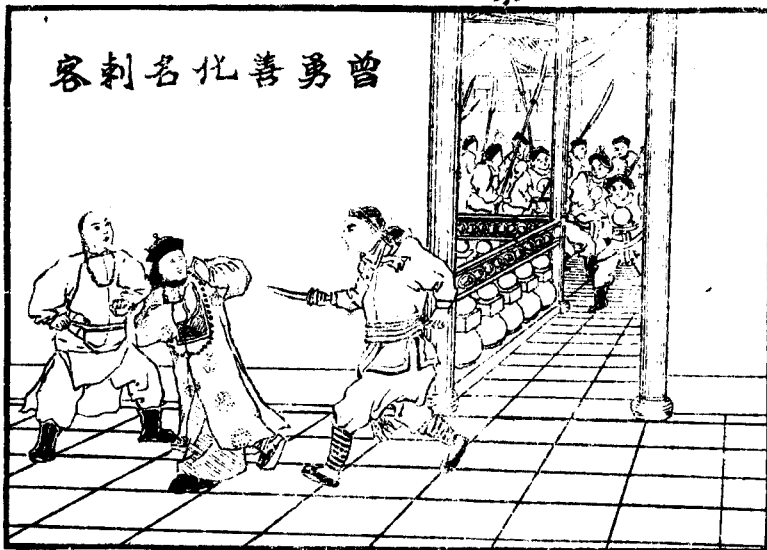
十九



第三十九回

曾勇善化名刺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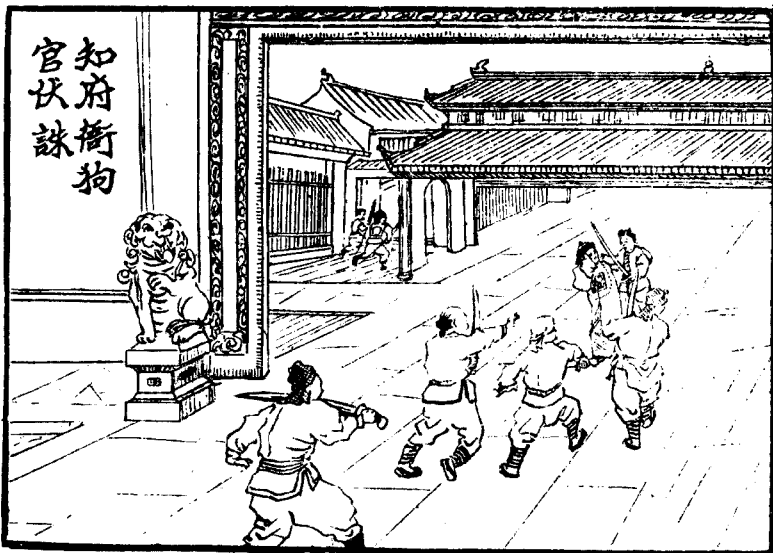
少林義俠傳



第四十回

知府衙門
官仗誅

二十



第十四回

少林義俠傳



第二十四回

紫道伏精
袍收猪



二十一

第四十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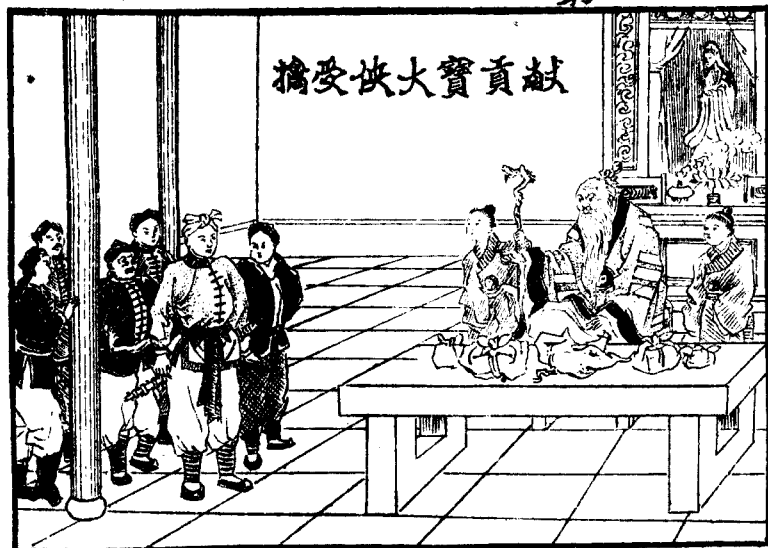
羅道安聽采訪友



少林義俠傳

第四十四回

獻寶大俠受擒



二十二

第四十五回

比武
好驚
漢服



少林義俠傳

第四十六回

老女俠山下收徒



二十三

第四十七回

靈鳳
花山
救下
板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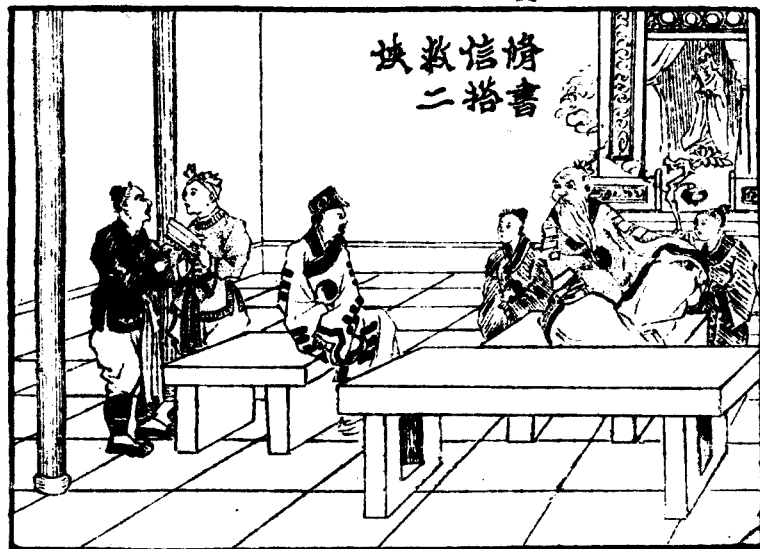
少林義俠傳



第四十八回

情信
救二
搭書

二十四



武俠
小說

少林義俠傳卷一 目錄

第一回

章台走馬慧女譚英雄

杏林徵花尖嘴峻公子

第二回

羅夫人淑德遺妹投親

白月蘭運厄河中遇盜

第三回

白月蘭船中遇救

閻義士任俠行刺

第四回

捉刺客馬大喪命

請好漢張三受聘

第五回

報奇辱客店行刺

擒奸漢道人妙技

第六回

設計策陷害俠客

用飛劍怒斬大盜

第七回

衆劍俠爲嶺會晤

伍天鵬湖邊行義

第八回

伍天鵬夜泊遇友

梧桐子觀審行俠

第九回

梧桐子淞江報信

倪子明杭州遇友

第十回

衆無賴迎接劍俠

伍天鵬鏢傷惡棍

第十一回

梧桐子酒店比劍

裴占元鋼鞭取勝

第十二回 報仇隙夜刺好漢

訪豪傑拜別衆友

第十三回 中飛鏢誤服方藥

投客店數驚飛影

第十四回 同客船夜談京案

救友女痛擊惡徒

第十五回 方國瑞奉召進京

倪泰山下山助友

第十六回 劉笑山行俠除暴

九千歲惡貫滿盈

卷二

第十七回 訪妻眷夜刺仇人

尋名師龐村受敵

第十八回 梧桐子解圍收徒

倪泰山驚談俠客

第十九回 倪子明作惡果報

楊七寶劍斬惡霸

第二十回 沈天奎報仇受戮

洪剛直邀友劫鏢

第二十一回 宿客店楊爺遭刺

擒刺客深夜遇友

第二十二回 徐靜山關外習藝

楊仲仁大破賊巢

第二十三回

北華山頭日報信

倪賽主別友訪仇

第二十四回

伍天鵬應招赴京

天雁峰山下遇友

第二十五回

遣好漢二次進京

拿盜賊使用飛劍

第二十六回

李天然做懲惡盜

鍾可大慰留好友

第二十七回

倪天飛進京遇友

訪名師悞走歧路

第二十八回

遇好友飲酒細談

道往事山寺比劍

第二十九回

西明寺圓明收徒

徐家村徐爺勦賊

卷三

第三十回

鍾可大迎接好友

顏仁山野寺除害

第三十一回

白泰山巧遇高僧

淨心寺虔誠習藝

第三十二回

惡武三集衆尋仇

閻義士拔刀相助

第三十三回

惡武三邀友報仇

徐仁和再戰積盜

第三十四回 沈精忠爲徒報仇

淨緣道與友解紛

第三十五回 羅起龍夜探黃府

姜教師箭擒刺客

第三十六回 王文虎行刺受擒

徐劍侯搭救豪傑

第三十七回 姜教師驚走刺客

朱道人追趕仇讎

第三十八回 訪仇人庵外比試

遇賊官醉漢衝道

第三十九回 曾勇善化名行刺

惡道人路逢神偷

第四十回 榆樹嶺計破妖劍

知府衙狗官伏誅

第四十一回 曹有順觀中煉劍

劉靜德河岸鬪法

卷四

第四十二回

劉靜德受困妖陣

紫袍道收伏豬精

第四十三回

唐英豪山野隱居

羅道安聽琴訪友

第四十四回

探奇跡行宮祝壽

獻供寶大漢受擒

第四十五回

贈銀兩輕視老人

比武藝驚服好漢

第四十六回

盧鳳花尋仇遇師

老女俠下山收徒

第四十七回

盧鳳花下山報仇

杜劍俠假死隱修

第四十八回

學道法誤傳衆徒

修書信搭救二俠

第四十九回

鬪圓明教請隱士

用大道雷霹劍俠

第五十回

生悟心遙求師長

苦修煉全書結束

武俠
小說

少林義俠傳卷一

第一回 章台走馬慧女識英豪 杏林徵花尖嘴峻公子

話說拳術一道。由古及今。年代多矣。由宋由元由明。而至清高宗時。世上盛行者拳訣。不外三家。武當爲內家。少林爲外家。還有一派。就是由內外家參合成者。這是另成一家的拳法。最是利害。以上幾句話。是做書的參合三家的本領。來作一部演義的材料。以供給諸君參閱。閑文剪斷。書歸正傳。話說在康熙年間。河南開封地方。有一座古廟。就離開祝家橋二三里路。廟中並沒多人。就剩一個老和尚。並一個香伙。老和尚已有八十多歲。還是明朝的人。據老和尚說。從前廟中香火甚盛。和尚亦甚多。後來經兵燹以後。廟中幾遭兵災。以致廟中和尚。傷在此中甚多。老和尚說。自己幼時。曾在少林寺學藝。微有本領。所以能享此高年者。俱賴於此。在遭兵災的時候。其年甚壯。力敵百餘人。猶能獲勝。其餘廟中和尚。雖有本領者。亦多遭傷害。其古廟能及今者。亦賴老和尚之力。只因年久失修。所以頹敗如此。有一日祝家橋來了一個童子。視其年。似方在成童之年。相貌魁梧。可惜身上衣衫襤褸了。蓬頭跣足。如街頭小告化無異。日間在街坊

乞食。晚來就在橋上過宿。老和尚慈悲爲懷。命香伙將童子喚來。童子見老僧不是壞人。方才直道其心事。老和尚不禁歎息。諸位你道。童子是什麼一回事。原來童子姓白名泰山。是在江蘇省邗江地方生長。頗有家資。自古及今。揚州是個繁華熱鬧的地方。白泰山的父親白禮君。自幼兒練的武藝。平生愛友。性情慷慨直爽。每日徵花應酒。只因多子街地方有一家蘭花院。姑娘也不少。就中有一個姿色出衆的叫月蘭。非但有姿色。而且溫文爾雅。琴棋書畫。無一不好。生就一雙慧眼。頗識英雄。自從與白禮君相識以後。就決意要跟禮君爲妾。禮君也有意思。誰知好事多磨。旁邊偏有一人作梗。就是揚州地方上素有名的黃二公子。名喚黃玉出。他父親在南京做制台。官居一品。你想揚州地方的官員。誰不把結他呢。二公子也久有意。要娶月蘭到家中做第七房妾。院中鴛母。也有意想給他。只因月蘭不願。說二公子是個輕薄之人。鴛母也不敢將這話說給二公子聽。只得慢慢一面用言語打動月蘭。一面再婉轉用話。敷衍二公子。二公子走馬章台。那處沒有美色。漸漸也不將此事放在心上。以爲早晚總逃不了自己手掌之中。後來聽得月蘭有願嫁禮君之事。心中隨不樂。只因禮君與自己早晚俱在

一起吃酒徵花。而且又甚有交情。怎好當面較量。只得暗中作梗。這件事情。出於月蘭心願。而且禮君也不惜資財。外面又有手面。如何阻攔得住呢。沒有幾時。他們兩人的好事成就了。禮君化了二千多金。將月蘭娶到家中。自然心中歡樂。二公子因暗中作梗。未隨心願。漸漸便與禮君疎淡了。心中懷恨。起初還在心中。後來便慢慢現於形色。如此忽忽幾年。有一日二公子在酒樓上。與幾個朋友吃酒徵花。蘭花院中有幾個姑娘。也來應徵。就中有一個姊妹花。素來與月蘭不和的。而且又嫉妒月蘭從良。在席面上。就用言語挑動二公子。說道。江都地方。現在有場面的。自然要算白禮君老爺了。二公子道。白禮君算得什麼。還不及我二公子脚杆叉裡的東西呢。那姊妹又說道。不論別的。說到月蘭身上。就分高低了。二公子雖有手段。究竟被白老爺娶去了。二公子道。你莫作忙。我要月蘭。易如反掌。過幾天二公子自有分解。給你看便了。沒多時席散。二公子回到家中。一人坐在書房內。好生悶悶不樂。左右忖量了好多時。想不出對付禮君之策。一日昏昏悶悶。到夜來安置無話。次早起身。梳洗以畢。用了早飯。心中忽想起。在東門五里堡地方。有一個看風水先生。姓盧名天夢。此人是個謀士。頗有韜略。現在

揚州地方。遠近聞名。多稱他爲訟師。我何方帶些銀子去。與他商量一個計策。亦未可知。打定主意。帶了銀子。一人騎馬向五里堡來。這位盧先生。享的是田園之樂。二公子到了五里堡。見兩旁皆是種的良田。此時正當春令。長得青翠可愛。遠遠看見盧先生的房屋。是竹籬柴門。二公子到了門前。下了馬。將馬拴在旁邊樹下。近前叩門。微微聽得門內。有高山流水。細膩幽揚之聲。原來盧先生。正在草堂上譜琴。二公子又輕輕叩了數下。忽聽琴聲驟止。有人在內問道。是何人在外叩門。二公子應道是我。開出門來。是一個童子。有十三四歲。二公子問道。盧先生在家麼。童子道。正在堂上譜琴。待我進內通報。回身進去。瞬時又出來。說道。我家先生說有請公子。童子開了門。二公子叫童子在前領路進內。方至草廳上。早見盧先生下階相迎。二人各拱了一揖。二公子進了草堂內。分主賓坐下。童子獻上茶。原來盧先生。與二公子的父親。卽是現在做南京制台的。黃柏生老大人。頗有交情。而且盧先生在從前又做過老大人的幕友。情投意合。義如兄弟。所以此時見了二公子。撇口就稱他賢姪。問道。近來令尊大人。常有書信回家麼。二公子道。家父每月都有一次家書回來。常提及老伯。叫小姪問候。盧先生又問

道。尊貴在家還好麼。二公子道。託福。家慈近來精神甚好。閑談了多時。二公子便在袖內取出一張銀票。計紋銀五十兩。獻與盧先生。說道。這些微儀。請老伯台收下。是小姪孝敬的。盧先生見了銀子。頓時笑容滿面。說道。啊。賢姪。這算什麼。無功受祿。叫我如何收下。二公子道。這些些算得什麼。今日來此。實是有件事情。來與伯台商量。如老伯肯替我籌劃。我便感激不盡了。盧先生見二公子道出此言。久已知他心意。便道。賢姪。有何事情。儘管細細說來。何方大家評論個底蘊。二公子道。既蒙老伯允應。且待小姪細細道來。便將要害白禮君之事。細細的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盧先生雙眉一縐。說道。白禮君在揚州地方。也很有聲勢。這件事情。到很難的。說着。眼睛向桌上放的一張五十兩的銀票。看了一眼。嘴啞了一啞。又吞吞吐吐的。要說不說的。過了半晌。只說一個難字。二公子曉得他的意思。忙插口說道。老伯台偷幫助小姪。將這事辦成了。自當酬謝老伯。明日我遣家丁。送五百兩紋銀來。孝敬老伯。這件事情。必定要化些心血的。籌劃區區五百兩銀子。就送與老伯。買些補品吃的。盧先生本來是個勢利小人。聽說有五百兩銀的進項。自然喜不盡言。滿嘴仍是推托道。賢姪銀錢兩字。幸勿道及。這五十

兩也帶了回去。我與令尊。不是在銀錢上的交情。這件事情。容我今晚細細考慮一下。子便了。二公子見盧先生已允許了喜甚。隨起身告辭說道。小姪改一日再來候教吧。盧先生將二公子。一路送出柴門外。一揖而別。二公子打馬回家。盧先生令童子閉了門。進了草堂。在桌上將一張五十兩銀票收藏了。一人自言自語的。在書房內。將這件事情。細細的思量了多時。用了晚飯安置。次日起身。正在書房內看書。忽見童子進來。報道。有黃二公子。遣家丁送五百兩銀子來。要請老爺寫個回條。盧先生聽了此言大喜。心中正在忖量着此事。不道銀子竟送來了。與他們家丁們也沒什麼客套。來到外面。將銀子如數檢點收下。寫了一張收條。打發黃府家丁去後。盧先生隨即命童子。閉了柴門進內。將五百兩銀子。又細細檢點了一番。這才入了庫內。隨盡心與二公子籌劃。又過兩天。黃二公子果騎了馬來。盧先生親自出來迎接。一齊進了書房內。分主賓坐下。童子獻了茶。二人約略閑談了幾句。二公子問起拜託籌劃之事。盧先生道。我已想了一條計策。但這件事情。可是不能急行。是緩圖之計。悄悄向二公子如此這樣的說了一遍。二公子聞言大喜說道。小姪當依計而行。約略談了數句。隨告別回家。這且

慢提。再說盧先生自從與二公子訂了算計白禮君之策。過了一二日打扮了走江湖的模樣。每日在街頭吃酒看閑。一日在南大街。只見空場上有一堆人。在那擁着觀看。原來是個賣拳的人。練的一套紅拳。果然練得純熟。有些本領。盧先生也站在旁邊觀看。等他將場子散了。盧先生上前。向他打一拱問道。好漢請了。那打拳的也打一拱道。老丈請。在下與你。並不相識。因何見問。盧先生未言先歎道。你這位朋友。如何這般小見識。古人有云。四海皆朋友。况你我走江湖的人。在外都是客地。豈有不關顧的麼。打拳的被他說得啞口無言。便道是啊。這是我不是。不知老先生有何見教。盧先生道。朋友你胆放大了。我有幾句話對你說。先說一句給你聽。你的大禍。就在眼前了。言罷。用手指在打拳的印堂上。輕輕的點了一點。說也奇怪。盧先生手指上。預先做成的圈套。這一點不打緊。打拳的印堂上。頓時就現出一個黑圈子。盧先生隨在懷中。取出一面小鏡子。遞給打拳。說道。你看印堂發紫圈。這一路面色。大不佳啊。打拳的還不信。將鏡子接過來照了一照。只見印堂上果有一路黑圈子。便信以為真。向盧先生道。既識得此門。必有解求之法。尚祈爲我解釋。盧先生道。可以。要到無人之處。方可細言。不知

好漢耽擱在那處客店內。打拳的用手一指道。我就住在前面王家老店內。盧先生道。我亦要找個客店住。打拳的接嘴道好極了。何方也到王家店打尖罷。二人隨一齊到王家店。小二上來問道。爺今天因何回來甚早。打拳的道。在路上遇見這位朋友。所以就早些回來了。小二將盧先生瞅了一眼。見他是打卦算命看相的先生。曉得他們都是江湖上的人。也不多問。下去獻了茶來。打拳的道。小二哥今天託你替我買些酒來。在懷中取出數錢銀子。小二接在手中。陪個笑臉下去。盧先生喝了一盃茶。問打拳的道。我到忘了。敢問好漢。貴姓大名。打拳的道不敢。在下姓高名士傑。自幼兒即無所能爲。全賴幾下拳棒。在江湖上混碗飯吃。盧先生聽了道。高士傑。我很聞名的。但是論到江湖上。我們相面打卦的混碗飯吃。更不容易了。還是高爺的行當。又比較我們相面高得多了。高士傑見盧先生一味斯文。心中着實難受。便道敢問先生。是尊姓高名。盧先生又斯文道不敢。在下姓張名鐵口。言罷坐下。二人正在叙浮文。只見店小二打了酒進來。拿了孟子。還用木盤托着四個碟子。皆是下酒之菜。都在桌上放了。高士傑便喚小二再拿幾斤牛肉來。小二答應下去。高士傑拿孟子。滿滿斟了一盃。雙手捧與盧

先生。盧先生起身接着。又客套了幾句。方才坐下。小二將牛肉拿來。二人對面而飲。沒有多時。天已晚了。盧先生才向高士傑說道。你我萍水相逢。蒙你這樣厚待。心中實是感激。不得不替你解脫禍厄。說着。掐指算了一算。說道。還好。有天吉星相助。性命不妨。但要免此禍。從今日起。須在家坐守。過了一百日。便無妨礙矣。高士傑滿口應承。說道。蒙張先生指示。在下自當遵命。想過了百日之後。必無礙了。盧先生道。不錯。不錯。說着。又拿士傑左手。在燈光下看了多時。說道。高爺偷免了此禍。還有一注橫財呢。士傑半信半疑。說道。日後倘如先生之言。自當重謝。盧先生道。高爺日後不要忘了。談談說說。各人飲了一個大醉。獨盧先生暗留了一半酒量。全是虛偽。乘士傑不知。在懷中取出一個小包袱。分量沉重。丟在士傑床褥下。且等用了酒飯。小二另替盧先生收拾了一間空房。別了士傑。一人去到房中安置。這一夜士傑醉了在床上。和衣而睡。直到次早起身。只見床褥下。有一個小包袱。拿起來分量沉重。打開來看時。喜不自勝。原來裡面全是黃金。並且有幾件寶貝。士傑是個粗人。並不識貨。裡面細小玲瓏的東西甚多。有兩件貴重最出色的寶物。就是一串精光圓滑的多寶珠串。還有一件。是黃大人祖傳

遺下的一對玉鴛鴦。可惜只有一只。士傑這時又驚又喜。身上如觸了電氣一樣。反覺得不自在了。心中狐疑了好多時。疑惑是張先生的轉。又想道。張先生一貧如洗。不過是江湖上的相面先生。那裏有這許多珍奇。又想道有了。或者是從前有什麼綠林中的好漢。打尖在此。又因趕路匆匆。忘在此處。後來要趕回來取時。不想又在路上犯了案件。上了昨晚張先生之語。說我有橫財發。不料果然靈驗。想必亦是注在命中。但我想這事。還不可與張先生曉得。世上的事情。古人有一句話。叫做人心莫測。倘然被他曉得了。必定要同我對分。要是洩了消息。就格外非同小可。所以還是暗守秘密爲是。將包袱仍包好了。暗暗放在床下。才將包袱放到床下。忽聽咚咚有人在門外叩門。士傑到吃了一驚。妄想道。莫非是綠林好漢。趕回來尋遺物麼。正在忖量。忽聽是張先生的聲音。這才放心開了門。張先生帶笑進來。說道早啊。高爺昨晚醉了。士傑道還好沒有大醉。士傑誰然在說話。看他神色失常。盧先生就曉得昨晚丟下的包袱。他必定已藏過了。看他爲人如何。可肯直說。盧先生心內打量。嘴內決不敢道出半字。二人閑話了多時。士傑全未吐出半字。盧先生也不怪他。心中忖量。跑江湖的。能有幾個烈士。

敷衍了幾句。便要告辭。向士傑道。高爺你在此吧。我要出去看看。可有市面。多少混幾個錢回來。我們再會罷。言畢。出了房門而去。一路出了店門。回到自己家中。原來黃二公子已在等候。見盧先生回來。喜不自勝。起身相迎。盧先生回房換了衣服。然後出來。在草堂上與二公子相見。二公子問道。老伯台今日出外如何了。盧先生道。計已行矣。又在二公子耳邊。悄悄說了幾句。二公子卽點頭而去。二公子去後。盧先生到傍晚之時。仍換了衣服。回王家店。與士傑飲酒相聚。如此忽忽已三四日。一晚黃府忽失盜。劫去黃金寶物甚多。計價數十萬。次早二公子親自坐了轎子。到江都縣報案。將失單呈上。這位知縣姓余名品義。到任才四個多月。將失單接在手中一看。吃了一驚。身子接連打了幾個寒顛。幾乎跌下去。說道。仁兄先請回府。兄弟立刻出籤。捉拿大盜便了。總要請仁兄寬限幾日才是。二公子道。旁的皆小事。獨其中有小弟家中祖傳的一對玉駕鴛。少了一只。還有一串多寶珠串。這兩件東西。皆是家嚴心愛之物。務必將原贓追回。方可交代。知縣官連連稱是。二公子起身告辭。知縣官送出衙外。一揖而別。二公子上了轎。一路回家。這且慢提。再說盧先生與士傑。在客店內。又厮混了數日。便也回

家。士傑猶如在夢中一樣。全不知他們設的圈套。寸步不敢出外。有一晚張先生未回。心中甚是記念他。一晚未睡。至次日早晨。猶在夢中。只聽一聲巨响。士傑在夢中驚醒。跳起身觀看了不得。早見幾個馬快。破門進來。喝一聲大胆強人。還想往那裡走。喝着。三四人一擁上前。士傑雖有本領。怎奈迫不及用。要待掙撐。已來不及了。早已被擒住了。在床下搜出一個小包袱。打開來觀看時。却是黃府失單上之物。隨帶了士傑。一路到江都縣衙內。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羅夫人淑德遣妹投親 白月蘭運厄河中遇盜

話說高士傑。被幾個馬快。一路帶到縣衙內。余知縣立刻陞座。吩咐將大盜帶上來。兩旁么喝一聲。早將士傑推到案前跪下。江都縣在上將驚堂板一拍。大怒喝道。好大胆的大盜。胆敢盜劫巨紳。該當何罪。姓什名誰。一共有多少人。還有的贓物。快快招來。放在何處。士傑在下叩頭道。求青天大人明鏡高懸。小人姓高名士傑。是山東歷城縣人氏。因來此訪友。沒有路費。所以在此打拳混幾個錢吃飯。不料有一晚。在店中床褥下。

得了一個小包袱。打開來却是寶貴之物。實非盜來的。求青天大人超生。知縣官聽了冷笑道。好一個利嘴。還敢在本縣面前辯白。不用刑諒你不肯招認。隨用夾棍。將士傑夾起來。只聽大喝一聲。暈了過去。放下來用冷水噴醒。仍無口供。吩咐將士傑收監。退了堂。忙用帖子。將二公子請來。二公子看了包袱內玉鴛鴦。及多寶珠串。假自轉憂爲喜道。仁兄果然辦事能幹。將來不免在家父面前。要保舉一着。知縣官道。望仁兄的吹噓。小弟必定將此案認真辦理。務要辦個水落石出。二公子又道。如今多寶串玉鴛鴦雖已追回。但還有許多珍珠珊瑚瑪瑙等。都是很寶貴的。望仁兄鼎力辦理。那晚小弟家中失盜之時。共有六七個大盜。如今既緝獲一人。就容易追究了。這幾件東西。暫且存在貴縣衙內。等將來贓証一齊追回。再來領取罷。余知縣唯唯從命。二公子又談了幾句。便告辭。知縣送出衙外。登轎回家。再說盧先生自回到五里堡家中之後。又與二公子暗暗商量了計策。送了余知縣三千兩紋銀。就將高士傑屈打成招。盧先生又扮了張鐵口模樣。親自探監。與高士傑會了面。暗暗叫他扳害白禮君。便無性命之憂。士傑本來是個粗人。要顧全自己性命。只得忍心害理的。次日在堂上。一口咬定果子街

白禮君。是暗中主使的窩贓大盜。知縣官立刻出籤捉白禮君。那白禮君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這日正在家中。與月蘭做詩消遣。忽見家丁進來說。本地縣太爺派人來。有要事要請老爺親自出去說話。白禮君聽了。心中頓時呆了一呆。我與余知縣。雖然會過幾面。但並沒來往。不知他有何要事。隨忖量着。起身出外來。才到廳上。只見幾個公差。一擁上來。在懷中取出鐵鍊鐐銬。不由分說。就將白禮君銬上。白禮君還想發威。只聽一個公差道。白老爺你自己做的事。還不知道麼。我們因你兩片屁股。累得苦呢。現在黃府的盜案已破了。有人咬你。是主使的大盜。請你爽快點吧。白禮君聽到此處。方才知道有人扳害他。自古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要論武藝。這幾個公差。也不是他的對手。儘可脫身。只因自己並無此事。又有什麼懼怕呢。因此忍了氣。跟着一路進了縣衙。白禮君平日。雖是一個很有手面的人。事到其間。也顧不得了。只好在案前跪下。心中總以為余品義要顧全一點情義。誰知大不然。余品義見了白禮君。非但不顧情義。反在座上。狠狠的將驚堂板拍了一下。喝道。高士傑。你認得此人麼。高士傑在下叩頭道。此人與我有八拜之交。燒成灰我也認識他的。他叫白禮君。言罷。暗暗將

白禮君上下打量一番。白禮君聽了此言。氣得口不能言。將高士傑仔細觀看。真是做夢全未與他會過。便大怒道。高士傑。我在何處。與你見過的。士傑道。白大哥。如今案已破了。小弟爲你苦也吃得殼了。現在我全已招認。大哥你也招了罷。白禮君氣望上冲。大喝一聲道。我把你大胆的強盜。無辜扳害好人。你認清了。士傑道。大哥放爽快些罷。禮君思想。與他也沒有辯白。只得抬頭向知縣道。這件事情。實是冤枉。還要求父母官格外查個實在。我並不認識他。相是被人買通扳害的。知縣官頓時變了面色。大怒道。好一個白禮君。事已如此。還圖抵賴麼。看你還是好好招認。免得本縣用刑。白禮君曉得余品義。已受了賄。帶怒說道。我白禮君乃是堂堂七尺漢子。豈畏刑具。而無辜蒙此大盜之名。遺臭後世。雖死不招的。知縣官聽了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利嘴的白禮君。本縣不用刑。諒你也不肯招認。隨將驚堂板一拍。吩咐用夾棍。兩旁答應一聲。早將白禮君。在夾棍上夾起來。可憐白禮君。雖有幾下拳棒。那裡受得起這樣的酷刑。早已大喝一聲。暈了過去。知縣官吩咐鬆刑。又將白禮君放下夾棍。用冷水噴畢。過了多時。才慢慢蘇醒過來。知縣官見他醒來。又將驚堂板拍了一下。喝道。白禮君。我看你還是招的。

好。免得受苦。白禮君道。父母官在上。自古以來。奸情不可出於婦人之口。他說我窩藏大盜。難道就不許他是扳害我麼。請問有什麼証據爲憑。知縣官在上聽了此言。又將驚堂板拍了一拍。向高士傑喝道。高士傑你說白禮君窩藏大盜。有何證據爲憑。這事却不是兒戲的。你說不出憑證。本縣將罪名一齊加在你身上。立刻將你打死在這裡。知縣官喝畢。又將驚堂板拍了一下。高士傑又向白禮君瞅了一眼道。白大哥。這事情也怪不得我了。你不招。我就直說了。氣得白禮君渾身發顫。站在那裡說道。你有話儘管直說便了。高士傑道。青天大人在上。這事全是白禮君主爲。現在有黃府的財物爲憑。當晚我們七人。在黃府劫了財物。一齊都在白禮君家中分派。因白禮君是個老大。所以我們衆人。只分了十分之三。白禮君一人得十分之七。賊銀全藏在白禮君後花園東面。一棵大槐樹底下的土坑內。揭去一層浮土。上面卽是一塊大的白石板。底下藏的皆是金銀珍珠。珊瑚瑪瑙等物。大人不信。可立刻派人去查看。倘遲了。恐外面有了消息。必定立卽將贓銀起去。另存他處。知縣官聽了大喝一聲道。高士傑。你這話當真的麼。士傑道。青天在上。小人不敢胡說。大人派人去起出贓銀。便知分曉。這時候白

禮君聽了。嚇得轉了面色。他是一個聰敏玲利之人。見士傑說出此話。曉得已中了他們預算。後花園內。必定已暗暗栽了贓物。只得背地嘆了一口氣。閉目不言。但不知與誰人結下的仇恨。要將白某這樣計算報復。且說知縣官聽了士傑之言。心中暗暗喜歡。原來他們都是預先設下的圈套。隨即出籤。命馬快到白禮君家搜查。雖知查到槐樹下。掘起浮土。只見底下果有一塊大石板。揭開石板。只見裡面。盡是黃光閃爍的金銀珍珠。珊瑚瑪瑙等物。白家上下人等見了。俱面無人色。從來也未見此物。是何處來的。驚愕不已。再說幾個馬快。搜了贓物。立即回到衙內。堂上衆人正在等候。馬快等將起來物件。一齊放在案下。余知縣將黃府失單。仔細對了一下。只缺三萬紋銀。其餘一些不少。隨將驚堂板又拍了一下。喝道。白禮君。如今人証俱全。還有何說。快快招來。其餘的同夥在何處。還有三萬紋銀。想是已被你分派化用去了。白禮君道。這件事情。全未與聞。叫我從何處招起。余知縣大怒道。你既未與聞此事。這許多贓銀。因何俱在你家中。白禮君一句話。被他問住了。只得低頭不言。知縣官吩咐將白禮君與高士傑收監。明日再審。且說黃二公子在家中。聞了這個消息。喜不自勝。次日一早。便到縣衙拜

候余品義。二人屏退左右。在書房內商量了多時。余品義道。看白禮君性氣高傲。倘至死不肯招認。這便如何。二公子道不妨。萬一他不肯招認。劃供。只要高士傑劃了供單。何方就造張假供單。也就行了。倘如有何事發生。都有小弟一人負責。余品義道。小弟遵命。二人商量妥貼。二公子起身告辭。品義送出衙外。二公子上轎。一揖而別。回去不提。且說余品義。一人回進衙內。緩步到書房內。仔細思想。自己給自己。再三討論。一下子。究竟還是依了。黃二公子的計策行事。在江蘇的行政權。誰能與黃制台抵抗。自然不妨。打定了主意。在書房內又坐了多時。隨出外陞座。吩咐提白禮君高士傑。兩旁差役。答應一聲。如虎似狼的去了。沒有多時。將盜犯白禮君高士傑。一齊傳到。跪在案下。余知縣喝道。白禮君你今天主意打定了麼。在本縣看來。你還是招認的好。本縣替你減輕罪名。以免死罪。倘再不招認。莫怪本縣就要用大刑了。白禮君道。無故叫我自認做盜。就是叫我死於刑下。也不招認的。余知縣又向士傑問道。高士傑你願招麼。高士傑道。小人在前。俱已招認了。余知縣吩咐他劃供。士傑劃了口供。余知縣親自過了目。吩咐將白禮君用刑。兩旁答應一聲。又將白禮君放上夾棍。可憐白禮君。雖是一個

武生平日在家。一呼百諾。勝如金枝玉葉。那裡受過這樣大刑。全身已無完膚。三死二活。就是兩旁的公差。也看了心酸。余知縣見他至死不招。只得準備行假供單的最後一着。隨吩咐將二人收監。明日再審。兩旁差役。答應下去。將白禮君高士傑分行收進監去。可憐白禮君。竟因受刑過重。負傷而死。余知縣叫禁子報了病故。這個信息。纔傳到外面。白禮君的愛妾月蘭。立圖自盡。這時候腹中已有四個多月的孕了。白禮君的大夫人。是懷城人。羅氏今年也二十多歲。爲人素來有賢德。只有一個女兒才四歲。叫玉貞。傷悲猶甚。勸月蘭道。妹妹要耐着性子。現在禮君既死。想是受刑不過的緣故。况他素來心高氣傲。但人死哭也無益。總要格外保重身子。別樣小事。到是肚中的孩子要緊。將來託天保佑。是個男孩子。可替他父親報仇。古人有句話說。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現在已有一半消息。全盤圈套。都是黃二公子的惡計。買通大盜。扳害禮君。月蘭聽了羅夫人這番話。心中格外明白。曉得禮君大半是害在自己手內。揩揩眼淚道。蒙姊姊這樣愛我。實是慚愧無地。要不是提醒我。幾乎誤了腹中孩子。但這一回揚州地方。萬萬不能住了。叫我要向何處去呢。羅夫人狠有急智。說道。賢妹不要緊。我有一

個姑母在杭州開綢鋪。何方我修書一封。賢妹去投奔他處。諒有照應。此事還不可遲延。恐那仇人。還有手段來呢。月蘭因感羅夫人淑德。丈夫白禮君情義。要替白氏傳留香烟。不敢違命。只得暫且偷生在世。一心希望生個男子。日後可替他父親報仇。立時答應了。羅夫人修了書信。連夜僱了船。月蘭帶了一些另碎應用等物。與羅夫人揮淚而別。下了船。帶了一個了環。一個老人家。白福。一路向浙杭而去。這且慢提。再說羅夫人。等月蘭去後。次日只說月蘭已自盡了。以滅賊人之奢望。黃二公子聞了此信。心中果然懊傷不已。白白的化了一場辛苦。害了白禮君之命。白家將禮君收殮已後。余品義自問天良。實在也負了禮君。平日與白禮君何常也不是朋友之交。只因屈居黃二公子權威之下。與看銀錢面上。後來見黃公子並不十分認真。也不再向白家追究。沒有多時。上憲文書下來。白禮君與高士傑均須斬首示衆。白禮君已病故身死。只有高士傑一人了。高士傑以爲被害了白禮君。自己想可免罪。誰知不然。余知縣恐將高士傑留存在世。反日後被他洩露賄通等事。與前程及名譽俱大有關碍。所以沒有幾日。便將士傑提到法場行刑斬首。士傑到這個時候。才自己懊悔。曉得受了賊官之

愚不該要害白禮君。此時自悔已來不及了。只得歎了一口氣。心中恨恨而已。雙目睜而待死。未多時。行刑已畢。余知縣陞轎回衙。可憐高士傑一命。白白的送在盧先生手內。自此以後。盧先生以才濟處。幫助黃二公子。在地方上無惡不作。正在惡運當道時候。又有何人敢奈何他者。這且慢提。再說月蘭帶了婢女。及一個老人家。乘了船。一路向浙杭而來。在路上却非一日行程。有一天氣候溫和。船抵萬家鎮。船夫便在鎮上靠岸。吃了晚飯。幾個船夫。因天上月色甚明。而且天又暖和。因此貪趕路程。就是多行二三十里。也是好的。月蘭夫人也。因心急。恨不能一天就趕到浙杭罷。所以也不阻他們。誰知這一來。就惹了禍了。只因萬家鎮。離馬家灣搭界地方。只有二三里路。却說事有湊巧。船夫搖船。沒有趕上幾里路。才到搭界的地方。馬家灣。只見西半邊。有一隻小船。似飛的直放下來。一轉眼之間。東半邊也有一隻船過來了。這位站在船頭上。蕩槳的船家。甚是玲瓏。從前很有幾個江湖上的朋友。因見前面的船來得奇怪。心中曉得不好。有人來做買賣。不出他所料。沒有多時。只見西面放下來。的船。已到面前。船頭上站了一個大漢。身長八尺。生得面如鍋底。將手中的篙子。上來一鈎。船已被他鈎住了。接

趕上來幾個好漢。都是生得濃眉粗眼。各人手中執了明幌幌的刀。看了令人可怕。這邊船上。雖然有幾個能武的。只因要在水面上吃飯。誰敢上去動手。在旁站立不動。爲首的一個黑面大漢。執刀進艙。見月蘭嚇得發抖。躲在一邊。低頭不言。生得月貌花容。看了銷魂。不免起了淫念。吩咐兩旁幾個大漢。將包裹行囊。都搬過賊船去。白福要上前去爭執。被黑面大漢。手起刀落。一命嗚呼哀哉。可憐一個忠實可靠的老家人。萬想不到傷在水賊之手。只聽嘆咚一聲響。白福的身首。都拋於水中。月蘭夫人。格外嚇得昏了。被黑面大漢手一提。早將月蘭及婢子。一手一個。都提過到賊船上去了。並不與這邊船上。搖船的作難。一個呼哨。早將賊船。又搖了似飛而去。這邊船家。只好自認晦氣。搖了空船回去。這且不提。再說東半邊過來的這隻船。因何這般遲慢。原來有個緣故。這個意思。很易解說。只因西邊的船。直放下來。是順水。而且又是順風。在西下來。既是順風順水。由東邊上去。自然是逆水。而且又遇的逆風了。所以來得格外遲慢。你道東邊船上來的。也水冠麼。非是。乃是一位俠客。他是松江人氏。姓伍名天鵬。住在松江伍家村。家中頗有資產。父親早故。母親尚在。已是年高之人了。並無兄弟。只有一個妹

子正在閩中。名叫翠花。今年才不過十六歲。生得才貌雙全。並且有一身武藝。袖中二十四枝袖箭。俱有百發百中之能。但在閩秀之中。有誰聞名。惟其兄天鵬。則遠近馳名。腹中詩文俱佳。只因不在功名富貴上用功。自幼歡喜武藝。平生疎財仗義。結交英雄好漢。因此將家財散去一半。並不遠行。在家侍奉母親。今日是應萬家鎮。一位有名英雄伍大忠之招。大忠與天鵬雖是遠房兄弟。但二人情如手足。所以天鵬將村上的小船。僱了一隻。特地向萬家鎮而來。天鵬的船。正趕到馬家灣的地方。忽聽前面一陣嘈雜之聲。遠遠望去。又不甚清楚。天鵬就心中疑慮是搶劫。曉得前面是棋盤山的地界。但心中又打量不定。可恨又是逆風。好生心焦。正在這猶豫不定的時候。也合該這幾位強盜有難。或是白福的陰魂不散。偏偏這時的西風起得格外更緊。河中的水也格外急了。伍天鵬一面命船夫努力搖槳。一面用神直向前面看着。沒多時。有分教。只見由上流下一個沒頭屍首來了。可決定是棋盤山強盜打劫。忽又見一隻小船似飛而去。大船搖下來。正與天鵬的船相遇。天鵬用手一招。叫他們將船停了。這邊大船上的人影。見天鵬不似壞人。將船搖過來答話。天鵬問道。你們在前面爲什麼事喧嚷。爲

頭的一個夥計說道。了不得。你這位公子。快將船乘早搖回去罷。我們船上才有一位人家的家眷。及一個婢子。財物都被太湖裡的強盜劫去了。天鵬又問道。可傷了人命麼。船夥計道。可憐一個老管家打扮的人。因要上前爭執。被他們刺了丟在水中。其餘並沒多人。天鵬聽了此言。頓動俠腸。心中忖道。沒有見死不救的。不知誰家婦女。落在他們手中。必定難保貞節。棋盤山的盜寇。也太放肆了。劫了錢財。就不該傷了人命。既傷了人命。又要奪人家婦女。壞人家貞節。其情可誅。忖罷。向船夥計道。見義不爲非丈夫。到打擾你們了。船夥計見天鵬口出大言。曉得他必定是有點能爲的人。心中不敢多事。便隨嘴答應了一聲。將船搖了順流而去。天鵬見他們去後。卽命船夫。快將手中木槳。上緊搖上一段。怎奈西風大得緊。只是趕不上去。只得顯出平生絕技。將嘴一張。一道白光。直向賊船上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白月蘭船中遇救 閻義士任俠行刺

話說伍天鵬。見義勇爲。頓時起了俠腸。只因逆流頂風。一時萬萬趕不上去。不得已便

出平生罕用之絕技。把嘴一張。早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如長虹白練一樣。在黑夜之中。格外看得清爽。直向前面而去。且說那黑面為首的強盜。正是棋盤山寨主。姓陸名天彪。綽號鐵臂將。此人很有膂力。今晚因在寨中無事。所以自己帶了幾個頭目。在河中心巡哨。這時正擄了月蘭等要回寨去。雖然慣在河面上營生的。識得些水性訣竅。但西風甚大。究竟沒有先前順水放船那般快速了。此時已行得離山寨只有二三里路。陸天彪立在船頭觀看。忽見後面有一隻小船。追趕上來。心中異怪。不知是那家的船。誰知正在這思量的時候。突見一道白光。如長虹一樣。似閃電般過來。陸天彪此時方才明白。曉得不好。急將身子閃進艙內。這邊一個搖槳的頭目。怎知利害。看了這道白光。以為奇怪。正伸長了頸項。抬頭望了好看。連得幾個旁邊的頭目。也呆着發楞。說道。還是什麼東西呀。只有陸天彪一人心中明白。本來要喚衆人躲避。只因深明個中訣門。大凡劍俠的劍。不出來則已。要是放出來了。見血方回。要是不見血收回來。自己便有性命之憂。所以此時陸天彪。坐在艙中。並不出聲。且說這位站在船頭上的朋友。正在好看之時。不料後面還有一個頭目。搶着上來觀看。此人混號促狹鬼。在棋盤山衆

頭目中。要算他最尖利了。趕上來將他一拖道。哥兒你將優先的地位看了好多時了。此時好讓我看看了。說着。早將船頭上站的這人。拖到後面去了。自己便搶先站上去。抬了頭觀看。該是他尖狹的氣數將終了。只見白光。突在空中落下。衆人道有寶貝落下來了。繼又聽得嘆咚一聲响。皆上前去觀看時。誰知大吃一驚。那裡有什麼寶貝。却是促狹鬼的頭顱給斬落了。衆人皆嚷起來。都說是妖怪殺人。再看白光。已不知去向。只見東半邊有一隻小船搖過來。此時陸天彪。見關節已過。才趕出艙來。說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這不是妖異。乃是我們對頭星來了。方才白光。乃是劍仙俠客吐的劍光。我正要出來喝住你們。誰知已來不及了。在我們山寨遠近地方。並無俠客劍士。只有松江伍天鵬一人。衆人接口道好。我們等他來。大家奮力將他剝了。天彪道不是這樣說法。自古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們不知其情。要論伍天鵬的本領。誰是他的對手。況且還有劍術。莫說憑我們這幾人。就是再來幾個湊湊。也不是他的對手。豈想剝了他呢。衆人道這樣便如何呢。天彪道無有別法。只得服輸。在此時候他。衆人道寨主錯了。天下豈有自縛受擒的人麼。在我們看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若逃回寨去吧。諒

他一時也趕不上來的。天彪道使不得。一逃便有性命之憂。此人我認識他。曉得他的皮氣。到是在此等候他的好。因他口中飛劍。有百步取人首級之能。別樣都有解救抵敵之法。惟有此劍。乃是仙家之寶。雖妖異俱無法躲避的。你想何況我們吧。衆人聞了此言。方才驚服。大家站立着。專等伍天鵬過來。沒有多時。只見東半邊的小船。已到面前。衆人用目觀看。但見船頭上站立一位。年少英雄。形容斯文。面皮淨白。真似頂天立地的好漢。陸天彪見果是天鵬。隨上來相迎拱手道。不知伍爺駕臨。有失遠迎。天鵬也舉手還禮。將身一縱。已到這邊船上。天彪忙喚衆頭目。一齊向伍爺行禮。伍爺一一俱還了禮。便道陸寨主。我有一個親眷。聽說被人打劫了。不知你們可曾看見麼。天彪故意吃驚道。有的。弟適在河中行哨。無意中做了一注買賣。到有一個女眷。現在艙中呢。不知可是爺的親眷麼。天鵬道待我看來。行進艙內。只見月蘭與一個婢子縮在一堆。原來月蘭是個聰敏玲瓏之人。何等乖巧。衆賊在船頭商量之言。却俱被他竊聽了一半。心中明白。故意同婢子縮在一堆。打算見機行事。且說天鵬進得艙內。只見果是主婢二人。事到其間。只得上前。冒叫一聲姐姐。月蘭是個女中英豪。早已會意。說道。啊。嚇

賢弟。你如何也來此處。二人如此一稱呼。不打緊。却把個陸天彪急壞了。信以爲真。忙上來請罪道。伍爺尙祈恕小弟不知之罪。倘知是令親。決不敢放肆。伍爺也不肯與他們爲難。便道。陸寨主不要放在心上。古人有句話。叫做不知者不罪。况且又是初次。但有一句話奉勸。古有俠盜。三不劫者。孤老婦女不劫。貧苦者不劫。忠臣孝子不劫。這幾句話。就是我要奉勸的。不知寨主意中以爲如何。天彪道。伍爺良言。敢不聽從。以後自當奉命。伍爺道。我要告別了。叫婢子扶了月蘭。跨到那邊小船上。陸天彪吩咐幾個頭目。將月蘭的包裹行囊等件。一齊搬到小船上。伍爺拱手一揖道。陸寨主恕不奉陪了。陸天彪也還了一禮道。伍爺慢去。這時天鵬所乘的這隻小船。那船家用槳連蕩了幾下。轉過船身。一路向東順流而下。這且慢表。再說陸天彪。見伍爺去後。心中恨恨。大失所望。命頭目將船搖了回寨。船到棋盤山。上了山寨。卽將此事告訴二寨主葛明。二寨主道。大哥錯矣。伍天鵬雖是好漢。自古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想他屢次給我們爲難。長此以往。我們在棋盤山不能吃飯了。就不是他的親眷。他也如此這般的說法。豈非受累無窮。這回與他不傷和氣到也好。在小弟之見。等到下一個月。派人到松江請他

來赴宴。竭力的將酒勸他喝醉了。預先設下埋伏。只要擲杯爲號。用亂箭將他射死。豈非是好麼。不知大哥以爲如何。天彪道。賢弟此計甚好。劣兄當照計而行。二人談談說說。飲了個盡醉方止。專等到下個月。派人到松江請伍天鵬赴宴不提。再說伍天鵬將月蘭及婢子。救到自己船上。行了一程。便問月蘭道。請教大嫂。是何方人氏。月蘭見伍爺是個誠實英雄。便直言相告。說道。是江都人氏。因到浙杭投親。不料船家貪趕路程。在半路上遇了水寇。可憐一個老人家。白福傷於賊人之手。若不是英雄相救。可憐我主婢二人。必亦傷於非命。說到此處。不覺觸動心事。淚如雨下。伍天鵬是一個大英雄。看了月蘭這般形狀。必定還有別情。不敢向下再問。恐觸動他的心事。便道。大嫂不要傷悲了。好來這位家人。年紀也大了。想來亦是命中所遭。但你們要到杭州去。也沒有多少路。今夜萬萬不及趕路。况此處也沒大船。還是到前面萬家鎮再換船吧。月蘭揩了眼淚。說道。又勞英雄如此費心。奴家感德無己。不知英雄貴姓大名。日後好來拜謝。伍爺道。區區之事。何容言謝。在下姓伍名天鵬。是松江伍家村人氏。日後你倘在水陸兩路上。遇了盜寇之時。只要提起某家姓名。那盜寇就不敢打劫的。月蘭道。奴家日後。

自當替英雄立長生祿位牌供奉。以報大德。二人談談說說。月蘭頗有丈夫氣。沒有多時。已抵萬家鎮。時已四鼓。就在船上坐以待旦。次日一早。伍爺上了岸。買了早點。給大家吃了。然後又替月蘭僱了一只大船。將一切包裹行囊等件。都搬到大船上。月蘭與婢子。也上了大船。千聲萬喚的。謝了伍爺。然後才進艙去。沒有多時。便喚船家開船。乘早。恐再遇盜寇。那船家答應一聲。沒有多時。船家便解了纜開船。說也奇怪。今天又轉了東南風。向上去却是順風。船家隨扯起了帆篷。直向上水而去。這回平安無事。一路直向杭州而去。又行了二三日路程。便抵錢塘江。原來羅夫人的姑母。住在東門外柳橋巷東邊。他姑父郝萬明。就在巷口開的綢鋪。店號叫郝萬源。此時船靠了岸。月蘭喚了兩個力夫。担了一切行囊包裹等物。給了船錢。自己與婢子。各人坐了一乘轎子。直向東門外柳橋巷而來。沒有多時。便到街上。就在郝府的店門外歇下了轎子。力夫帮着將行囊包裹等物。搬進店內。郝萬明老爺。並未與月蘭會過。此時連得白禮君故後的事情。也俱未知道。幸虧月蘭言語來得。與郝萬明談起來。方知月蘭。是由江都來的。月蘭才知他就是姑父郝萬明。重又見了禮。將羅夫人親筆寫的信呈上。郝萬明未及

拆信。先要緊帶了月蘭。婢子跟隨在後。來見夫人。到了裡面廳上。請月蘭坐了。然後進內。將郝夫人喚出來。月蘭起身見了禮。婢子上前請安。了環上來獻茶。郝老爺此時。才將羅夫人親筆寫的書信拆開來觀看。不由大大的吃了一驚。向夫人道。你的內姪女婿。已被黃制台的兒子。買盜扳害。現在已在江都身故了。因這位二夫人。身已有孕。恐在家氣悶壞了身子。而且又恐黃家的逆子。還不肯甘心。有所威逼。因此到這裡來暫避幾時。不久你姪女也要來了。郝夫人也吃驚道。啊。嚙。原來如此。不由的落下淚來。雖與月蘭是初次會面。然而二人很有緣份。上前執了月蘭的手。再三的慰問一番。月蘭將前後之事。細細說了一回。郝夫人不盡歎歎。痛恨黃二公子。忙吩咐廚下備了午酒。與月蘭洗塵。收拾了一間房屋。留他們住居。郝夫人視月蘭如自己內姪女一樣。看護甚是周到。還且不提。再說黃二公子。他白白用了一番心機。後來聽說月蘭已自盡身故。心中好生無趣。無可洩憤。將白禮君家資財產搜沒歸公。實在暗中俱被黃二公子侵佔了。可憐羅夫人在家。是個婦流之輩。那裡敢出首露面的出來計較呢。只得忍氣吞聲。暗暗將些首飾珍貴之物。打成了幾個包裹行囊。帶了幼女玉貞。及親信的一個

了環蘭花。將家中大小奴僕。一齊皆遣散了。自己僱了一隻船。一路平安。到了杭州靠岸。又僱了轎子。直到東門外柳橋巷。郝萬源綢鋪門前下了轎。進內問信。這時他姑丈郝萬明。正在看帳。聽得鋪門外有喧譁聲。忙出了櫃外。正見羅夫人進來。隨卽過來招呼。羅夫人上前見了禮。又喚玉貞叩見了。蘭花了環。也上來請安。郝萬明命老家人郝安。帮着將行囊等物。搬到裡面廳上。郝夫人與月蘭。都一齊出來迎接。羅夫人見了姑母。上前請安。月蘭亦見了禮。一齊在內廳坐下。婢子過來奉了茶。羅夫人向月蘭問起白福。月蘭落下眼淚道。姊姊不提白福也罷。提起白福。叫人難受。說着。又撲簌簌落下多少眼淚。便將在半路中遇水寇。白福遇害之事。細細說了一遍。羅夫人聽了。也替白福可憐。落下眼淚。恨恨的道。一家人都害在黃賊之手。真是冤沉海底。何日可伸。以洩此仇。郝夫人見二人如此情況。只得在旁安慰。沒多時。廚下已預備了酒飯來。就在廳上。按了盃箸。郝夫人叫羅夫人。及月蘭婢子等一齊坐下。羅夫人與月蘭。那裏還吃得下酒。勉強吃了午飯。飯畢。俱到郝夫人房內談心。自此以後。羅夫人也在此處耽擱住下。這且不提。再說黃二公子。自從害了白禮君。又佔了白禮君的資產。惡名遠揚。遠近

地方上的人。俱懼他的勢力。誰敢與他較量。却說揚州地方。有一位義士。此人姓閻名錫方。爲人慷慨任俠。早有不滿意於黃二公子。但懼他勢力。一時無以下手。而且一人的力量。又甚單薄。是以未能如願。一向蓄意在懷。現又聞白禮君的事情。心中格外怒不可言。於是有一天。下了決意。自己一人設誓。爲地方除害。吃醉了酒。穿了夜行衣服。帶了雪亮的單刀。等到三鼓以後。閻錫方在家中吹滅了燈火。開了窗子。將身一躍。到了窗外。閃身上屋。一路直向黃府而來。原來黃二公子。他就住在東門大街瓊花巷。這個地方。就是從前隋陽帝看瓊花的地方。房屋高大。屋宇宏偉。誠是一家大官府的門第。閻錫方本住在南門花橋巷。離黃府也着實有數里路。要是平常人行起來。少不得要費許多時候。只因閻錫方是個俠士。自幼兒練習得一身輕身術工夫。其行如飛。沒有許多時候。早已到了瓊花巷。抬頭向上觀看。只見黃府門第高大偉宏。外面一座護莊牆。足足有三丈多高。怎奈自己雖練就蹠跳的工夫。還不能逕上得此牆。心中懊喪自悔。沒有將軟繩索帶來。以致空勞一趟。諸位你道閻錫方。他住在揚州的人。因何不知黃府有此高。直到此時才曉得呢。其中曾有原故。只因錫方本非當地人氏。他到揚

州本來是訪個朋友。他的朋友。早年曾在揚州開家振遠鏢局。他們都是山西人氏。後來閻錫方也在鏢局中做了夥計。因此就將妻子余氏也帶到揚州來居住。而且錫方也不時常在家。俱是保鏢在外。近數年來。局中的生意不好。因此他的朋友便收了鏢局。回家而去。錫方本來也要回去的。後來還想在江南北一帶圖事。所以就因此耽延下來。忽忽已有年餘。這一年中。在家的時候很少。都是在外奔走的日子居多。因此之故。揚州地方情形。多不甚十分熟悉。而况黃府居在瓊花巷。又是甚靜寂的地方。自古道。門深似海。有誰人十分的去留意他呢。何况錫方終日在外的人。因此全不仔細。這個時候。既不能上得高牆去。只得掃興而返。一直回到自己門前。仍由窗外進內。閉好了窗扇。上床安睡。一夜中之事。他妻子余氏全未知道。這且不提。且說日間無話。到晚上余氏吃了晚飯。略略過了多時。他們每晚都是余氏先睡。錫方等余氏去睡靜以後。他一人仍然拿酒來消遣。自斟自酌。消磨時候。過了多時。聽得瞧樓已起三鼓。便預備前去行事。在身上換了夜行衣服。帶了單刀。今夜行事。非比昨日粗率。將一切應用之件。俱帶在身上。諸事停畢。仍將桌上燈火吹滅。開了窗子出外。仍將窗扇在外閉

好。閃身上高牆。又一路飛行。向瓊花巷而來。沒有多少時候。已到黃府門前。抬頭向上觀看。這座護牆。實在高不可攀。但此一回。有隨身應用之物。帶在身上。任憑他有如何的高法。也要上去試試看。要知閻錫方。果能將黃二公子。結果除害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捉刺客馬大喪命

請好漢張三受聘

話說閻錫方。這回到了黃府門外。非比上次。早將身上一切應用之件齊備。卽在懷中取出索繩。兩端俱有勾子。向上一丟。早已勾在牆上。慢慢上了高牆。跳在裏面。一座矮牆上。又落到東旁一座高屋上。其輕如燕。全無聲息。原來黃府高大門第。屋深如海。四面房屋衆多。前後院子幾層。不知黃二公子。住在那間屋子裏。因此在屋上尋思。聽聽人聲已靜。隨胆大進了第二層院子。只見東旁邊。是一座花園。錫方隨進了花園中。預備略事休息。再進第三層院子裏。誰知正在此時。忽聽西旁邊。有一陣鑼柝之聲過來。遠遠看過去。是兩個更夫。執着燈籠。一遍亮光。隱隱的忽折向東邊去了。錫方心中思想。這時已四鼓。再過一會。天要亮了。那時便不可行事。因此心中十分火急。聽聽更夫

已去遠。即在花園內出來。進了第三層院子裏。剛要上牆。忽然覺得腦後有一陣冷風過來。錫方是個久在江湖上保鏢的人。這許多江湖上的轉灣抹角過門關節。那一件不知道呢。曉得不好。一定有了風了。即將身子一閃。躲在旁邊。只見後面似飛的打來一鏢。不偏不倚的。打在方才自己上要上屋的地方。射在牆上。再回頭看時。只見似飛樣的一條黑影過來。到了面前看時。是個彪形大漢。上下俱穿的單褲短衣。手中執的一根三截棍。不問情由。迎着錫方就是一棍打下。錫方將身一閃躲過。隨在肩背上。取下單刀。趕上前向那漢也是迎面一刀砍下。那漢用三截棍招架。二人一來一往。有數個回合。錫方見來人本領平常。但心中恐懼。怕那漢聲張。有了响動。倘然聚集人衆。那時高房大屋。便不易脫身。豈不是行事不成。反要白白的送了一條性命麼。因此閉了聲息。使了全身之力。要想將大漢結果了性命。便無妨碍。誰知這位大漢。他也知趣。一味的埋着用三截棍。與錫方廝鬪。並不出聲。在他的意思。要不知不覺的。得個功勞。誰知本領不濟。反上了錫方的心算。沒有多時。早被錫方一刀砍中要害。再想喚救。已來不及了。早被錫方。將他結果性命。將刀上血跡。在他身上揩了。看看時將五鼓。心中思想。

不久便起五更。天時快亮。該是惡棍勢未將終。因此不能將他結鬼。偷再延遲。自己便難出去。因此將單刀仍放在肩背上。飛身上屋。出了黃府。一路回到自己家中。此時余氏尚未起身。錫方自去安睡不提。再說黃府內。自錫方出去後。沒有多時。更夫果起五鼓。兩個更夫。一個執鑼。一個執柝。一面敲着鑼柝。一面正走過東花園。沒多少路。一個執柝的正在走着。脚下似被什麼東西一絆。幾呼跌了一個筋斗。嘴裏罵道。該死的什麼人。在這裏睡着了。呢。那個執鑼的。舉起手中的燈籠。向着照了一照。脚下大虧有點脚勁。要不是有點脚力。早已一個筋斗。栽下去了。忙說道。老二不好。這個人正是馬師爺。是不知被何人殺了。快報少爺知道。執柝的道。老大且慢。好來天色快要亮了。少爺此時正與姨太太在睡夢裏呢。我們看清楚。是馬少爺還是馬二爺。執鑼的道不錯。待我來看清楚了。說着。將手中的燈籠。細細照了一照。老二在旁說道。老大是馬大爺呢。這件事情不可遲。我們快去馬二爺房中稟報。二人卽一路來到馬二爺房內。只見馬二爺的房門緊閉。老一道奇了。馬大爺與馬二爺睡在一個房內的。因何門戶不開。馬大爺竟被人殺死在外呢。老大道。老二這且不必問他。敲門進去再說。老大舉手敲

門。老二幫同呼喚。此時馬二爺正在夢中。聽得有叩門。不知當作何事。忙爬起身來。問道什麼人。外面更夫老大道。是我們因有要事。來稟報二爺。大爺在東花園外。被人殺死了。馬二爺聽了此話。吃了一驚。忙起身點了燈火。只見馬大爺果不在床上。窗子開着。隨信以爲真。開了房門。兩個更夫進內稟報一切。馬二爺立刻穿了衣服。帶了兵器。將黃府上下家丁等一齊喚醒。在各處搜查一番。那裏有什麼人影子。這時黃二公子。也在房中得信。出來查問此事。更夫又在黃二公子面前。細細說了一遍。黃二公子道。這件事情。必是仇家來行刺的。叫馬二爺仔細思想。有何仇家。以便可去拿捉。馬二爺再三思想了一會。向二公子道。我們弟兄在江湖上行走多年。所有江湖上的朋友。自思都有交情。沒有什麼仇人。這件事到大費猜疑了。說着。落了幾點虎淚。二公子道。人死不可復活。想是壽命將終。我當爲之盛殮。但這件事情。我總要追究的。想我家中。竟出這樣的岔子。還當了得麼。這個凶手。真是胆大如天。一定要去報官。將凶犯擒來。重辦。以警下次。說說談談。天色已亮。黃二公子。隨即坐了轎子。到縣衙內報案。余知縣吃驚非小。立刻傳了全班馬快。訪拿凶犯不提。再說黃二公子。在縣衙內報了案。又回到

家中命將馬大爺厚棺盛殮。所好馬大爺沒有家眷。所以甚好安排。那馬二爺心中甚是憂悶。不知馬大究竟因何被人致死。你道馬大在房中睡着的人。因何會出來呢。只因馬大要大便。在窗中出來。正在東花園後面出野恭。忽見一條黑影。閃在東花園內。馬大曉得不是強盜。必是刺客。想起二公子在外做了許多橫行不法之事。難免沒有仇人。因此匆匆忙忙的出了野恭。起身撒了褲子。仍由窗中進房。也不喚醒馬二。帶了三截棍。仍由窗中跳出。趕到東花園。已不見人影。猛抬頭。只見一個黑影。在東花園外邊。因此在懷中取一枝藥鏢。直向錫方射去。誰知武藝不及錫方。反被錫方殺了。要是當時馬大喚醒了馬二。同到外面。那時馬二必定要喚醒了府內衆家丁。各執兵器。將錫方包圍。馬大非但不致送命。而且反得了功勞。彼時錫方亦必定受擒無疑。所以大凡世上的事情。不可過存私見。一味有貪婪之心。原來馬大馬二是嫡親弟兄。二人早先本是江湖賣拳的。因在揚州教場賣拳。黃二公子見二人耍的一手好拳術。因此就將二人留在家中。作個護家師爺。且每日教授家中的幾個家丁拳棒。論本領馬大雖然練的一手三截棍法。但不及馬二的本領好。怎奈練的三截棍法。並不純熟。所以與

錫方沒有幾個回合。便給錫方結果了。馬二練的一路花刀。甚有實力。因此弟兄二人比較起來。大有高低。閑言不提。書歸正傳。話說黃府將馬大盛殮以後。余知縣雖幾次拷比馬快。要捉兇犯。怎奈閻錫方做的這番事體。除了自己而外。全無一人得知。你想叫他們何處去破案。三日一比。五日一拷。余知縣後來看黃二公子也不十分來逼緊。隨也不過份與馬快上緊。便將此事於無形之中鬆下去了。再說黃二公子。雖不將此事到縣衙逼緊。一則與余知縣感情甚好。曉得案子無從辦起。何苦叫底下的馬快們受比。二則來究竟不是自己的事情。但心中却甚費疑猜。一日便到五里堡。拜訪盧天夢。談及此事。天夢不愧是個謀士。聽了此言吃驚道。賢姪要小心防守。想馬大在江湖上既無仇人。然則此事或因賢姪而起。亦未可知。想白禮君與高士傑。不免有一三良朋好友。特來尋仇。或被馬大所見。因馬大鬪不過人家。而致送命。也未可知的。這句話。猛然將黃二公子提醒。說道。是呀。不是老伯提醒。那裏想得到此處。但爲今之計。正宜如何。盧先生道。賢姪只要小心防備。便無妨碍。黃二公子道。小姪自當奉命。二人談畢以後。二公子辭了盧先生回家。當日即與馬二商量。要多請幾位護家師爺。馬二道。我

亦有二三十兩銀子。倘公子肯出四五十兩薪水。只要我寫封信去。他便肯來。二公子又問道。不知你這位拜兄。在徐州那家鏢局內。他姓什麼。叫何名字。馬二道。他姓張行三。有個渾號。人家都叫他鉄腿張三。此人非但膂力大。而且練就的一種腿丁。利害非常。倘是尋常之人。經不起他一腿。便有性命之憂。就在徐州鎮上。振遠鏢局內。二公子道。如此說來。明日就煩你寫一封信。我差人去聘他。便了。馬二立時答應。且說到了次日。馬二將書信寫好。交與二公子閱畢以後。差了一個家丁。帶了路費並聘銀五十兩。一路打馬。上徐州而去。這且慢表。再說義士閻錫方。用單刀將馬大結果以後。一路回到家內。余氏還未起身。因此全不知道。次日錫方起身。出外探聽消息。他們在鏢局內做夥計的人。平時與衙門中人。亦時常有往返的。因此所有幾個馬快。錫方俱皆相熟。在酒店內。互相談起。黃府馬大遭人殺害之事。便皆繙眉不止。錫方在旁。雖也嘴上敷衍幾句。然自己心中。豈有不明白麼。曉得風頭甚緊。本想再去黃府內行事。只因高牆廣廈。進出不便。而且曉得此一番馬大受害。必定有一番準備。况自己一人。力量單薄。

該是二公子惡貫未滿。因此沒有幾日。錫方携了家眷。逕回山西而去。以便日後再訪能人。重到揚州。將惡霸結果。然而錫方雖携了眷屬回鄉。黃府內反自此以後。使他多了一層防範。沒有多日。家丁在徐州振遠鏢局。聘了鉄腿張三。二人一齊到揚州。黃二公子以隆禮款待。月俸五十兩。將馬二的月俸。也加增與張三一樣。二人自然受寵若驚。竭力報效。每日教授衆家丁拳棒。不遺餘力。黃二公子有時閑暇無事。也歡喜練幾套拳法。張三與馬二不消說。當然格外出力。用了全副的精神指導他。有一日二公子高興。與二人吃酒談心。提起設擂台一事。便格外喜歡。張三亦要賣弄自己本領。思想在揚州地方。誇耀誇耀。預備在教場內設座。百日擂台。黃二公子聽了。滿口允許。說道。我常聽某省某縣。有某某英雄設擂。與天下人比試。但我們揚州地方。這幾十年來。從未聽人提及。如二位肯在敝地做這番事業。真是替我們揚州地方爭光了。二公子立卽吩咐旁邊伺候的家丁。去喚了工匠來。沒有十數日。揚州教場內。早已搭就一座百日擂台。氣宇闔偉。台高三丈六尺。週圍有一丈多闊。自從這個消息傳出去。揚州地方。

方剛的少年。略略有點本領。便想到播上爭點英名的。誰知張三。是個久在江湖上聞名的鏢師。而且練就的一種鐵腿工夫。又非尋常人所能敵得的。你想憑幾個初出茅廬的小輩。豈是他的對手。因此張三。在教場內設擂。不知不覺。忽忽已有兩個多月。全無敵手。二公子心中喜不自勝。視張三爲天下莫敵的好漢。誰知有一日。張三在播上一連打敗了數人。那時候已將黃昏。馬二正想收播。獨獨此時台下。却惱了一位道爺。在下喝道。播上這位好漢。休視天下沒有能人。未免欺人太甚。待貧道上來。與台主比較幾下。張三正在台上說的滿口大言。這時見道人出言如此傷人。不由心中大怒。喝道。好一個不知上下的野道士。欺人太甚。既有能爲。何妨快上播來比試一下。道人在播下答應一聲。將身一縱。輕如無物。轉眼之間。已到播上。張三說道。請道人隨將手拱了一拱。二人交手沒有二三個回合。張鐵腿非如從前般轉動自由。只見他額上汗如雨下。漸漸的有不支之狀。又免強掙持了一個回合。早見道人飛起左腿一脚。將張三踢了一個大筋斗。台下一陣掌聲。把個張三。漲得面上通紅。在台上爬起。半晌無言。不敢再戰。此時非但二公子不悅。馬二在旁。實在看不得了。將身一閃。一個箭步。在台內

出來喝道。何方來的野道人。胆敢放肆。不要走。再來比試一下。道爺將馬二一看。見他牛得身長七尺。果然身軀高大。甚似有本領的樣子。便站住說道。好漢再要較量。貧道現成。何方請好漢指教一二。馬二道請。二人各自預備。馬二先下手。用一拳向道爺迎面擊去。道人眼尖手快。閃身躲避。用一單掌還擊。二人一來一往。大約戰了四五個回合。原來馬二的本領。與張三不相上下。也不是道爺敵手。被道爺施展餓虎擒羊之勢。丟到台下。馬二也是羞慚滿面。爬起身來。不敢再上前去。一座百日擂台。竟敗在一個道人手內。道人將馬二丟到台下。自己也下了擂台。竟自長揚而去。二公子一場高興。拋在大海之內。只得收拾回家。暗暗派了幾個家丁。跟隨在道人背後而去。看他住在什麼地方。預備好設法去捉拿於他。你道這位道爺。因何有如此本領。他姓什麼。且待在下細細表白。原來這位道爺。姓朱名道山。乃是山東道上。一位有名的大盜。他與馬家灣棋盤山大寨主陸天彪。乃是結義弟兄。這一回由山東下來。便在棋盤山耽擱。因陸天彪要到松江伍家村邀伍天鵬。因此同行。不料到伍天鵬家內。伍天鵬又不在家。因此二人空跑一趟。因聞揚州是個繁華之地。所以二人繞道到揚州遊玩一番。誰

知天下的事。往往不如人意。陸天彪才到揚州。第二日正思至各處賞識一番。忽然睡到半夜。生起病來了。至第二日。竟不能起床。朱道山心中好生悶悶不樂。連日給天彪醫治服藥。一連病了兩個多月。才慢慢有點起色。這日朱道山心中實在悶得很。因聽人傳說。教場內有一座百日擂台。自從設到今日。從未遇過敵手。教場內看擂的人絡繹不絕。熱鬧異常。朱道山聽了此話。正要尋個消遣的地方去散悶。因此也一人出了客店。跟了他們。到教場內。看擂的人一齊來到擂下。只見張鐵腿武藝平常。滿口大言。心中不服。因此也到擂上比試。將張三馬二一齊打敗。他也不知揚州地方的利害。一人長揚回店。誰知背後有好幾個人跟着他。看道人進了店後。便回府報信。黃二公子得了信息。當晚便要進縣衙會余知縣。叫他到守備營吊了官兵。到客店捉拿前次殺害馬大的兇犯。還是張三是個漢子。向二公子說道。我們江湖上好漢。從來有事。不肯輕動官府。這件事情。只要有了仇人下落。我們自有法子去報仇。古人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今夜讓我與馬賢弟。到他店中去。出其不意。將他結果了。以報日間之仇。以後好叫江湖上曉得我們的利害。二公子聽了張三之言。似亦有理。便道如此也好。

但要小心爲是。張三道不是張某誇口。今夜若不將仇人首級取來。誓不見人。二公子見張三言語剛烈。曉得他是硬漢。因此也不望下再說。約略談了幾句。便自有事去了。且說到了晚來。張三與馬二將酒吃飽。至三更時候。二人帶了百寶囊。換了夜行衣服。肩背上放了單刀。拜別了黃二公子。上屋而去。身輕如燕。沒有多時。二人早已在屋面上不知去向。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報奇辱客店行刺 擒好漢道人妙技

話說張三與馬二上屋後。卽不知去向。一路向朱道山的客店而來。你道朱道山。他耽擱在那家店內。原來離黃府沒多路。約三四里之遙。在東河驕子街朱家店。然而這三四里路。在二人施展飛行之術。不消半個時辰。便到東河驕子街。原來朱家店房屋高大。而且裏面住房甚多。張三與馬二上了朱家店屋面之上。聽聽底下人聲已靜。但不知朱道人住在那間屋內。又不好下去問信。心中不免納悶。看看屋裏燈光俱已熄滅。馬二與張三商量。究竟張三的見識來得比馬二見高一層。說道馬賢弟。你我且用那投石問路的故技。看是如何。馬二道張大哥的見解到底比我高。如今且不問他。下去

探聽一番再說。二人將身子落到屋面，接連蹤過幾個屋脊。也是合該朱道山有事。陸天彪此時一覺睡醒，連日調理，此時又出了一身大汗，覺得身子精神。又比方才好得多了。但甚是口渴，要吃茶。因此將朱道山喝醒了，煮茶與他吃。點了燈火，在窗縫內洩出一線亮光。却被馬二看見了，忙向張三使個暗號。張三過來，二人即跟着亮光，輕輕的在屋簷下伏着。馬二用舌尖將窗子舐破了，向裏面張了一張，喜出望外。忙將張三一扯。張三會意，跟着馬二，又翻上屋。馬二告訴張三，說裏面正是日間在台上的野道人。但那邊床榻上，似還有一人睡着，看不清楚。張三道不可急燥，想不多時，定要安睡。等他睡熟了，那時下去，便一舉成功。不知賢弟以爲如何。馬二道大哥之言有理。二人便在屋上等候。過了沒多時，果見窗內燈光熄滅，旋即聞得屋內有呼息之聲。張三道事可行矣。二人又翻身伏在簷前。馬二在身上取下百寶囊，拿出一樣寶貝。此乃五鼓鷄鳴香，用火石將香頭燃了，但見一縷青烟，慢慢騰進窗內而去。且說這時朱道山正睡到床上，忽聽簷下微微有聲。他是一個江湖上的大盜，這點過門關節，豈想瞞得過他呢。心中思想，在此客店之中，屋面上那裏來的夜行人，轉又想起日間打播之事。莫

非此人日間在播上受了我的委屈。夜間到此來報仇。心中正在打算。忽然鼻中攢進一陣奇異的香味。不言可知。是噴進來的悶香了。到這個時候。十分中已猜中了八分。是日間播上的人來復仇的。心中思想。可見世上的事情。讓人不吃虧。凡事不可強出頭。此時我若不知。必定上了他們的計算。古人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總之冤家宜解不宜結。我日間若不多事。此時焉有這樣的危險。他們又豈肯吃這樣的辛苦。來多事呢。但事到其間。不可大意。忙將鼻子用布塞了。原來此時屋內這片呼聲。正是陸天彪的聲音。朱道山思想。我此時也不便去將他喚醒。所好日間播上兩個小輩。本領平帶。就是此時同來。我也不怕。那時有了聲響。陸天彪自然會醒。隨悄悄在床上爬起。將牆上自己所用的。一柄寶劍摸了。取下來執在手中。又過去摸摸陸天彪。思想過去也替他拿鼻子用布塞了。誰知此時陸天彪。因吃了茶。將一床大被頭沒頭沒惱的蓋着。思想多出一身汗。病便得痊。誰知此時却大濟所用了。這一縷微渺的青烟悶香。任憑如何。也攢不進這條被頭內去。朱道山見天彪有被頭蓋着不妨。因此仍回到自己床邊。將帳子放下。床上的被頭等。仍是鋪得很齊整的。猶如彷彿被內有人睡着一樣。

困文不提。日說朱道山將自己床帳放下。人却躲在窗子旁邊。專等外面的人進來。以便擒拿。沒多時只見窗外有一個影子一搖。窗楞一响。窗扇便開放了。進來一人。身長七尺。正是日間播上的人。絲毫不錯。原來此時天上微有月色。因此外面望裏却不見。由裏面望到外面。反甚是清楚。原來此時第一個跳進窗來的人。正是馬二。才到裏面。正要向朱道山的床面前去。不料旁邊似有人過來。用刀尖在自己肩背上點了一下。說也怪了。突然的四肢不能轉動。呆若木鷄樣的站着。又不能說話。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此是朱道山用的點血之法。本來這一家工夫。最是利害的。莫說馬二是個小輩。就是一等好漢。倘然經着了也無法解脫。除非自己能解脫此家工夫的人。方不受制。且說張三在外巡風。見馬二進內有好多時不見响動。心中詫異。又不敢再進內觀看。便悄悄在窗口問道。馬賢弟裏面如何了。馬二在內。雖然聽得清楚。怎奈自己說不出話來。心中責怪張三。因何不知風色。如何還不快快回去報信。以便到官府內吊了官兵。好來將妖道捉獲。這是他心中的話。外面張三。那裡曉得。在外邊連喊了幾句。聽聽裏面沒有聲音。正想跳進窗內。忽覺迎面有一陣冷風過來。仔細看時。乃是一枝三

寸多長的神箭。直向自己咽喉射來。還虧躲避得快。閃身將一枝袖箭接在手中。曉得不好。馬二必定受擒。本想閃身進內。搭救馬二。轉恐裏面暗有埋伏。自己忖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此時若不及早先走。恐遲則不及脫身。因此不敢停留。避過一箭。將身一閃。回頭上屋逃走而去。誰知才上屋面。背後早見一人。由窗內躍出一個箭步。追趕上來。悄悄喝一聲。想往那裏走。我來也。這一句話猶未完畢。人已隨後上了屋面。張三到這時候。勢無再逃。恐他有暗器傷人。在此黑夜之中。頗不方便。只得轉身再戰。二人照面。兩邊俱是認識。日間在擂台交手過的。朱道山喝道。好一個無名小輩。日間在擂上吃了敗仗。敢黑夜前來行刺。可知能人之上。還有能人。你焉想得到道爺有未到先知妙算。在此等候多時了。事到此間。還不束手就擒麼。說着。早以手中寶劍。直在張三頭上砍下。張三這時方才自悔。不該前來。見道人早有預備。只當他果有未卜先知之能。心中不免吃驚。自己先發顫起來。沒有兩三個照面。張三肩背上。與馬二同樣的給道人用寶劍點了一下。說也奇怪。張三頓時就不能轉動了。如木偶樣的站着。朱道山不費多力。將張三擒下屋面。進了窗內。將他放在地下。仍閉了窗子。上

床安睡。直到五鼓以後。外面金鷄鳴曉。天色放亮。陸天彪一覺睡醒。病體覺得比先前又好了一半。要起來小便。才將頭伸出被外。此時房內。已由窗外透進亮光。猛然忽看地下臥着一人。旁邊還站着一個。心中甚不明白。這時屋內雖有亮光。但天色才明。正在朦昧之時。還看不甚清白。隨爬起身來坐了。朱道山竟也睡了一覺醒來。揭起帳子。向陸天彪說話。天彪方知底細。天彪再向二人細看一番。不由嘴中失聲道。朱大哥你搶了自己人了。原來二位與天彪皆是好友。但與朱道山却不認識。朱道山道。原來是自己人。要不是夜來愚兄早有準備。却吃了他們的虧了。恐怕在黑暗之中。就是賢弟。不免亦要爲愚兄所累及了。說着。隨爬起身來下了床。給二人解脫了。原來二人雖然不能轉動。然心目中無一不如未遭點住一樣。所以陸天彪與朱道山談的話。一齊俱聽在耳中。方知是自己人。大家皆是誤會。朱道山將二人解脫以後。天彪即將二人與朱道山引見。道山帶笑說。我們此一回事情。真是大水冲到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了。張三道誤會極了。倘不是天彪兄在此。只怕我們二人。俱難逃朱爺的劍下。朱道山道。這便是愚兄的不是了。但不知者不罪。尙祈恕我。二人道好說。古人有句很簡單。

的話。叫做不打不有交情。真是不錯。要不是昨日在播上爭執一番。今日又豈能在此相晤呢。說罷。各人大笑。然後陸天彪又重與二人寒暄了一番。二人方始告別而去。此時天色不過才大亮。店中人還未起身。因此二人仍從窗中跳出。上了屋面。落到外面。一路回去不提。且說二人才進瓊花巷。只見黃二公子正坐了轎子。從大門內出來。見二人回來。不由喜出望外。立即吩咐歇了轎子。下來說道。二位因何至此時才回。將我急壞了。二位若再遲來一步。我即至縣衙吊了官兵來。與二位解圍。你道二公子何出此語。列位有所不知。只因二公子昨夜自二人去後。即在廳上候信。誰知直至天明。未見二人回來。心中便焦急萬分。因日間見那道人本領高強。就怕的二人爲道人所擒。因此即備了大轎。預備到江都縣報告。吊了官兵。到王家店捉拿道人報仇。不想才至門外。却遇二人回來。因此下了轎子。一齊進了裏面。在大廳上坐下。二公子便問二人。因何至此時才回。二人便將行刺受擒。一直說到陸天彪給二人解脫之事。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二公子聽了歡喜道。原來你們還是自己人。真是不打不有交情。但我見日間那個道人。果然本領高強。不知陸天彪爲人如何。張二道提起陸天彪。狠

威名。在江湖上交情甚廣。好來公子也不是外人。我便直說。陸天彪是在馬家灣地方。一個有名的棋盤山大寨主。混號人稱水底蛟龍。又名鉄臂將。此人非但陸路有本領。而且水路中亦有本領。能在水中一日一夜不到岸上。你想此人的能爲如何。二公子聽了張三一番話。將人都聽呆了。半晌說道。原來二人俱是有名好漢。我們何不與他相交一番。豈不是多個朋友。日後一旦有事。豈非又多兩個幫手麼。張三道。公子此話說得在理。正合我們的意思。古人說朋友多一個好一個。我們今天。何不將二人請來此處。大家相聚一下子如何。二公子道。再好沒有。稍停我用帖子。到王家店去請便了。張三道使不得。朱道山那人。我們是初聚。不知他皮氣。但陸天彪爲人。很有一種古怪皮氣。此事還是我二人親自去請他。若是遣人去請他。必定推却不來。而且又是病後的人。他必定乘此推却了。二公子道。原來陸天彪有這樣的皮氣。但自古以來。有本領的人。往往皆是如此。這也不去管他。從來賢人高士。必當以隆禮款待。方是道理。如今便煩二位親自去一趟吧。二公子與二人談過話。只因夜來還未睡過。因此辭了二人。回到姨太太房內安置去了。二人見公子去後。也各自回房安睡。這且不提。且說等到

午膳以後。二人方始起身。約略用了午飯。便到王家店請陸天彪。朱道山。到黃府相聚。陸天彪今天病體已痊愈了。因在店中臥病月餘。心中甚是納悶。此時見二人誠意相邀。正合心懷。一則藉以消遣。二則多年好友闊別。此時驟然相晤。正好暢敘闊情。所以滿口答應。并不推辭。朱道山乃是慷慨激昂之輩。平生猶其是歡喜結交朋友。更無推却之理。二人在王家店略坐片時。四人隨一齊出了王家店。來至瓊花巷。黃二公子得信。親自出來迎接。同到裏面廳上。各人分主賓坐下。家丁上來獻茶。馬二督二公子向陸天彪朱道山皆引見了。各道欽仰。二公子早已將酒席預備。隨在客廳上調開桌椅。按了盃箸。五人同桌飲酒。籌觥交錯。言投意合。二公子猶其是羨慕朱道山的本領高強。堅意要拜道人爲師。練習本領。道人初不肯答應。用言推却。後見公子執意甚堅。而且陸天彪又竭力拉攏。朱道山便不獲再辭。只得答應。當晚便留二人在黃府住宿。各人盡醉方止。次日二公子遣人到王家店。給陸天彪將店帳算清。留天彪在家耽擱。天彪一連盤桓了十數日。卽辭了公子。以及張三馬二。要回棋盤山去。便邀衆人。要同到山寨去盤桓。衆人一再推辭。允日再到山上拜候。二公子亦以留不住他。只得放行。并

備了許多禮物贈送。始告別而去。這且不提。再說朱道山。便在黃府。每日教授二公子武藝。二公子亦專心習學。日後自有交代。此時暫且慢表。再說劍俠伍天鵬。在馬家灣搭界地方。救了月蘭。送到萬家鎮。又替他叫了船艙。且暗暗一路在後。直將月蘭送到杭州。月蘭在船上那裡曉得。似伍天鵬這等俠客。世上不甚多見。一路將月蘭暗中送到杭州以後。仍回到萬家鎮。應伍大忠之招。原來伍大忠。在萬家鎮當一個教師。近來手下收的徒弟。着實有幾個傑出人才。統共算起來。也有三四百個人。這時候在浙省一帶甚有名聲。此回招伍天鵬到萬家鎮。是受一人之託。此人與伍大忠乃是知交。因慕天鵬之名。知天鵬與大忠乃是弟兄。所以託大忠招天鵬到萬家鎮相聚。原來此人是萬家鎮一個有名英雄。姓錢名萬源。是本鎮一個首富。這日天鵬到了鎮上。便與大忠相見。大忠道一別至今。忽忽年餘。愚兄日常記念。不知伯母在堂身體安否。天鵬道母親近日身子甚好。多承哥哥注念。當日便在大忠家中住下。大忠的妻子徐氏。卽命僕奴上街買了酒肉。款待小叔。一日無話。次早天鵬起身梳洗已畢。用了早飯。弟兄二人坐在廳上談心。忽見家人送進一張紙來。大忠接住看時。原來正是錢萬源來拜會。

大忠立即起身預備出去迎接。才站起身來。只見萬源已在外面攙來。天鵬也起身迎接。三人又在廳上坐下。家人獻茶上來。萬源與天鵬乃是初見。各人通了姓名。各道欽慕。天鵬道：小弟何能敢勞兄長如此虛慕。萬源道：久仰仁兄大名。如雷貫耳。今日相見。誠乃三生有幸。各人客套已畢。大忠已將酒席預備。留萬源在家吃了酒。萬源要邀大忠陪了天鵬到家去聚晤。大忠道：蒙大哥厚愛。明日當與舍弟到府拜候。今日舍弟酒已過量。恕不能從命矣。言罷。萬源只得告辭而去。且說次日伍大忠。一早就與天鵬到萬源家內拜候。原來萬源已在家中等候多時。早將茶點預備。三個人同在廳上坐下。用了茶點。須臾。又將酒饌送了上來。萬源請二人入宴。自己坐了主位。三人把酒言歡。原來萬源慕天鵬英名久矣。只因自己有一個兒子名一青。今年已有七歲。要拜天鵬爲師。此時在席上便將此事提及。天鵬感萬源情高義厚。不容推却。而且旁邊還有大忠吹噓。當時就答應了。然後大家飲了三盃。天鵬忽向萬源道：我此時雖答應仁兄。但又怕誤了令郎。乃因小弟家有老母。無人侍奉。不得常在外面耽擱。而且老兄又只有此一子。豈能放他遠行。萬源道：這到不打緊。現在小弟正恐此子在家頑皮。不成正器。

何妨就請老哥。將他帶到松江教訓一番。這一來格外感恩了。豈不免不了小弟一番心血。日後有成自當酬報於萬一。天鵬聽萬源說到此處。便不容再辭。只得答應。又道此事蒙大哥如此放心。直叫小弟無言再辭了。三人談心喝酒。方至半酣。一青已放學回來。萬源叫他拜見大忠及天鵬。此子與天鵬該有師徒之緣。天鵬一見合意。只見一青生得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舉止大方。見了天鵬。便格外端正有禮。萬源看了一個好日。便送一青到大忠家。內拜了師傅。這日大忠在家中辦了酒席。款待許多來拜賀的朋友。整整忙了一日功夫。過不多天。伍天鵬便帶了一青回松江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設計策陷害俠客 用飛劍怒斬大盜

話說伍天鵬。在萬家鎮耽擱了幾天。因記念家中無人照管。便別了衆人。帶了一青一路回松江而去。在路上却與陸天彪相遇。天彪方知伍天鵬是到萬家鎮去的。二人在路上約略談了幾句。便分頭趕路。伍天鵬回到松江伍家村。陸天彪回到馬家灣棋盤山不提。再說白月蘭身懷珠胎。在杭州住在郝萬明家中。到也安閑。只因羅夫人賢德。

曉待月蘭性情剛烈。恐他終日憂悶急壞了身子。所以萬般安慰。光陰易過。不知不覺到了杭州已有數月。這日正是白月蘭臨盆之期。郝萬明員外命人去街坊僱了穩婆。郝太太與羅夫人俱暗中祝告。巴望白禮君有英靈。若月蘭生個兒子。非但白門有後。大仇可報。衆人正在忙着一團糟。郝萬明在外候信。不多時見穩婆出來恭喜。原來是生的一個男孩子。當時郝萬明拜謝天地。過了三朝。轉瞬彌月。白夫人珍愛似寶。漸漸已過週歲。只見這個孩子生得肌如玉。白面似粉。傅相貌與白禮君生得一般無二。羅夫人與白夫人爭相懷抱。共撫一子。這且按着慢提。再說陸天彪。自從在馬家灣受了伍天鵬的委屈。心中懷恨。及今已有一年。上次與朱道山計議。要設法暗算伍天鵬。那時又偏遇伍天鵬不在家中。但心中何常稍忘。上次在揚州回來。又在路上與天鵬相遇。曉得天鵬新近又收了一個徒弟。思想天鵬乃是棋盤山一大勁敵。此後若結伍天鵬勢力大了。棋盤山難免沒有立足之地。到不如此時且設個法兒。將天鵬乘早給果了。以免後患。當時思想已定。便將此事與二寒主葛明商量。葛明道小弟早有此想。吾兄若不及早從事。只怕伍天鵬將來羽翼豐足。手下收的徒弟多了。便難以下手。即使

計算了天鵬。只怕不能斬草除根。他的徒弟豈肯甘休。爲今之計。我們應當仍照前計行事。陸天彪聽了葛明之言。連連稱是。說道現在這事雖然定下計策。只恐憑我們二人力量猶不濟事。明日待愚兄到揚州。把朱道山以及鐵腿張三與馬二哥等人一起請來。便不愁不成矣。此後你我站在棋盤山上。有誰人敢來欺負。老實說還不是橫行一世麼。葛明道大哥之言說得有理。但事不宜遲。最好大哥卽到揚州一行。我這裏只預備一切。二人商量已畢。陸天彪又在寨中過了幾日。便向揚州而去。日行夜宿。沒有多日。便到揚州。一脚就到瓊花巷。拜會黃二公子與朱道山張三馬二相晤。馬二道大哥回山。現在條將一年。寨中諒多安好。天彪道多承二哥注念。小弟寨中這响還好。因與兄等許久不晤。故來拜候。黃二公子最愛結交江湖好漢。見天彪到來。勝如上賓。立刻設了酒宴。在家中款待陸天彪。忙了一天。次日天彪便將與葛明定計之事。與朱道山說了一遍。道山道伍天鵬這個小子果然可惡。他仗了一身本領。到處與我們江湖上人作對。上次我們到松江訪他。却巧這個小子不在家中。不料我在此處。讓黃二公子留了一年。也就是多放那小子多活一年。現在黃公子武藝學成。我們何妨同到松

江去走走。天彪道：小弟已想了一個計策，不必我們親自到松江去。恐天鵬起疑，因他有一口飛劍利害，我們却都不是敵手。現在只要派人到松江用帖子去請他，天鵬必來。那時只要撥動機刮，用亂箭將他射死宴上，豈非不費吹灰之力麼？朱道山聽了天彪之言，連連稱許說道：吾兄想的果然妙計，但事不宜遲，要行我們明日就回棋盤山去。且說次日天彪與朱道山，邀了鐵腿張三，卽一同回山。馬二不能同行，因黃府上沒有人照管，話說三人一路回山，在路上日行夜宿，沒幾日路程，已回山寨。二寨主葛明親自下山迎接，衆人一齊上了山寨，在聚義廳坐下。寨中大殺豬羊，宴請衆人。次日便打發嘍囉到松江下帖，請伍天鵬到棋盤吃酒。只說陸天彪做壽，嘍囉奉命下山，到了松江，尋到伍家村來。至伍天鵬門外問信，適巧一青在門外，卽帶了嘍囉來到裏面。天鵬坐在廳上，嘍囉上前行了禮，將帖子奉上。天鵬接在手中一看，上寫本月十六日三十賤辰，潔樽候教。下有一行小字，席設本宅。小弟陸天彪謹具。伍天鵬乃是豪爽漢子，那裏想得到乃是他們設的計策，便將帖子留下，賞了嘍囉幾錢銀子路費。嘍囉叩謝一聲而去。回山復命，却說伍天鵬又過了幾天，便帶了禮物到棋盤山賀壽。吩咐一

青在家中好好看守門戶。不要頑皮囑畢。隨僱了船。一路到馬家灣。才至山下。早有嘍囉報上山去。陸天彪朱道山葛明張三一齊下山迎接。大眾上了山寨。於聚義廳分主賓坐下。原來今天是十五。明天是十六。伍天鵬恐在路上耽擱。所以趕早一天。這日晚上是暖壽之期。已有酒吃。大家約定明日行事。所以今日與天鵬飲酒歡樂異常。到了明日乃是正期。大小嘍囉都來與寨主拜壽。全寨中嘍囉頭目都有酒吃。真是歡天喜地。到了晚宴。便是行事之期。聚義廳屏後早已設了埋伏。但聽隱隱有一陣刀槍之聲。陸天彪等得天鵬酒至半酣。忽擲盃而起。翻眼向天鵬喝道。伍天鵬你平日仗勢欺人。想我們棋盤山與你並無仇隙。因何累次。我們棋盤山做的買賣。你都來說情。在半路上攔劫了去。真是強盜遇見賊。怪不得我們棋盤山近日全做不到買賣。想都是你從中作梗的原故。老實說了。今日請你吃酒。乃非好意。要叫你曉得我們棋盤山的利害。喝罷。便將座下一隻椅子。直向伍天鵬頭上擲去。這一來真是出於伍天鵬意料之外。雖有幾分酒意。然而心中尚且清醒。不由勃然大怒。看見陸天彪將椅子擲過來。隨舉手接住椅子。正要趕過去。向陸天彪交手。忽聽一陣吆喝。在屏風背後。早已擁出幾十

個大漢。亂箭紛紛。直向伍天鵬射去。伍天鵬一時沒有避箭之法。只得借了劍光逃出寨去。陸天彪見亂箭未能將伍天鵬傷害。仍然被他逃脫。不由心中吃驚不已。曉得這一來便與伍天鵬結下怨恨。只怕天鵬一定不肯甘休。便懊悔不已。朱道山在旁說道。陸大哥休要擔憂。我想伍天鵬逃下山去。必定不敢再來。他不過仗了劍術利害。要比較本領豈怕他麼。二人正在談心。忽見空中飛來一道白光。陸天彪喝道不好。飛劍來了。這一聲喝。却將朱道山也嚇了一跳。抬頭看時。只見空中一口劍。直在頭上落下。朱道山因躲避不及。隨用臂去擋。這飛劍非比尋常兵器。朱道山用臂去擋。便將道山一隻右臂斬了一下。飛劍見血而回。朱道山痛倒在地。陸天彪正在前逃。猛見劍光在頭上飛過。到吃了一驚。急忙將頭摸了一摸。還好腦袋兒還在頭上。沒有失去。只才放心。再細看之時。原來這道白光。已飛下山去了。陸天彪心中方才大悟。曉得不好。一定飛劍已傷了人回去。忙趕回看時。只見朱道山昏倒在地。鮮血淋漓。這時葛明張三都趕來觀看。天彪道。朱道山與我們都是好友。現在他有難不可不救。棋盤山萬難立足。只怕伍天鵬立刻就來。我們何不捎了道山。大家從後山走罷。且逃到揚州去吧。葛明向

來不信伍天鵬乃是英雄。這時親眼看見朱道山爲飛劍所傷。早有幾分胆寒。搶先答應道。我們到了江都。再作計較。此時不若趕快走吧。鐵腿張三頗有膂力。將道山揹在身上。卽一齊下山而去。這時山中的嘍囉也躲得一個不見。話說伍天鵬在亂箭之中。逃到山下。隨用飛劍上山。預備將陸天彪結果性命。誰知只斬傷朱道山一隻右臂。飛劍隨見血而回。諸位這飛劍一技。近於仙道。全是心意作用。所以道行淺的。只能於百步以內。隨意取人首級。道行深的。如劍仙一流的人。那飛劍能於千里以內。隨意取人首級。百發百中。向無虛發。似伍天鵬尙是劍俠一流人。所以道行較淺。今日天鵬本想將天彪結果性命。誰知陸天彪惡貫未滿。非但未能將天彪結果。只在朱道山肩上斬了一劍。亦未致命。這個因天鵬一時沒有預備。又在盛怒之中。所以心意未堅。這時飛劍回來。伍天鵬曉得不妙。因此急又駕了劍光上山觀看。只見陸天彪一夥人。逃得一個不見。地下留下幾滴血跡。伍天鵬看了認識。乃是道人朱道山肩上下來的。心中想今日便宜了他們。此時必定都逃下山去了。也不便窮追。這許多事情。全不關嘍囉之事。因此不便搜索。仍下山回松江而去。這且慢提。且說陸天彪同了葛明張三。指了

朱道山一路逃走。從小路而行。約趕了二三里之遙。回頭看看伍天鵬並未追趕得來。這才放心。朱道山已清醒了多少。陸天彪命張三在肩上將道山放下。二寨主葛明身上帶着現成的刀槍藥。拿來在道山傷痕上敷了。原來這刀槍藥。乃是家傳祕製。與別樣刀槍藥不同。若是敷在傷痕上。非但疼痛立止。而且有藥至見效之功。所以替道山敷了。道山疼痛立止。神志較前格外清醒了多少。心中恨恨大罵不止。喝道伍天鵬這小子。吾與他勢不兩立。日後誓殺此人。天彪道大哥且息盛怒。現在我們急宜想個安身之處才是。何妨大家且在此處商量一個妥當。葛明道在小弟之見。不能到揚州去。因為黃公子與我們並無深交。豈是久居之鄉。況且這樣狼狽而去。反叫人家見了好笑。說不定還要給人家看輕了。朱道山聽了此言。深以為然。說道還是葛大哥高見。此語說得有理。我們現在不能向江都去。黃公子與我雖有師生之情。但因這般狼狽情形。不能見人。此時我到想了一個去路。提起此人。衆位都有點曉得的。姓倪名泰山。他現在山東查家墩地方。很有聲名。手下能人甚多。甚顧義氣。專愛交結朋友。小弟與他也有一面之交。思投往查家墩去。不知衆位以為如何。陸天彪道。若不是大哥提及。

小弟幾將忘去。提起倪泰山。與他也是朋友。而且倪泰山爲人豪爽。我們若是同去。泰山一定款留。便向張葛二人問道。不知二位如何。張三道。恕小弟不能同去。因在黃府食俸。若是不辭而別。豈不有負黃公子之意。天彪道。張兄本來不須去得。但回了江都之時。千萬莫將此事向人言及。大家有關英名。張三道。不用大哥吩咐。小弟自然曉得。葛明沒有去處。自然也隨了天彪投向查家墩去。但他們到山東起早走。與張三是同路。所以商量已定。仍是四個人一同而行。日行夜宿。在路中行程快速。一日已至京口。張三渡江到揚州。投黃府而去。陸天彪與衆人便趕向山東。有一日行到徐州地界。在路中遇見一人。乃是查家墩倪泰山的哥哥。名叫倪天飛。此人乃是江湖上一個飛賊。非但生得有本領。而且手中有一口寶刀。能斬釘截鐵。在江湖上有個混號。人稱寶刀和尚。因倪天飛是個和尚打扮。陸天彪便向寶刀和尚。問起倪泰山的情形。和尚道。現在我們舍弟。在山東威名遠振。在山東地界一手遮蓋。你們若去投他。何愁沒有飯吃。况且都是知交。只管前去便了。天彪等聽了心中歡喜。和尚略談了幾句。便忽然而去。且說三人投到查家墩。見了倪泰山。泰山果以盛禮款待。各人心中感激。只見查家墩

地勢廣闊。泰山手下英雄衆多。不免心中暗暗讚歎。這且慢提。再說伍天鵬在棋盤山下。便一路回松江。才至自己村莊上。只見從遠處來了一人。仔細看時。原來正是師兄裴占元。心中想道。不知師兄今日來此何事。肚內忖量着。只見裴占元行路快速。沒幾個轉輾。早已到面前來了。伍天鵬忙上前行了一禮。說一聲師兄從何處而來。小弟有失遠迎。裴占元道。愚兄有點事情。特來與賢弟相商。說着一齊進了屋內。一青見師傅回來。忙上來行禮。天鵬與裴占元。在廳上分主賓坐下。天鵬叫一青向裴占元行禮。說道這位是你大師伯。且上前見了。一青聽了師傅之言。忙上來與裴占元磕了兩個頭。裴占元搶着將一青扶起。看了一眼。心中連連稱讚不已。問天鵬道。這個孩子。你幾時收在面前的。天鵬便將往事說了一遍。裴占元方才明白。說道這個孩子。賢弟將他好好教授。只怕將來必成大器。天鵬道。蒙師兄謬讚。不過視這孩子性情尚可教誨。二人說着話。一青早去獻了茶來。將茶放於几上。便站立一旁。裴占元開口向天鵬說道。今日來拜望賢弟。因有一事商量。四月二十三。是我們在杭州葛仙嶺第二次聚會之日。我想二師兄圓明。現在大爲與從前師傅佈道的旨意不同。上次在葛嶺聚會之時。

候。猶不似如今近兩年來。與我們竟別樹一幟。各行其道。非但本人行些違反善的事。而且手下收的徒弟。竟俱是無惡不作的匪徒。倘這樣下去。在圓明本不以爲希罕。然而豈不負了當初師傅一番教訓。與我們顏面有關。這時我們已商量了一個主見。與其日後教人家教誨。到不如現在我們自己將圓明收拾了。以免後害。況且古人有大義滅親的事情。就是日後被人家議論起來。也不爲過。不知賢弟以爲如何。伍天鵬想了一想說道。當初師傅佈道的時候。如何想得到有今日。我們師弟兄總共不過五人。小弟總以爲可以都守了師傅的訓言。與天下做一番俠義的事情。不料二師兄竟背了師言。就是第一次我們在葛嶺聚會。還設下誓言。如何想得到圓明竟如此不肖。小弟又如何能庇護他。乃是咎由自取。當然依附兄等所議。我想圓明爲人強幹。只怕未必卽肯俯首受除。到那時候必定抵抗。我想圓明的智識本領。俱在我們之上。只怕都不是他的對手。那時除他不得。豈不反教他譏笑一番。占元道賢弟這個一節。你不用慮及。憑我們四人的力量。難道竟敵不住他一人麼。天鵬道師兄見解不錯。便立即答應了。占元在天鵬家內耽擱一日。次早卽告別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衆劍俠葛嶺會晤 伍天鵬湖邊行義

話說裴占元去後。伍天鵬卽打點預備到葛嶺去。但逾時尙久。現在正是三月初頭。到四月二十三。尙有月餘。就是路程也不遠。還有好多日子。可在家中耽擱。每日無事。便傳授一青的本領。話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伍天鵬在家。沒有過了多時。便至四月初頭。由松江起行。在路上緩緩的行走。到杭州似正好。所以到了四月初五六。伍天鵬便在家中起行。吩咐一青。好好在家看守門戶。離了伍家村。卽一路向杭州而來。乃是起早而行。不多幾日。便到萬家鎮。伍天鵬去拜會伍大忠。錢萬源得知。也來拜候。天鵬就在萬家鎮耽擱幾天。隨又別了大忠萬源。仍向杭州而來。這天到杭州。正在十五六七。到葛嶺去。看看幾個師弟兄一個未到。想來還沒有到日子。相逾尙有多日。便在西湖旁邊。一家客店內耽擱下了。素聞杭州乃是名勝之地。而且有十樣名景。因此每日都在西湖上游玩。到也安閑自得。且說有一天伍天鵬遊在蘇堤。這時候天將晚了。游人稀疏。逾一二十步之遙。樹下有一個少年。用了繩子自盡。伍天鵬看了不由吃了一驚。想道如此名地。倘教他自盡在此。豈不污了這一遍大好的淨土麼。以後的游人。豈敢

還在此處來往。我想這個少年，必定有不得已的事情。才生此短見。自古以來，見死不救非君子。况我輩行俠的人，反到垂手旁觀不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可見爲人存了善心，到處可以做好事。何不待我上前，且去救他下來。伍天鵬才將主意打定，要上前去。只見少年已將一顆頭顱，套在圈子裏頭去了。若是等得步行過去，如何還來得及救人呢。因此急中生智。伍天鵬只得一用平生絕技，將口中放着的一口飛劍，隨即吐出。但見一道白光而去。且說那位少年，滿腔怨氣，才將一顆頭顱放進圈子裏去。正打算超脫此身，圖個乾淨。去見閻王。誰知在這個要緊的關子，忽見從河堤旁邊飛來一道白光，在頭頂上繞了幾個圈子。直將少年嚇得三魂出竅，七魄高飛。不問他是不是。雷光霍閃，將死的人了。還去管他作甚。緊關着雙眼，專等到那黃泉路上去。誰知心中打着這樣計算。雙眼方才閉緊。忽然一轉輒，樹上繫住的一根繩索折斷了。直跌落在地下。少年不由歎息了一聲，說道：「一個人運氣不好的時候，連得尋死都有魔折。便將眼睛開了，打算看個仔細。不知從何落下的。誰知在地下爬起身來，只見身旁邊站了一個好漢，圓睜雙眼，向他喝道：『你這人爲何放着大好的光陰不過，却在此處自』

盡須知此處乃是山川名地。倘被你在此污了這遍淨土。以後的游人。誰敢再來此處。你這人的罪過。就深重可知了。少年聽了。不覺慚羞萬狀。說道你這人真是多管閑事。人家在此尋死。與你何干。爲何在此嘮嘮叨叨的呢。原來此人正是伍天鵬。雖聽少年說了幾句氣噴之語。却毫不生怒。將少年上下打量一番。見他是個書生模樣。身上衣服平常。便知是個寒士身分。隨道你這人且息盛怒。我想天下之廣。萬無見死不救之人。有何不平之事。何妨對在下細細道來。若能搭救。無不出力。豈不聞曾子有云。髮膚乃父母遺體。豈可輕易毀傷。少年聽了此語。方才豁然大悟。不覺又長歎了一聲。道。話雖如此。但是現在不得不死。若是活在世上。如何做人。覺得反而有許多不自在的地方。言罷淚如雨下。情形傷悲。伍天鵬看在眼內。實在不忍。便道你這人因何如此氣短。我想一個人活在世上。無有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有甚冤屈。何妨說來聽聽。在下必定與你伸冤。伍天鵬細細的開導了他幾句。這人方才將自盡的緣由。向天鵬細說一遍。諸位你道書生是誰。原來姓俞名溫齋。乃是武進人氏。少年傷父。家往常州。今年才十九歲。在家讀書。只因家境貧寒。無力自贍。堂上又有年老母親。此番到杭州來。是向姊

丈家借貸。他姊夫在杭州錢塘江街上。開的雜貨店。因此俞溫齋奉了母命。蒙了羞恥。到杭州來借了二百兩銀子。心中甚是歡喜。在他姊夫家中。稍住幾天。這日帶了銀子。預備回家。心中打量將一百兩銀子作家用。還有一百銀子。可作本年秋試。作爲進京趕考之資。所以心中甚是高興。一路走着。一路打量。因慕湖上風景。所以也來湖旁游玩游玩。不想將一包銀子。在湖旁一家客店內。失了。這銀子沒有交給店家。當然不能要店家賠償。一場高興。頓時拋入大海。不由怨命起來。如今失了銀子。怎好空手回去。即使回到武進家中。一貧如洗。將何過活。想到此處。不由怨恨到湖上的春色之上。若不是一時貪玩湖景。倘一路回家。或不致失了這許多銀子。好來活不成。索性就在湖上尋個自盡吧。因此一人逛出了客店。看看天將晚了。游客散盡。他便在蘇堤上尋短見。這時將一番仔細情形。說與天鵬聽了。伍天鵬道。這二三百兩銀子。算得什麼。難道仁兄一條性命。只值二百兩銀子麼。此時你且回去。區區二百兩銀子。小弟明日一早。送到仁兄客店內。決不誤事。俞溫齋聽了此言。將信將疑。一想天地之下。莫說沒有好人。我與他並不認識。況且又無茶水的交情。豈肯平地贈銀。莫非他藉以安我之心。恐

我尙要圖盡。或者他乃是一個輕財仗義的英雄。想到此處疑慮不決。千言萬語的謝了天鵬。隨分別回客店而去。俞溫齋回到客店內。忽又自悔。方才的舉動。萬分猛浪。若不是方才那個義士勸我。此時如何還在此處。別的不打緊。家中的老母。又叫何人去奉養呢。我姊姊又如何得知。豈不將母親在堂上活活的急死了麼。誠乃罪深孽重。不孝之罪。死不容免。方才那義士。明晨來與不來。且不管他。然而似這種人於天地之間。已不可多得。可惜在神亂之時。沒有想起向他問了姓名。日後倘有生路。必當報答此人搭救之恩。且說一面思想着。看看天色已黑暗下來了。沒多時便用晚飯。此時胸襟比從前開闊得多了。想起這錢財兩子。乃是身外之物。功名富貴。又好如過眼烟雲。大凡一個人窮通富貴。都是命中所定。又何必孜孜。一定在這幾個字上面去科求。從此以後。將這功名兩字拋開。但求能在家中菽水承歡。於願已足。這一夜時間。俞溫齋在床上何嘗安睡。反來復去。思想了一夜。直到次早起來。才將這個思想丟開。梳洗已畢。用了早飯。過不多時。一輾轉間。只見昨日在湖邊的義士。肩上抗着一個很沉重的包兒。果然來了。俞溫齋看見。誠乃出於望外。立即出了店門。向外迎接。一同進了店內。在

臥室內分主賓坐下。伍天鵬將肩上的包子放在桌案上。俞溫齋便向伍天鵬獻了茶。天鵬將溫齋面上氣色一看，不由吃驚道：「仁兄今日氣概，因何與昨日迥不相同？莫非所失銀兩已尋着了麼？」俞溫齋道：「小弟今日與昨天儼同兩人。昨天自蒙在湖邊教誨一番回來，覺得茅塞頓開，將從前一遍功名財利虛榮的心思都看淡了。胸襟內覺得忽地開豁。現在的神志似較前清明了多少。莫非就是這個緣故？」伍天鵬聽了，不禁拍掌道：「仁兄不失是個達人。怪不得我見仁兄今日氣概已非昨日可比。原來還是此故。現在二百兩銀子已替仁兄辦來。區區之數算不得什麼。我想仁兄既是達人，就不必客氣拿了家去。在尊母面前多少有個交代。我想爲人子之職者亦當盡一分孝心，順其長者之意。」伍天鵬言罷，直將一個俞溫齋聽得敬服不已。曉得伍天鵬不是尋常之人，乃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但尙不知天鵬是一個能文能武的劍俠。當時聽了一番言論，不敢再與天鵬客套，只得將天鵬所贈二百兩銀子如數收下，又致謝了一番。向天鵬請問了姓名。天鵬也不隱諱，將姓名直道與他聽了。二人言談甚是投合。俞溫齋留天鵬在店內用了午飯。天鵬才去。次日天鵬又至溫齋店中論文，竟作長夜。

之談。溫齋方知天鵬是個俠客。又在店中耽擱了一天。溫齋因離家日久。恐家中老母盼念。因此卽與天鵬約了後期而別。溫齋僱了船回常州而去。這且慢提。再說天鵬與溫齋別後。每日都在湖上游玩。又過二三天。便是四月二十三。乃是在葛嶺聚會之期。天鵬這日起身最早。在店中用了早飯。這時湖上尙沒有游人。他一人出了客店。便向葛嶺而來。用劍光上了最高一層峯頂上。只見尙沒有人到。山色熹微。青秀可愛。便一人坐在山峯上等候。過不多時。只見從空中忽然落下一道光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乃是三師兄梧桐子。天鵬上前行了一禮。梧桐子道。師弟來得最早。大師兄還未來麼。正在說着。只見空中繼着又落下兩道光來。正是大師兄裴占元。與四師兄鄧高。隨一起上前見了禮。裴占元道。二位師弟來了幾時了。伍天鵬道。我們也才來。占元道。因何圓明此時他還不來。要來就該來了。大家不能放他脫身。若是放他逃下山去。只怕以後便難擒拿。停一會兒。等圓明來時。諸位看我舉手爲號。便大家動手。裴占元將話說過。又等了多時。只是不見圓明來。不免大家等得心焦起來了。梧桐子道。圓明此時不來。只恐不會來了。裴占元道。可見圓明已入邪途。已不將我們師弟。看在眼內。這個

聚會。三年一次。當時聚會的時候。曾再三約定。無論有何要事。都要到的。第一次聚會。圓明總算沒有爽約。但是那個時候。圓明尚守師訓。不料近兩年來。全都改了行爲。看來果然不會來了。四師兄鄧高說道。我想今日我們所約。只恐圓明已有所知。自量不敵。因此不來赴會。亦未可知。伍天鵬道。我們這事甚是機密。圓明却從何得知呢。梧桐子道。這個且不必論他。說不定圓明是有意違約。也未可知。現在他不來也罷。日後不愁沒有相見之時。但是他又沒有一定的地方。我們應當到何處去找他。此時且乘着大家在此。何方來計議一個應付的法子。以便可將圓明收拾。而除滅於他。免得教人家辱罵。衆人聽了梧桐子之言。深以爲然。隨計論一番。毫無妥善計策。梧桐子道。在小弟之見。現在沒有別的見教。只有慢慢大家留心探聽他的行止。然後我們再聚集了。以便前去拿他。那時便百無一失。小弟此計不知衆位以爲何如。裴占元道。現在我們只有此法。賢弟此計甚好。我們大家散罷。料定圓明必不來了。這個時候。已太陽高照。以免洩了機密。裴占元言罷。大家又閑談了幾句。隨各人告別。俱借劍光而去。倏忽之間。蹤跡全無。伍天鵬不便與衆人同去。也借了劍光。下了葛嶺。仍在湖邊游玩山水。打

算再在西湖耽擱幾日。再回松江而去。因此每日都在湖旁賞玩。一些湖景。早給伍天鵬游覽已盡。這日便會了店帳。僱了一隻小船。一路回松江而去。在萬家鎮又耽擱了幾天。約伍大忠同到松江。伍大忠因不能分身。只得推辭。說道到下半年。愚兄再到松江。向伯母請安。近日實因離身不脫。不能同行了。伍天鵬視大忠分身不脫。也不相強。到次日即乘了小船。回松江而去。話說次晚船泊在石門縣。船戶造了晚飯。伍天鵬約略用了一些。飯後無事。乘着天上月色皎潔。便一人上岸散步。在河岸行了幾個轉回。覺得無甚趣味。因此即信步行去。只見相離河岸不遠。有一座高山。天鵬想道。此時好來閑着無事。我何不到那邊山峰上去。受受空氣。主意想定。就信步跨到山上。誰知正在拾級而上的時候。猛見有一道白光。從山峰上落下來。天鵬發了一怔。想道。如此荒僻之處。又無人烟。那裏來的劍俠呢。正在打量着。覺得背後有一個人站着。回身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三師兄梧桐子。天鵬忙着行禮。說道師兄因何也來此處。梧桐子道。賢弟有所不知。只因那日我們在葛嶺分別以後。愚兄便到此處來看望一人。提起此人。也是一個俠士。他就是本處人氏。姓譚名鴻順。往年與我朝夕在一起。近來鴻順

回家。與他已分別多時。此番到浙江。所以特地來看他。不想鴻順回家沒有一二月。又出門去了。因此不遇。愚兄本想隨卽他往。不料行在路上。却聽街旁議論紛紛。原來此處石門縣地方。有一家巨紳。在早年的時。就替兒子訂了鄰村王秀才家的女兒。那時訂婚的時候。兩家的孩子都在稚年。現在兩家的孩子都長大成人。巨紳忽向王家退婚。王家是詩書舊家。對於這退婚的事情。認爲最可辱的事情。焉肯作罷。照巨紳說退婚的事情。是因王家的女兒。在家有不端的事情。王家聽了此語。認爲最是含辱。兩家纏擾不已。王秀才就在本縣告了一狀。誰知本縣的太爺。就是與巨紳一家。姓鍾名熙。巨紳也姓鍾名漢臣。本縣太爺。就是漢臣的隔房姪子。王秀才告狀。誠可爲不諒其力矣。本來告狀是想求個公正的判斷。誰知告了狀子進去。非但沒有公正的判斷。反准巨紳退婚。王秀才得了此信。一氣就病。在家數日不出戶。幾乎病得不起。現在好了。鍾熙任滿。又放了一個新任縣官下來。姓秦名義興。爲人清正是兩榜出身。王秀才得了消息。又在新任縣主面前告了一狀。新任縣主不看私情。秉公辦理。約定今夜二鼓之時。在本地城隍廟審理此案。我已探得此中情節。這件事情。不怪鍾王兩家。只怪其中

有兩個小人。一個姓曹名則賢。一個姓孫名逸山。曹則賢是男家媒人。孫逸山是女家媒人。從前曹孫二人與鍾王兩家都是契好。所以力與兩家作伐。現在鍾家財力日增。勢力日高。王家則一日不如一日。因王秀才是個讀書人。時運不濟。功名無望。這個多因王秀才性情古怪的緣故。不善夤緣。並非沒有學問。世上的人。往往不能越俗。趨富凌貧。人心如此。而且王秀才又有點高傲。因此曹孫二人不免有許多輕視他的地方。王秀才不是低首下氣之人。如何肯服呢。因此意見日深。便從中興風作浪。造了許多謠言離間。鍾王兩家的婚事。說王家的姑娘不好。還是及早退婚。若是不退婚。日後娶了來家。便不能再向媒人生怨言。鍾家聽了此言。竟信以爲真。因此決絕向王家退婚。孫曹二人。所以要離間鍾王兩家姻事者。正是恐王秀才日後在鍾家一方面說壞話。因二人與鍾家都有錢財關係。所以出此計策。梧桐子將這一番話說與天鵬聽了。伍天鵬道。原來如此。這時兄長想是要到城隍廟去觀審。因此路過此山麼。梧桐子道。正是。正是。我想似孫曹這樣的小人。太會興風作浪。留在世上。徒然害人。看今夜秦縣主審問如何。以便行事。賢弟在此何事。天鵬道。飯後無事。在船中甚是氣悶。因此上岸散

步。不料竟與師兄相遇。既然如此。何妨同去走走。梧桐子道。賢弟若去。正是多個伴當。再好沒有了。二人言罷。又同步下山。施展黑夜飛行的功夫。一路向城隍廟而去。原來城隍廟離此處河岸。只有二三里路。若是在平常的人行走。也須費二三個時辰。還算是行得快的。現在他二人行起來。不消半個時辰。便到。這還是用的步行。若是用起劍術飛行起來。便立時可到。閑文不提。且說二位俠客。在路上行走。沒有多時。便到城隍廟。只見廟門外那許多看閑的人。已擁擠滿了。秦縣主已到。此時正要審問。梧桐子道。我們來得真巧。趕到即可觀看了。免得站着等候。賢弟你看廟門前如此擁擠。如何進去呢。不若我們且從後面越牆進去。再從裏面兜過來觀看如何。天鵬道。師兄此言用得。二人商量已畢。便在廟外。行向廟後。從一處高牆上躡身進內。再用輕身功夫。慢慢行到外面來。這時兩旁的差役。全神都用在外面。那裏看見有兩個俠客。躲在耆爺案後觀看。你道二人躲在什麼地方。原來都在秦縣主身後神龕旁邊。衆人都沒有看見。梧桐子悄悄向天鵬道。我躲在此處觀看。果然好極。非但看得清切。而且說話的聲音。又來得格外清楚。若是混在人叢內。便有許多不便。只怕言聽觀看。都沒有這般澄清。

過不多時。兩旁一聲么喝。秦縣主便預備開審。已將人證傳齊。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伍天鵬夜泊遇友 梧桐子觀審行俠

話說秦縣主將人証傳齊。此時正在二鼓。便拍案開審。兩旁差役蕭靜無聲。秦縣主先將鍾王兩家傳至案前。問了一番。然後傳孫曹二人。先將孫逸山審問。只見孫逸山生得滿面虛偽。言詞流利。聲聲庇護鍾家。說王秀才家教不嚴。縱容女兒。在閨中作下不端的事情。因此到叫媒人作難。秦縣主聽了孫逸山這番言語。心中早有數語不悅。不便立時發作。預備將案情再審問一個清切。再將二人懲罰。聽孫逸山供罷。只冷笑了一聲。命差役將孫逸山拖下去。又命將曹則賢推到案下跪了。秦縣王心中打量。看這件案子。他們仗着鍾姓是個巨紳。不肯直招。若不給點利害。叫他們曉得。案情決絕。不得明白。見曹則賢跪在案下。隨將驚堂板很很的在案上拍了一下。疾聲喝道。曹則賢。這鍾王兩家的媒人。可是你做的麼。秦縣主這一聲疾喝。本想將曹則賢嚇他一嚇。誰知曹則賢經了這一來。非但不驚恐。而且反若無其事的。在下答道。不錯。當初的時候。

是小人做的媒人。秦縣主道。你們既做媒人。現在鍾家因何要退婚呢。你們做媒人就該担點責份。從中調停。因何竟至叫他們涉訟呢。曹則賢在下說道。小人爲了此事。曾一再排解。無奈事情犯得大了。從中不易解紛。想婦女間莫大的羞恥。就是失節。只因王家的女兒。現在有了不端的事情。鍾家所以才要退婚。這個處分。都是王秀才家教不嚴的過處。連得我們媒人都沒有臉面。婦女犯了七出之條。是應該羞退的。叫我們媒人也沒有話說。在前任縣主。早已判准此案。逾時未久。尙可稽考。秦縣主竟被曹則賢說得沒有口開。說也奇怪了。曹則賢正在以爲得志的時候。忽見一道光芒。神龕面前的一隻香爐。似飛的直向曹則賢面前打來。早將曹則賢嚇得魂離魄飛。只當是城隍顯威。要想躲避。那裡來得及。一下打在曹則賢的頭上。痛得跌倒在地。頭上鮮血直流。嚇得昏過去了。差人慌忙上前。將曹則賢救活了。秦縣主在案上喝道。曹則賢你還不招認麼。須知這裡非比別的地方。人可瞞天不可瞞。俗說一句話。舉頭三尺有神靈。在城隍面前。還想瞞得過麼。這事還是招的好。免了許多罪過。本縣在神前好替你說個情。若再隱瞞。只怕城隍又要發怒了。休要後悔不及了。這個時候。曹則賢心中已有

一點清醒。見了方才一番情形。實是可怕。暗自忖道。人可欺神不可欺。想我與王秀才本無大的仇恨。都是一時聽了孫逸山之言。害得人家夫婦不能團圓。污辱人家閨女名節。小則爭訟不已。大則甚至有性命之進出。罪大惡極。莫過於此。到不如讓我招了吧。因此即在案下說道。縣主在上。小人招了。這許多事情。都是孫逸山所爲。只因孫逸山與王家不睦。不知他如何就想出此計。造出謠言。說王家的女兒有不端的事情。其實這個事。却是無中生有。不想鍾家聽了此言。竟信以真。小人也因一時受愚。聽信他言。但這個事情。完全不能怪鍾家。因鍾家却是不知孫逸山是說的假話。秦縣主聽了此供。案情已明。便將鍾王兩家。又傳至案下問道。方才曹則賢所供。你們已聽了麼。鍾漢臣道。我們都聽見了。不想孫逸山是個禽獸。就是王秀才與他有仇隙。也不該平空造這樣的謠言。這是生員誤聽非言的緣故。尙乞縣台恕生員不知之罪。此後當格外謹慎。秦縣主並不發怒。叫鍾漢臣替兒子好好迎娶王家女兒。以後慎勿再交似孫逸山這等的小人。又將王秀才勸了一番。王鍾兩家仍是親戚。將孫逸山痛責五十大板。從輕發落。這個都是秦縣主的仁厚之心。從此以後。秦義興在石門縣的官聲遠近聞

名在地方上很做了多少有事情。人民息訟紛爭全無。城隍廟的香爐也熟睡不止。曹則賢後來竟變做一個善人。只有孫逸山。自從那夜在城隍廟嚇了一嚇。又氣了一氣。又被責了五十板。回到家中。便鬱抑成病。無顏見人。誰知就這一病。便臥床不起。纏綿了兩三個月。竟病魔而亡。因此地方人民。益信城隍有神靈。鍾漢臣爲兒子娶了王秀才的女兒。夫婦間情感甚好。和愛愈常。王家女兒。非但容貌美好。而且頗有才學。詩文針黹俱好。這事表過不提。諸位方才秦縣主在審問曹則賢的時候。那神龕前的香爐。果是城隍顯威的麼。原來正是梧桐子與了伍天鵬。他二人在神龕後。借題發揮的。梧桐子要用飛劍。將曹孫二人結果。是伍天鵬勸住的。天鵬將香爐擲在曹則賢頭上。用以懲戒他。若曹則賢不招。伍天鵬便預備將他們結果。誰知曹則賢經了這一來。竟自招認了。天鵬方信梧桐子本領在己之上。不料他竟早已訪明了。隨不禁驚服。又敬重秦義興是個清官。可惜官職太小。否則便可爲人民做一番大大的事業。等得秦縣主將案子審完。已將四鼓。秦縣主回衙。各人分散回家。梧桐子與伍天鵬也一路施展飛行之術。回到江岸。二人上了船。只見船夫在船頭上。正睡在夢中。也不去驚動他。

二人進了艙坐下。約略談了多時。看看天色熹微。東方將白。梧桐子便起身告辭。伍天鵬要他同行到松江去游玩。梧桐子堅執不肯。說道改日當來相訪。近日因尙須至別處有些事去。伍天鵬知留不住他。只得放行。將他送至岸上。梧桐子道。賢弟請回上船去。愚兄要告別了。說聲再會。便借了劍光而去。倏忽不見。伍天鵬回到船上。進艙安睡。一覺直至日上三竿時才起身。船已行了六十餘里。船家送茶水進艙。說客人淨了面用飯吧。天鵬答應了一聲。那船家將茶水放在艙內。又回身出去了。天鵬將面淨好。才喝了一杯茶。只見船家已將飯菜拿來放着。又回身出艙去了。伍爺將飯菜一看。都是幾樣蔬菜。約略吃了兩碗飯。便叫船家將碗盞拿出艙去。飯後便在艙口觀望。只見一路的景色到也不錯。所好又是在春夏交替的當兒。天氣不暖不寒。却巧今天又是遇的順風。船家掛了布帆。慢慢的行着。偏又河中一遍綠水碧得可愛。伍天鵬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忽地聽得那旁邊有一陣喧嚷的聲音。抬頭看時。只見在西旁邊岸下泊着好多條大船。都攏在一齊。船頭上站了許多人。在那噪鬧。不知嚷的什麼事情。伍天鵬生來是任俠的性情。歡喜管些不平氣的事情。便叫船家搖向西邊去看。

原來這幾個船戶。也是歡喜管閒事的人。聽了此言。正是巴不得。答應一聲。便將篙子一撐。那船便箭樣的趕向西半邊岸下。行不多時。早已趕了過來。只聽得一遍喧嚷的聲更大。此時伍天鵬已從艙內出來。站在船頭上觀看。只見人叢中有一個大漢。扭住一個老者痛打不止。那老者跪下苦苦哀求。大漢仍是不放。可憐這老者鬚髮已白。那大漢身長八尺。生得濃眉大眼。似頗有膂力的樣子。你想這樣一老者。如何經得這樣的大漢毆打。已身上不能動達。頭上流血不止。旁邊雖有許多人解勸。那大漢全然不聽。天鵬船上的幾個船戶。看了個個面面相覷。不敢多言。這時伍天鵬看了心中不服。想道就是無論什麼事。都不能這樣行兇。況且又是如此一個老頭兒。風吹都要倒的人了。如何還經得起這樣打呢。因何旁邊站了這許多人。竟沒有一人有用。上去將他勸住麼。伍天鵬實是看不過去。就將身子一躍。跨到大船上。將衆人排開。便上前向大漢勸止。說道你這人且息盛怒。有話我們好說。何用如此費力。人家這大年紀。萬萬再經不起打了。說着正想過去。將老者拉開。誰知伍天鵬還沒有行近前去。只見大漢將天鵬看了一眼。隨勉強大怒。將雙眼一翻。道大喝一聲道。你是何人。敢來多嘴。諒你也

不知老爺的利害。還不給我滾下去麼。再不走叫你也嘗嘗老爺的滋味。喝着便丟了老者。似舉拳要想過來擊天鵬的樣子。伍天鵬心中本來不服氣。此時見了大漢這副模樣。早已大怒。喝道你這個狗頭。有何本領。敢口出大言。目無法紀麼。喝着便向大漢那面迎過去。大漢見了大怒。喝道你這個亡八。敢來與老子鬥氣麼。一舉拳頭。奔過來向天鵬頭上擊下。誰知被天鵬身子一偏。用兩個手指。早已將他擊過來的拳頭捏住了。這一痛非同小可。方知利害。要想逃走。已來不及了。這隻拳頭。被天鵬捏住了。只是縮不回去。急得滿面通紅。被天鵬飛起一腿。手指一鬆。直跌出二丈多遠。只聽撲咚一聲响。從空中落下水去。河水濺得數丈高。還虧大漢識得水。尚無性命之憂。在水中逃命而去。這時兩旁船上站着的許多船戶。見天鵬有這樣的本領。個個嚇得呆了。不敢多言。那個老者嚇得急忙過來。在天鵬面前磕頭叩謝。天鵬忙將老者扶起道。罪過罪過。你老人家這大年紀。何必如此客套。你站着吧。不知方才那個大漢。與你有何仇隙。因何將你苦苦毆擊。且細細說與我知道。老者聞言。便將往事細說一遍。諸位你道爲何。原來不因什麼大事。老者是本處河面上一個漁戶。大漢乃是本處河面上一個

惡棍。老者姓孟名勇毅。少年時候。即在水面打漁爲生。手中也有幾下拳棒。不想現在老了。更無心去練這拳棒的事情。因此在少年時練的一些功夫。早已散盡。有一個兒子。因不習正途。流落在外。現在就是老夫婦二人。在水面以漁過活。不想今天早上在岸邊網魚。却將惡棍的一隻新船碰壞了一些。這時惡棍回來。他夥計怕主人責罰。便將此事變本加勵的告訴了惡棍。誰知惡棍。就將小老拖至船上痛打。可憐小老。今年已七十多歲。那裏還受得起這般苦毆。若不是英雄來救吾。只怕小老已沒命了。天鵬道你的漁船呢。老者向着河岸旁邊一指。說道就在那裏。天鵬轉身看時。只見在大船的旁邊。果有一隻漁船靠着。可憐船頭尙坐着一個白髮老婆婆。掩面而哭。天鵬看了早已明白。這婆子必是老者的妻子。因此向老者道。你不用哀傷了。快去勸勸你的妻子。叫他不要哭了。在此處諒來不能久居。方才那個惡棍。此時既吃了虧逃去。停會兒回來。豈肯與你甘休。況且你在此又無依靠。不若將船跟吾鄉去再作生活罷。那惡棍諒他不敢再來。你的意下如何。老者聽了此話。連連答應道。小老蒙英雄搭救。感激無已。自當從命。說罷又向天鵬作謝。天鵬道不用謝了。吾尙有事去。你快去搖了船跟吾

行罷。老者答應一聲。跳下大船。便至漁船上。將老婆子勸住了。將漁船搖過來。天鵬也上了自己的船上。命船家開船。老者的漁船便跟在船梢後面。一路而行。到傍晚的時候。只見從上流下來幾十條剗子船。將漁船上的老者嚇得抖在一團。你道何故。原來這幾十條剗子船。正是方才那惡棍。約了一夥棍徒追趕下來。這老者是經常見慣了的。所以一看就知。因何如此驚恐呢。只因怕累了天鵬。實在對不起人家。心中一急。反連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只是在船上發顫。其實天鵬莫說來了幾十號剗子船。就是再來幾十號。也不在心上。不過老者空替他擔憂罷了。這且慢提。在下說了多時。尙未將惡棍的姓名表過。原來惡棍姓汪名道興。混號船頭虎。乃是錢塘江地方人。自幼卽在水面上吃飯。以撐船爲業。只因汪道興略有膂力。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卽投在杭州王夢熊門下學藝。今年三十多歲。十多年來。在浙杭一帶水面上。竟出了名。甚有一點勢力。手下收的徒弟也不少。是在水面上爲業的人。誰也不懼他。就是天鵬的船上的船戶。也何常不知。只是急於趕路。未向天鵬道及。這時見有幾十號船趕下來。也嚇慌了。急進艙報與天鵬得知。誰知天鵬竟處若泰。然而向船家道。你等休得吃驚。且將船停在

岸邊去。船家得知天鵬亦非弱者。早將胆放大了。用篙子將船撐至岸旁。天鵬叫老者扶攜漁婆。上了天鵬的船上。天鵬叫他躲在艙內。天鵬也坐在船艙內。觀過不多時。只見那趕下來的幾十條剗子船。已到面前。一聲喧嚷。出來兩個大漢。跳上天鵬的船頭上來。這時候船上的船戶。早已都躲在船稍後面。船頭上沒有一人。那兩個漢子。跳上天鵬的船頭。只見艙內坐定一人。看他模樣。必是伍天鵬無疑。隨殺奔船艙內而來。這時伍天鵬坐在艙內。全無驚慌之色。在袖內取出兩把飛刀。將手一抬。直射而去。却不偏不倚。在二人的咽喉之下飛去。那兩個漢子。正向前趕。一抬頭。忽見艙內直飛的出來兩把飛刀。似箭而來。吃驚非小。要想躲避。已來不及了。這兩把飛刀。却不偏倚。直射在二人的咽喉之下。啊。嚇一聲。沒有喊得。早已哀哉。倒在船頭上。天鵬拿篙子一撥。都落下水去了。這兩個才打發下去。後面又有兩個繼着上來。又被天鵬如上一股結果了。後面的剗子。便不敢上來。汪道興在後面看了大怒。吩咐一聲。先將伍天鵬的船四面圍住了。然後再上去拿人。這一聲吩咐。猶如號令。兩邊的剗子。早已應命。如風捲殘雲樣的。倏忽之間。已將伍天鵬的船隻包圍起來。伍天鵬一想這一來。却不易應付。自

己却不懼怕。只恐船上的一夥船戶。與了躲在艙內的老者。要吃他們的虧。到這個時候。不能再坐在艙內了。一聲吆喝。早在船艙內跳了出來。也不用兵器。就將手中執的一根篙子。作爲對付來人的兵器。方才出了艙門外邊。只見一夥惡徒。紛紛跳上船來。伍天鵬站在船邊上。將篙子這一掃。只見跳上船來的惡徒。皆紛紛落水。一連橫掃了幾篙子。落水的惡徒。已有一二十個。汪道興見勢不佳。不敢上前。因伍天鵬本領高強。曉得鬪他不過。不若暗中作弄他。原來手下一夥惡徒。個個皆善水性。汪道興隨吩咐他們如此如此。衆惡徒共有五六十號人。此時被伍天鵬用篙子打傷的。也有一二十號。其餘未遭痛擊的。也有三四十號。隨分了兩起。一半從水底下進行。一半仍上前在船上去爭鬪。大家計較已定。水上面的剗子船。早已搖了過來。其勢兇湧。如潮水一樣。各執短刀鐵棍。殺上船來。伍天鵬並不慌忙。仍在船邊上。用手中一根竹篙。向着來人對付。要論這根竹篙。如何能與短刀鐵棍爲敵。怎奈天鵬的本領高強。所以這根篙子也來得有能。這許多過來的惡徒。那裏是伍天鵬的對手。只見着紛紛的敗下。不是折臂。便是斷足。落水的落下水去。敗下的都退敗下去。沒多時候。紛紛都逃在河中心

去。伍天鵬正要喚船稍後的躲着的船戶出來。搖了船追趕上去。誰知正在這個時候。船上忽然漏起水來了。伍天鵬乃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一望而知。心中早已明白。一定是這夥惡徒躲在水底下作弄了。原來伍天鵬武藝本領雖好。却不諳水性。曉得這一來便吃他們的虧。不及叫艙內的老者。已及船稍後船戶。一齊逃走。自己將身一躍。已在船邊上跳到岸上。回頭看時。船已沉下水了。不禁太息一聲。不知艙內的老者。與船稍後的一夥船戶。性命如何。想起這夥惡徒實在可惡已極。誠是罪該萬誅。口中喝聲善哉善哉。早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直向河中心汪道興的船頭上而來。汪道興在江湖上奔走多年。雖未見過劍俠。但常聞友輩中道及。所以此時一見伍天鵬在口中吐出劍來。這才吃驚。方知天鵬乃是劍俠。正自追悔已來不及了。要想躲避。如何來得及。只見白光在上繞了一匝。可惜汪道興。在浙杭一路水面上作惡萬端。此時該是他的惡貫盈滿。所以傷在伍天鵬飛劍之下。頃刻之間。身首異地。鮮血直流。一顆血淋淋的頭顱。落在河中去了。身子倒在船頭之上。這都是一個人在世作惡的報應。一夥惡徒。見賊首已傷。而且曉得伍天鵬是個能使飛劍的俠客。一個個望風胆寒。如何還敢

戀戰。棄舟上岸而逃。亦有在水底下逃走的。伍天鵬吐出的飛劍。在空中又落下。連斬了數人。這才將他收回來。倏忽之間。一夥惡徒。早已逃走淨盡。那裏還有一個人影子。况且又在荒郊野外的河岸下。更易躲脫。沒處去尋人。伍天鵬也不追趕。站在河岸上。直向沉船的地方望着。心中打量着。不知這夥的船戶。此時在水底下性命如何了。我想他們在水面上。靠撐船爲業的。必定多少都識水性。因何在水面底下。全無消息。不知死活如何。只怕船艙內的一對老漁婆夫婦。是沒有生望了。誰知正在打量着。却出於意料之外。獨一個老漁婆沒有死。已在水底下上來。將上半截身子浮出了水面。向岸邊過來。繼着老者也從水底下冒出來。伍天鵬看了大喜。沒有片刻。老者夫婦都游過來上了岸。天鵬正要向他夫婦問起那夥船戶在水底的消息。忽聽背後似有一陣腳聲趕得來。天鵬只當方才逃去的一夥惡徒又來了。回身看時。却原來正是一夥船家。天鵬看了大喜。這夥船家到了面前。天鵬問道。你們在水底如何遇救。因何却從那面來呢。幾個船家一齊笑着說道。不瞞好漢說。要知船家所說什麼。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梧桐子松江報信 倪子明杭州遇友

話說船家說道。不瞞好漢爺說。我們在水面上靠撐船爲業的人。不論老幼。多少都識得點水性。所以落在河內。到無妨碍。不用人來搭救。乘勢就順了水性。逃向下流去了。一齋上了岸。躲在森樹之下觀看。不想這夥惡賊。竟被好漢爺將他們殺得大敗而逃。因此又想來搭救這一對以漁爲生的老夫婦。不想他們兩人。竟也深諳水性。不用我們過來搭救。已安然出水了。真是那一夥惡徒。自作其孽。現在賊首已被爺結果了。不啻是在我們浙杭一路水道上。行了一件大大的善事。從此我們在水面上。或可太平無事。方才因在慌忙之中。沒有向好漢爺道及。那在船頭上被爺結果的這人。是我們水面上。一個巨惡。手下黨羽甚多。我們是在水面上吃飯的人。提起來。誰不恨同切齒。不得已。每年都要孝敬他幾十兩銀子。若是到年底下。或一時忘記了這一點。來年便不得安呢。非要上門請罪。加倍孝敬。才得安呢。這亦是我們水路上吃飯的一件難事。伍天鵬道。難道你們不會到官府去告他一狀麼。船戶嘆息道。爺那裏知道。當今的官府。能有幾人是真正替人民做事。不過都是敷衍了事罷了。若非遇了真正的大事。如何肯上緊做事。而且我們吃這碗行船飯的人。也合不起心來。也有的與他們結成一

黨的。若不是這樣。便是各保各人的飯碗。誰肯多事。要是憑了一二人私力。也鬧不過他。不講別的。單將此人。虧混號。說給爺聽。爺便知此人的利害了。人皆稱他船頭虎。因此人也是吃我們行船飯的。現在給爺除了此害。真是萬人稱頌了。伍天鵬聽了說道。原來如此。不是你說。我如何曉得這般詳細。今日也是他的惡貫盈滿。不用說得了。此刻天時將晚了。我們尙要在此耽擱一晚了。要明日才可趕路。你們既識水性。快將覆船打撈起來吧。今晚晾了一夜。明日尙要借了他趕路呢。這夥惡徒。日後有閑。我當替你們剷除一個乾淨。以免再在河面上作惡。讓你們行船業的可吃碗安頓飯。伍天鵬說罷。一夥船戶聽了。個個歡喜。跳下水去。不多幾時。早將一隻船托上水面來了。原來船身沒有損壞。方才是被一夥惡徒。將船掀翻的。此時托上水面。將船中河水傾去。仍然放在水面。安然無恙。許多動用物件。都在艙內。還好一樣不少。只是皆濕了水。便拿到岸上。放在風中晾着。各人就地而坐。衆船戶都有些肚飢了。船上的米糧既已浸濕。自然不爲爨。所好老者的漁船。尙安然在旁。沒有翻下水去。由此處二三里便有一處小鎮市。一二船戶。卽搖了老者的漁船。趕鎮上去買些乾糧等物。權且充飢。所好此時

天色尙沒有過黑。因此卽搖了漁船而去。過不多時。天色已黑下來了。伍天鵬看看船戶。還沒有回來。天又要下雨了。風潮甚大。空中又沒有月色。心中甚是焦慮。又過了多時。只見河中心有一隻小船過來。在黑暗之中。看不甚清切。但見那小船上漁火螢螢。天鵬才轉憂爲喜。曉得是船戶買了糧食回來。近前看時。果然不錯。小船擺了岸。船戶將乾糧搬至岸上。大家就地坐了。頃刻吃了一個乾淨。各人都充了飢。看看天色卽將落下大雨來。所好風勢甚大。那船上已給大風吹得乾了。忽然間落下一陣大雨。所好已大家都到了船上。沒有被雨落着。這一場大雨。直落到午夜時候才止。天氣轉得寒涼了多少。伍天鵬在艙中睡醒了。啓了艙門看看。船頭上許多船戶。都正睡在熟間。抬頭向空中觀看。已雲收風止。現出一輪冰月。比昨夜格外光亮了多少。岸上尙濕。只因身上穿的衣裳單簿。不禁寒氣。仍閉了艙門。進內安睡。不多幾時。天色便曉。聽得船艙外已喧嚷着開船了。到了將近午膳時候。船到松江。天鵬上岸。叫船家跟回家去。賞了二十多兩銀子。貼補着船家。將來修船之費。船家得了二十兩銀子。好不歡喜。稱謝而去。天鵬將船戶打發去後。又將老者夫婦喚來。吩咐他就在河邊打漁。沒人敢欺負你。

的。又將村戶上面靠近自己家門口。一間草屋。賞給老者住了。老者千恩萬謝。天鵬又給他十兩銀子。叫老者閑來在家中休養休養。年紀大的人。不可過於勞力。老者不肯收受。天鵬道你且收下了罷。吾平生不慣客套的。老者只得收下了。又叩謝而下。自去河邊做他的打漁生涯。到晚來便在草屋內居住。到比往日在家的時候。安閑了多少。這且不提。再說伍天鵬回到家內。不知不覺。忽忽之間。又過了半個多月。這一日正在門前空場上。教授一青的武藝。突見從空中落下一個人來。天鵬舉目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二師兄梧桐子。天鵬見了。忙上前去行禮。問道。不知師兄從何處而來。致小弟有失迎迓。梧桐子道。賢弟不用客套。我們都是自己人。說着一起進了裏面。錢一青跟着進來獻茶。伍天鵬忙叫一青向梧桐子行了禮。說道。這是你三師伯。快上來向師伯叩見。一青見梧桐子從空中而下。曉得都是異人。因此心中着實羨慕。聽了此言。即上前來。向梧桐子叩見了。梧桐子即將一青在地下扶起。繼着將一青打量了一番。向伍天鵬說道。師弟這個師姪。是你幾時收來的。因何上次在葛仙嶺聚會之時。並未聽你道及。伍天鵬道。提起此事。是上次在萬家鎮收來的。是吾朋友的兒子。來此沒有多

時。到生得聰敏伶俐。上次我在葛嶺聚會之時。因時間匆忙。所以未向師兄道及。梧桐子道。觀此子舉止。將來必定不凡。吾弟宜好好教之。伍天鵬道。這就承師兄過獎了。將來看他的造化罷了。二人談過此語。伍天鵬又將在石門縣分別以後。又在河中遇汪道興之事。細細說了一遍。梧桐子道。此乃吾弟替天行道。似這般惡棍。正宜如此收拾他們。就是多結果幾個。也不妨的。伍天鵬道。小弟雖結果了他們。也是不得已。正常自懺悔。恐違了本心宗旨。妄傷生靈。徒增罪過。梧桐子道。吾弟多慮矣。若加害好人。便要獲罪。若收拾此輩萬惡的棍徒。正是我們行俠的本旨。吾弟何必介懷呢。談過此話以後。梧桐子便向伍天鵬說道。愚兄自與吾弟。在石門縣分別以後。次日即在路上。得了一個消息。聞說圓明二師兄。在常州一帶。後來我就到常州去探訪。誰知等愚兄趕到常州。圓明又到蘇州去了。愚兄又趕到蘇州。方知圓明在七寶鎮地方。愚兄本思一人去拿他。後來一想。圓明武藝劍術。俱在吾上。恐不是他的對手。徒然白白辛苦一趟。拿不住他。到也罷了。只怕還要吃他虧。本想去邀了大師兄二師兄。一想他二人。一則住在遠處。二則他二人素來行踪不定。只怕一時也找不着他們。我想還是住在近處。來

得便利。所以特地來約你。而且不能耽擱。若是遲了。只怕圓明又要上別處去了。若是錯過這一次的機會。只恐又不知要幾時。才訪到他的下落呢。伍天鵬聽了此言。向梧桐子道。原來師兄特爲着此事而來。且在此處用了飯。我們再去不遲。我想圓明。既在七寶地方。一時必定不會他去。我們二人。且在此商量一個計較。若至七寶。與他相見之時。便如何對付呢。原來梧桐子性氣剛強。是個爽快急燥的人。便向天鵬道。若見面之時。正不必與他答話。最好使他不知。就將他拿下。愚兄以爲這個較爲妥當。伍天鵬是個心氣和平緩進的人。聽了梧桐子此言。便道在吾兄之言。雖是有理。然而似覺過沒情意了。我想圓明雖然不好。我們對他總有同師之情。若叫一見面就將他擒下。日後被天下聞了。必定要譏我們二人的不是。沒有情義。在小弟之見。我們到了七寶。何妨先用善言。將他勸化一番。若他果有回心向善之意。不妨我們就在大師兄二師兄面前說個情。大家重修舊好。況且都是師弟兄。何必給人家說個自相殘害的罵名。小弟此言。不知師兄以爲如何。伍天鵬這番話。說得有情有理。當然不能說不好。只得道。愚弟此說話得亦有情理。愚兄亦非必定要與他爲難。只怕二師兄不肯聽從。徒然費

一番口舌。倘教他先下手時。設恐我二人一時防備不及。豈不反教吃了他的虧麼。伍天鵬道。他若一定不受勸時。我們先就警告他。若是他要向我們動手。這個錯處就在他。憑我們二人的力量。多少都夠對付他。何妨就將他拿下了。那時候我們再將大師兄二師兄找來。共同責罰他。或就將他結果了。免得破壞我們師弟兄的名譽。也是一個古人大義滅親之道。不知師兄以爲如何。梧桐子道。賢弟此說亦是。但我們到了七寶。再見機行事吧。二人商量已畢。這時候已將傍晚了。伍天鵬早已吩咐家人去辦了酒饌來。就在廳上坐下對飲。酒至半酣。各人都用了飯。又吩咐家人將碗盞收拾下去。獻了茶來。各人用了一盃茶。看看天色已晚。伍天鵬即預備打點着趕路。帶了隨身所用的一口寶刀。吩咐一青。好好看守門戶。到了二鼓之時。即與梧桐子就道趕路。離了伍家村。隨一路趕上大道。施展黑夜飛行之術。向蘇州而來。這日慢提。再說圓明這次。本想到葛嶺赴會。只因行在半路上。遇見一人。此人與裴占元乃是朋友。姓劉名笑山。亦是江湖一個好漢。那日在路中遇見裴占元。談及圓明的行踪。因劉笑山與圓明交情甚密。所以占元在笑山面前訪問圓明的下落。其實笑山如何肯講。因此笑山聽占

元聲氣頗得了一些消息。這次圓明到杭州葛嶺赴第二次聚會。偏在路上。又與劉笑山相遇。笑山因與圓明交情甚密。因此便將在裴占元面前。所得的一些消息。盡情給信與圓明。叫他萬萬不能到葛嶺去。這回若去聚會。只怕必定沒有好的結場。圓明曉得與笑山感情最密。必定不是虛言。事必有因。所以這次聚會。圓明就行在半路上停頓了。但心中還有點將信將疑。總是防備着一點爲妙。與笑山別了。卽一路向杭州來探聽消息。既不敢上葛嶺去赴會。當然沒處去探聽消息。況且這日在葛嶺聚會的時。候。又是極早極早。這最高的一峯頂之上。又是人跡不到的所在。清靜沒有遮掩。又何能前去潛聽。所以圓明這次到杭州。等於虛行。況且他們所議的事情。甚是機密。更無從探得。又不敢露出面來。曉得這幾位師弟兄。非比一班尋常的豪傑好漢可比。皆是來去無形的俠客。如何能瞞過他們眼內。只得在寂無人烟的地方。一人避了幾日。曉得幾位師弟兄。離了杭州。方才敢出來。但是心中異常昏悶。懷恨大師兄裴占元。不知他何故與我作對。從此以後。吾當各行其道。與他們道既不合。當然斷絕師弟兄的情分。如今若不是他們人多。吾必上葛嶺赴會。與他們決一勝負。占元這個狗輩。我與他

向來不合。這件事情想來都是他從中挑唆。日後不相見則已。若是給吾會見了。吾與他決一個高低。多少叫他曉得吾的利害才是。圓明一人思想既罷。在西湖游玩風景。也就擱了幾天。不想一日逛到斷橋下。却遇見一人。乃是蘇州七寶鎮上一個好漢。姓倪名子明。此人往日與圓明交情甚好。現在已有多年不會了。這時於無意中相見。真是出於意料之外。心中大喜。上前叫一聲倪大哥。別來無恙耶。倪子明將圓明一看。真是喜出望外。趕過來道。啊。嗚。我當是誰。原來是圓明哥。真是令人意想不到。我們一別六七年。信息不通。令小弟思想壞了。不知大哥今日因何也在此處。說着過來。一把拖住圓明的手說道。我們且到那邊去吃酒去。原來在那邊湖堤旁邊。却有一家酒店。倪子明拖了圓明。即行到那邊去。不多時跨進了酒店。酒保過來招呼道。二位爺就在這邊坐罷。說着就將外廂一張桌子抹去浮塵。圓明一看這個座位還好。可以向外看得。到湖上的景子。因此即與倪子明。就在座位上坐了下來。酒保拿上盃箸。然後又問道。二位爺用什麼美酒。倪子明道。只要擇最好的美酒。用四個碟子。切幾斤牛肉來便了。酒保答應一聲而下。沒多時酒保將酒菜一齊奉上。倪子明便與圓明二人坐着對酌。

圓明道倪大哥。近日因何有暇到西湖來游玩。想來必定境遇多佳。閑逸的緣故。倪子明不聽此言。到也罷了。一聞此言。不覺歎了一口氣道。大哥你如何知道。境界不艱窘。已是幸甚。如何還講得到佳妙。記得從前我們在江湖上行走的時候。還好過得。現在是非可前比。出來一班後輩。睜圓了兩隻狗眼。如何認得人。直將我們前一輩的英雄。視得半文不值。所以近日的境遇。那裏得閑逸。不氣惱已是夠了。倪子明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便不望下說了。圓明聽了此言。真是出於意料之外。本來是多時不見。今日在此一旦相遇。想吃個歡喜酒。誰知在無意之中。却引起他的心事。然而曉得倪子明胸中。總有不得已的隱憂。真是與我有同病相憐之情。朋友本有互相扶助之義務。倪子明平日與我的交情。也還不錯。我此時何不替他解脫解脫。也不枉平日大家結交一場。因此向倪子明問道。倪大哥小弟偶而談及兄的境遇。因何卽如此不樂。莫非有什麼隱憂在懷麼。倪子明又歎一口氣道。大哥你如何得知。現在既蒙如此垂問。小弟豈可隱瞞。況且我們又是最知己的朋友。有什麼談不得。方才却被你猜中了。小弟近日懷中。有一個最大的仇恨。一晌憂悶。總之此仇不報。於心不甘。說起此事甚長。好來

此類我們大家都是閑着沒事。何妨待小弟將這節事情慢慢的說與大哥知道。小弟此次到西湖來。本非閑情游玩。乃是訪一個朋友。提起此人來。也頗有一點聲名。姓馬名彪。是本處人氏。又是本處一個名師。王夢熊的高徒。可惜此人沒有家室。到處飄零。行跡不定。因此到杭州却沒有訪着他。小弟訪他。不因別事。因現在我們蘇州地方。出了一班狗輩。離小弟鎮上。只有十多里路。地方叫做楊家橋。就中有一個頭兒。也是當地人氏。姓楊。是家橋的巨戶。從前楊員外在日。是個善人。我們蘇州一帶人都曉得。不想楊員外死後。他兒子楊寶書。竟不繼父業。不知修名積善。却招一夥無賴。每與我們七寶鎮上人作難。其事實屬可惡。小弟實是氣他不過。隨派了幾個徒弟。去與他較量。怎奈那廝本領甚好。我的幾個小徒。全不是他的敵手。後來一探聽他們黨羽衆多。而且姓楊的結交天下名師。練的本領。竟在小弟之上。本想去與他較量一下。因念他們都是年輕無知的小輩。暫時就將心氣平下了。權且忍耐。想不到姓楊的肆無忌憚。現在竟將七寶鎮看作無人。起了一個混名。叫做楊七寶。實在就是蓋七寶。因再加上一個楊字。稱呼起來。不甚便利。所以就將蓋字從中取出。因此稱呼楊七寶。那時小弟聞

了此信。立即要去向姓楊的分個高低。後來再一想。現在姓楊的氣盛勢焰。若是草率而去。贏了也罷。要是輸了。豈不反叫人家見笑。必定要多邀幾人同去走走。但一時又想不起什麼有能爲的人。便想到本處王老師高徒馬彪。焉知跑了一個空。萬想不到在此處却遇見你。到也好了。現在你可幫我一臂之力。這件事情。你也推辭不脫。倪子明談到此處。倪子明便不再向下說。圓明說道。原來如這件事情。我准定幫助臂力。但不知道這姓楊的叫什麼名字。倪子明道。我忘了。說了多時。尙未將他名字說出來。提起這個狗輩。他父親單生他一子。名叫仲仁。今年才不過二十多歲。二人談到此處。圓明也將師弟兄要與他爲難的一番話。向倪子明說了。倪子明道。你們都是師弟兄。諒無什麼爲難。憑大哥的武藝。難道懼他們麼。不必放在心上。但只要暗暗提防點便了。以後何妨。不必與他們結交。若是沒有事。就在小弟家中住着。也是不妨。圓明道。既蒙不棄。小弟便到寶地去游玩一番。看那楊七寶是個何等樣人。多少叫他知道利害才是。兩人談談說說。天時已將傍晚。原來倪子明就住在湖邊一家客店內。因此邀圓明同到店中去用晚膳。圓明並不推辭。略將壺中酒。各人又飲了幾盃。隨起身會了酒帳。一

路而行。同到倪子明的住店。用了晚飯。倪子明又問道。圓明哥住在何處。圓明道就在城內一家王家店內。倪子明道。時已晚了。大哥若趕進去。很有一節路。何妨就在此處宿一夜吧。圓明本無行李等件。宿在城裏城外。都是一樣。隨答應了。二人又剪燭夜談。在西湖游了一二日。便一同回蘇州。由杭州到蘇州。並沒多日路程。所以行走快速。這日到了七寶鎮。倪子明手下一夥棍徒。聞得師傅從杭州邀了一個劍俠回來。個個鼓掌。真是歡喜不已。都到倪了明家中。拜見這位劍俠。與圓明都是灑沆一氣。不是東家請酒。便是西家赴宴。直將一個圓明。忙得不暇。在這七寶鎮上。早已鬧翻了過來。也有替楊七寶擔憂的。也有好奇的人。因向來沒有看過劍俠。不知這劍俠生得是個如何樣的人物。所以也有許多的人。特地偷着到倪子明家門前。觀看圓明。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衆無賴迎接劍俠 伍天鵬鏢傷惡棍

話說圓明與倪子明回到七寶鎮。只因倪子明手下一班無賴。替圓明洗塵。這一場熱鬧。早將七寶地方全鎮轟動。因此街坊上議論紛紛。那許多聞名的人。都要看看圓明。

究竟是何等樣的俠客。誰知一見了面。也不過是很平常的人。這些事情。都不要緊。却說楊家橋一班好漢。原不是壞人。只因在倪子明口中說出來。便覺得惡不可言。其實這篇文章。要反過來看。便知倪子明這班人。都是惡棍。楊七寶乃是楊家橋一個有名豪傑。結交天下名師。因此本領却在倪子明之上。曉得倪子明這夥棍徒。都是萬惡的人。自古英雄豪傑。都是當仁不讓。所以曾與倪子明鬪了一下。倪子明手下一班棍徒。都被楊七寶鬪敗了。楊七寶曉得倪子明。在外邊的聲勢很大。也不便過份與他爲難。只是不容倪子明手下的棍徒。到楊家橋去。然而這些棍徒。也不敢去。倪子明所以恨在懷。此番邀了圓明。本想就去與楊七寶爭鬪一番。只因手下一夥棍徒。熱鬧得異常利害。然而也不怕楊七寶飛到天上去。這個時候。却巧楊七寶不在家。出外訪友去了。七寶手下一班豪傑。得知此事。心中個個憤怒。恨不能立即就去將倪子明及圓明結果了。管他什麼劍俠不劍俠。後來只因楊七寶不在家。所以未能果行。圓明在倪子明家內。連日吃酒赴宴。熱鬧了幾日。漸漸又修養了數日。便預備到楊家橋去。後來一探聽。得知楊七寶不在家。圓明道管他在家不在家。且去將楊七寶平日聚在一夥的

小輩先去收拾了。倪子明聽了此言。很已爲然。且說倪子明手下有個徒弟。姓賀名義山。此人頗有機謀。隨在旁獻計道。師傅此計不可。徒弟有一言具告。想楊家橋一夥小輩。平日與我們作對。都是楊七寶一個人的主意。況且他是一個首領。自古道擒賊要擒首。現在楊七寶既不在家。正可不必去。我們多的日子已忍耐下了。何急在此一時。就是此刻將那一夥小輩去結果了。也沒有什麼稀罕。反是打草驚蛇。若教楊七寶在外得了信息。反而逃在外邊。無可奈何他。豈非無益。在小徒之見。不若且耐一時。等得楊七寶回了楊家橋。我們再去。那時一去而擒。豈非美麼。徒弟此計。不知師傅以爲如何。倪子明聽了此言。連連稱是。說道。賢徒此計果然在理。吾當依計而行。誰知楊七寶出外一去半月不回。這圓明住在倪子明家內。天天醉飲飽食。到也不覺寂寞。偏偏這個消息。却給梧桐子得知了。起先的時候。誤聽圓明在常州。後來再一探。方知是在蘇州。此時約了伍天鵬。一路而來。沒兩三日路程。二人已到蘇州。由蘇州到七寶。路不甚遠。曉得七寶地方。是個鄉鎮。若是有二三個客路人到了鎮上。當地的人。就容易入目。若一有了消息。反教圓明有了預備。只怕便有變動。因此梧桐子將這事與伍天鵬細

細商量了。還是在蘇州住了客店。乘了夜間無人得知。先到七寶鎮。暗中訪了實在。再作計較。二人議論已定。就在蘇州城外。一家順源客店住下。日間進城。在街坊觀看景緻。傍晚回到客店。用了晚飯。等得起二鼓。聽聽店中住客。以及小二等人。俱已睡靜。伍天鵬帶了寶刀。梧桐子也拿了隨身所用的單刀。將桌案上燈火吹滅。開了窗子。俱各出了窗外。落在一座矮屋上。卽施展飛行之術。向七寶鎮來。他們有劍術的人。行走起來。格外便利。不消多時。早已到了鎮上。梧桐子上次已訪得圓明。是住在倪子明家內。因此卽一路進了倪子明的宅內。二人正在尋找圓明的臥室。忽見屋脊上似飛的有一個黑影子過來。梧桐子看了想道奇怪了。這時屋上。那裏來的夜行人。一面想着。一面卽將天鵬一扯。原來伍天鵬也早已看見了。二人卽將身子落到屋簷下去。片刻之間。屋脊上的影子。早已飛行過去。梧桐子心中格外奇怪。原來倪子明家中的房屋甚多。前後共有七八進。這時二人尙在外邊一進。此時見這人趕向裏去。梧桐子與伍天鵬也起身上屋。預備跟着這人進去。誰知等得二人上屋。前面那人。已飛過兩間屋脊。在第三進屋內落下。便不見影跡。但見這人步法快速。身法輕巧。這一路飛行本領。

着實不凡。但不知是什麼人。二人便站在第二進屋上商量一番。伍天鵬道：看這人飛行輕捷。本領必定不凡。我想倪子明在當地是個首惡。況且這七寶鎮地方狹小。又非來往必要之道。有什麼夜行人敢進他的宅內。怕的就是倪子明本人。現在且不管他。我們過去看個實在再說。不知圓明尚在此處否。伍天鵬將這話說了。二人又向前行。方至第三進屋上。忽聽屋下一聲响。窗內突然跳出一個人來。二人吃了一驚。只當屋內已有了消息。不敢吐出劍光。即將身閃到第二進屋上去。伏在屋脊下觀看動靜。所好今夜天上沒有月光。就是相隔一屋之遙。對方一時也無從看見。二人才將身伏在屋脊下。只見第三進屋內。一聲吆喝。從窗內繼着又跳出一人。再看那先從窗內跳上屋的一人。正是方才從外面進來的那人身影彷彿。伍天鵬才知這人不是倪子明。這人跳上高屋。並不逃脫。在屋上執刀相待。看那後出窗的人。要上屋來。這人便舉手中剛刀。向着來人頭上一刀砍去。聽他嘴裏喝道：倪子明你且聽了。想你在蘇州一帶作惡多端。今夜老爺爺特來結果於你。替地方除害。且招架罷。那刀狠狠的砍去。誰知繼後上來這人。本領也不弱。身子一偏。已避過了。到了屋上。也以手中執的單刀。向那人

砍去。喝道：「你是何人，敢來行刺，豈不知我倪家的利害嗎？快快報上名來。」老爺刀下不傷無名之將。一面喝着，一面的刀直在那人攔腰砍得去。那人身法快速，身子一閃，也避過了。便用刀相還。喝道：「你問我麼？老爺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楊七寶的好友，姓馬名仁。聞得爾乃是一個作惡的棍徒，我楊大哥用好言勸你，誰知你近日在杭州請了一個什麼劍俠來，與我們作對，因此特地來要你的狗命。與我們楊大哥出氣，你快叫請來的劍俠出來，與我分個高低。」這人說明來由。倪子明方知來人，是與楊七寶是一黨。不覺格外惱怒不止。二人在屋上即戰在一起。沒有幾個回合，馬仁不是倪子明的對手。節節敗下，只得跳出圍外，回身逃走。這時屋內已有了消息。第二進屋內出來七八個大漢，點起燈球火把。伍天鵬與梧桐子在屋上也不得存身，只得閃身出了屋外。這時馬仁也早已出了屋外，隨一路落荒而逃。倪子明即在後率了七八個徒弟追趕。那圓明睡在第四進屋內，此時得了信，也在後面追來。伍天鵬却替馬仁捏了一把汗。曉得圓明的利害，只恐圓明趕到，馬仁便不得脫身。因此即暗中助了他一下。在懷中取出一枝金鏢，從暗處發了一鏢，却不偏不倚。一鏢正中倪子明的腿上。這一鏢若是

別人射擊。也沒有如此利害。今夜因在伍天鵬手內發出來。因比較他人要利害一層。只見一鏢擊中。倪子明卽跌仆在地。馬仁回身觀看。不知何故。尙思回身將爭明結果了再行。正在思想之際。忽見從樹林內出來一人。向馬仁悄悄喝道。你還不乘機行麼。少頃追兵一到。只怕便不及脫身了。馬仁不覺吃了一驚。回身看時。只見一個黑影子跳進樹內。又倏忽不見。心中明白。這人必定是個俠客。暗中助我。本想追尋。只見後面火光燭天。一夥惡徒。已追趕將近。只得聽了伍天鵬之言。轉身逃脫。須臾倪子明的一夥徒弟。與圓明追趕到來。只見倪子明跌仆在地。帮着將他扶起。只見倪子明咬緊了牙根。不能行動。圓明大驚。不知何故。還是子明的一個徒弟。來得眼睛尖利。在燈球火把光亮之下。看得明白。見他師傅腿上中了一鏢。拔出看時。圓明吃了一驚。暗稱奇怪。原來伍天鵬放的這鏢。名曰五行毒藥鏢。這一種藥鏢。甚是利害。無論什麼人。只要擊中。便立刻周身疼痛。不能行動。但此鏢現在江湖上。無論何一等人均無。此等藥鏢。只有一人有。卽是松江伍天鵬能製。但伍天鵬與我是師弟兄。況且伍天鵬爲人忠義。意慮和平。決絕不會來此處與我作對。再將金鏢拿在手中。仔細看了一看。只見鏢上有

幾個小字。寫着松江伍天鵬製。這一來可定準了。必是伍天鵬無疑。想其中必有緣故。或是聽信大師兄裴占元言語。特到此處來訪聽我的消息。亦未可知。想到此處。心中不禁痛恨裴占元不止。若日後相見。必定與他不得甘休。但此時救人要緊。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況且此時伍天鵬已去得沒有影響。到何處去尋找呢。不便追趕。隨吩咐倪子明手下衆徒弟。將倪子明抬了回家而去。那夥惡徒應命。即抬了倪子明一齊回到家內。這時候本鎮上是倪子明的徒弟。都得了信息。趕來問候。只見倪子明臥在舖上。昏迷不醒。個個吃驚。慌了手足。圓明道你們不用慌亂。反是碍事。現在慌是沒有用處。我這裏有個解救之法。你們各人趕緊去配了方子來。才是原來伍天鵬這枝毒藥鏢。是不輕易發放。若是射擊出來。任憑是什麼有名的豪傑。也無藥醫救。這張方子。只有他師兄弟五人得知。因此即開了解救配製的秘方。只要等得過了五鼓以後。便無法醫救了。這個時候。已有四鼓。即將五鼓。街坊藥店中的人。正睡得好夢方酣的時候。你到何處去配藥。這個就是倪子明虎勢如焰了。不問人家睡在好夢之中。就叫門進內。無論那一家店面。聞了是倪子明家派來的人。誰敢不配方。說一聲不是麼。所

以沒有多時。衆惡徒早將各種藥備齊。圓明就拿來分配了。外敷的外敷。內服的內服。該是惡棍惡貫未滿。命不該絕。沒多時胸前透起一口氣來。已有生望。傷痕上又出了許多毒血。只聽倪子明大叫一聲。喝道悶死我也。便蘇醒過來。倪子明手下一夥惡徒。個個歡喜。圓明道倪大哥不可勞神。此時尙未復元。宜調理一二日。方才無恙。倪子明那裏肯聽此話。身子一躍。已在舖上坐起。心中甚是明白。只見衆徒弟都在兩旁。曉得中的這一毒鏢。甚是利害。若不是圓明在此。只怕性命難保。因此向圓明致謝了一番。圓明道倪大哥不必放在心上。你我自己弟兄。如何談得到此層。你好好調養精神才是。倪子明道。承蒙大哥關懷。小弟此時痛苦已失。精神還好。諒來無妨了。我想馬仁與楊七寶既是朋友。此番來行刺。必定是受楊七寶之命。吾明日與他不得甘休。必到楊家橋去。將楊七寶平日相助爲惡的一夥小輩。必定殺他個寸草不留。此事尙請大哥助我一臂之力。圓明道這個小弟自當效力。此時且請稍稍靜養。待明早且作商量。諒那夥小輩。一時也逃不了。吾兄何必介懷。二人談過以後。倪子明便叫圓明去安睡。圓明亦恐在此徒勞。倪子明煩神。所以辭別。向第四進屋內安睡去了。圓明去後。倪子明

又打發各徒弟回家而去。叫他們明早再來。以便到楊家橋找楊七寶說話。報復一鏢之仇。衆徒弟答應去後。只留幾個心腹徒弟。在屋內伺候。倪子明調遣已畢。時已五鼓。沒有片刻。天色已明。隨將留在房中伺候的徒弟遣去安睡。自己也定心睡了一覺。直到了日將午的時候。各人才起。圓明到倪子明臥房內問候。今日子明已精神復元。只創痕未愈。各人用了午飯。本打算到楊家橋去。今早因子明火性稍退。創痕未愈。改定明日去。衆惡徒又散去。圓明在子明臥室內。閑談昨夜行刺的人。姓馬名仁。却不是伍天鵬。而且身形又不合。但那技金鏢。明明是伍天鵬之物。想伍天鵬與楊七寶素來不認識。決絕不會與楊七寶幫助。楊七寶與倪子明作難。況且伍天鵬與倪子明素無仇隙。他們又未不認識。所以思想到這層。却大費疑猜。誰知正在這個當口。忽見一個徒弟。在外進來。手中拿着一張貼子。笑嘻嘻的拿來遞與圓明手內說道。現在門外有人。特來拜見師伯。說要面晤。這張帖子。就是那來人叫小姪送進來的。不知師伯可認識此人麼。圓明將一張紅紙寫的名帖。接在手中看時。不由呆了一呆。半晌不語。這時倪子明坐在旁邊。看圓明這般模樣。心中不禁奇怪。便向圓明問道。大哥看了帖子。因何

這般發怔。不知來者是何人。圓明見問。便連連稱奇不止。隨將帖子遞與倪子明觀看。子明看時。只見一張紅帖上。有三個大字。乃是寫的梧桐子。倪子明雖與圓明是朋友。但從前不常聚會。因此他們師弟兄五人。其餘的四人。都未會過。並且他們的姓名。也不得知。便向圓明道。小弟看了這三個字。仍不明白。不知梧桐子乃是何人。圓明歎口氣道。上次我已與大哥說過。這梧桐子正是我的師弟。從前我們師弟兄。本甚相投。不料近來。被大師兄裴占元。從中唆弄。都意義不合。他們四人。合而爲一。與我作對。雖未反目。只怕今番來此。我們師弟兄要起干戈。倪子明聽了此言。方才明白。向圓明道。你們這一來不啻是同室操戈。我想可罷則罷。若他一定相逼時。不妨且與他較個長短。小弟當助臂力。圓明道。蒙大哥臂助。實所感激。且待小弟出去會了他。再說。隨別了子明出外。與梧桐子相見。圓明見梧桐子一人獨來。却不將他放在心上。各人施了一禮。圓明道。賢弟因何得知愚兄在此。梧桐子道。是那日在蘇州城外看見。因兄行得很快。所以沒有得見。那時小弟也有一點事情。因此未能追趕。後來得知師兄耽延在此處。是以前來拜望。不知師兄近來可好。圓明道。托賢弟之福。這一晌到還得過。說着便將

梧桐子迺了二人一同進內。在廳上坐下。倪家的僕役過來獻了茶。倪子明因傷痕未愈。不便見客。所以沒有出來相見。二人在廳上坐談了片刻。梧桐子道。小弟與師兄一別年餘。別後思念至今。未釋此處。乃在人家客地。未便一叙闊意。要邀師兄同去吃盃酒。不知師兄可肯賜光麼。圓明因梧桐子是一個人獨來。不將他放在心上。况且圓明平日性情倨傲。目空一世。隨滿口答應說道。愚兄也想同你去吃盃酒談談。誰知我還未出口。你已先說了。這樣說來。再好沒有說罷。隨起身同了梧桐子上街吃酒而去。且說倪子明雖在臥室內。未能出來。與梧桐子晤面。却外面消息。內裏盡知。因命人在外探聽之故。此時梧桐子與了圓明同出去吃酒。倪子明聽了這個消息。不禁替圓明捏了一把冷汗。喝道不好。我想梧桐子此來。必定不懷好意。不然因何即將圓明約了出去。只怕他們在酒店內。或是有何埋伏。吾不知就罷了。現在既已得知。豈可不去探個消息。以助一臂之力。隨打發了幾個心腹。暗暗跟在他們背後而去。這且慢表。再說梧桐子約圓明一路來到街坊。就在一家酒店內跨進。圓明抬頭看時。只見內廂已有一人赫然坐着。見了梧桐子。同了圓明進來。便起身迎接。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解。

第十一回 梧桐子酒店比劍 裴占元鋼鞭取勝

話說伍天鵬坐在酒店內。見了梧桐子。同圓明進店來。便起身迎接。但圓明肚內却吃了一驚。曉得梧桐子此來。必定不懷好意。或是受了裴占元什麼使命。特約吾到此有什麼話說。想伍天鵬所具本領。亦非吾的敵手。但憑他二人的力量。吾又何懼哉。既已來了。有何懼怕。吾當見機行事。他們若是看。在同師面上。吾亦不與他們傷情。若是不看情面。吾今日何妨先將他們二人結果了。以弱日後之敵。免得再叫裴占元將他們聯絡起來。與吾爲難。那時以吾一人之力。只恐不易對付呢。圓明一面打量着。一面同了梧桐子已進內廂。就與伍天鵬拱手見了。然後坐下。二人約略客套幾句。原來這家酒店。是七寶鎮上一家最大的酒店。名叫醉香居。圓明才到鎮上的時候。曾常常在此飲酒。況且這酒店的主人。與倪子明也是相交莫逆。姓黃名鼐鼎。也曾設宴請過圓明。所以店中酒保。都認識他。曉得他是個劍俠。誰不來把結他呢。真是一呼百諾。應酬周到。伍天鵬見圓明到來。早喚酒保。添上許多酒菜。大家把盞勸酒。吃到半酣。梧桐子便

開口向圓明說道。我們今日遠道來此。是無別意。一則大家會會。二則來有句很不中聽的話。意要將師兄規勸一番。想從前我們師弟兄五人下山的時候。曾立下誓言。當在世界上做番有功業的事情。安良除暴。以替天行道。總以為大家。可以實踐這個海枯石爛的誓言。焉想得到師兄下山以後。非但不能替天地間做一番事業。而且反勾結盜黨。甚至打家劫舍。做下許多造孽的事情。真是罪不容誅。這許多事情。非是惟於師兄的英名上不好聽。而且在我們面上也不好看。豈不違反當初設誓之言麼。梧桐子這幾句言語。本想勸化於他。誰知圓明聽了勃然大怒。推座而起道。今日我們弟兄相遇。本圖歡聚一場。誰知你們都是聽了大師兄之言。莫非到此要與我圓明作難麼。老實說我圓明不是低首下氣甘居人下的人。念你們大家都有同師之情。若不是這樣。今日當面欺負。我圓明豈肯輕易放你等過去麼。說罷在面前執起一個盃盞。向地下一擲。喝道我們師弟兄的情分。碎盃絕交。若以後再有人敢以某家事情道及。便視為仇敵。那個孟子落在地下。一聲响。破破碎裂。圓明憤然回身。離座而去。梧桐子看了圓明這般倨傲。非但不知改過。反擲盃與我們絕義。誠乃可惡。今日若不將他收拾。

日後不知橫行到無底。早已怒向心來。一聲大喝。已在鞘內拔出刀來。喝道圓明且休回去。須知來得去不得。今日既已割絕弟兄的情份。且分了高低。再要將你結果了。以與世間除害。喝罷也在座中躍起。圓明本來目空一世。聽了此言。早已怒不可遏。因沒有帶了兵器。隨反身在旁邊拿起一張櫪子。直在梧桐子頭上擲去。這一來已將四面的酒客。嚇得紛紛逃走。那許多酒保也嚇壞了。紛紛去躲避。這時醉香居內人聲大亂。也有許多酒客。沒有逃走。一個個都是生得濃眉大眼。在那裏捲袖攘臂。原來這許多人。都是倪子明派來探聽消息的。一見他們反臉。便深信倪子明有遠見。隨各人在懷間取出兵器。預備上前帮着圓明動手。可憐却將個掌櫃的嚇得直抖。一見這許多惡棍。都在這裏。曉得總有一場惡戰。忙派了幾個酒保。似飛的到店主家中去報信了。這且慢表。再說圓明。將一隻櫪子直在梧桐子頭上擊去。那梧桐子乃是一個俠客。這一種武器。那裏是他的心事。把手一伸。早已接住了。伍天鵬也趕上舉刀過來。與圓明交手。那座中一夥惡棍。也一擁過來。聲勢湧湧。喝道是什麼人。敢到此處來放勢。喝罷先將兵器遞給與了圓明。此時圓明手中拿了一口寶刀。如虎生翼。率了一夥惡棍。各用

兵器短刀鐵尺紛紛在二人身上砍去。二人全不懼怕。一若無事。伍天鵬戰住圓明。梧桐子將手中一口寶刀直殺得那一夥惡棍。亡命而逃。你想這一夥惡棍。那裏是梧桐子的敵手呢。一路逃奔。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逃走惟恐不前。梧桐子在後趕了一程。也不窮追。因恐天鵬不是圓明的敵手。隨捨了衆棍徒。回來幫助天鵬。以便擒拿圓明。這且慢表。再說伍天鵬戰住圓明。初以爲天鵬本領平常。誰知二人戰了二三十個回合。方知伍天鵬近來武藝大進。竟有贏不得他之勢。一想乘着梧桐子不在此處。不如且用劍術。將他結果了。以免棘手。打定主意。便將心神一定。早在口中吐出一道白光。如長虹一般。在空中繞了一匝。便向伍天鵬頭上飛來。伍天鵬並不慌忙。在口中早也吐出一道白光。也在空中繞了一繞。便向圓明吐的那道劍光飛去。只見兩把飛劍。在空中一來一往。鬪在一起。約有一個回合之時。伍天鵬的劍術。近來雖然猛進。然而根行一時總及不來圓明深遠。那吐出來的一道劍光。便慢慢縮短下去了。伍天鵬曉得根行及不來圓明。高低已分。不免心中擔憂。梧桐子又追趕棍徒去了。若再不來相助一臂之力。只恐眼前便有性命之憂。此時伍天鵬的劍光。在此一二個回合之間。由一

二丈長。而至一二尺短。真是危急萬分。若是比武藝。刀法。猶有迴避。逃走的後路。惟獨比試劍法一節。沒有迴避與逃走的能力。因爲這飛劍是隨意所及。不逃走猶可支持一時。一逃避便命不能逃。所以伍天鵬此時雖在最危急之時。猶只可勉力支持。以圖萬一。若等到劍光只剩一尺之時。便命不可保矣。所幸這個時候。梧桐子却在店外趕進來了。一見伍天鵬性命危急。這一嚇却非同小可。早在背後。大喝一聲。伍賢弟休得吃驚。待我梧桐子來也。梧桐子這一喝。果將圓明心神擾亂。這伍天鵬的劍光。乘間就逼進一二尺。圓明即將心神鎮定。梧桐子也在口中吐出白光一道。這時三把飛劍。戰在一起。因此伍天鵬便占勝了一點。真是聚精會神。各不相讓。高低勝負。都在呼吸之中。梧桐子劍術雖好。怎奈圓明根行深遠。力鬪二人。對付裕如。三個人的劍術戰在空中。各不相下。不分高低勝敗。梧桐子見勝不了圓明。心中實是擔憂。恐那夥棍徒再來擾亂。便要失敗。話說正在此際。店外却來了一個救星。却正是大師兄裴占元。跨進店內。便趕到裡廂。跳在院子內。喝道。圓明平日在外造孽。今日還敢欺負師弟兄麼。真是胆大如天。世理不容。卽在懷中取出一件兵器。這件兵器。甚是利害。名曰混天鞭。只

有二尺多長。乃是純鋼煉就。收攝來可以放於懷內。這鞭上有一百另八根鋼齒釘。所以名曰混天鞭。若是用起來異常利害。無論一等的好漢。也經不起打。若是遭這鋼鞭擊住了。立刻便血肉模糊。這時裴占元。在懷中取了出來。將他放開。圓明一見。不由吃了一驚。素來曉得這件兵器的利害。但無以為禦。真是上下為難了。若是顧上面的飛劍。只怕底下免不了鋼鞭。若是顧了底下的鋼鞭。上面又有飛劍利害。但底下的鋼鞭。只不過皮肉吃苦。尚無性命進出。若是顧了底下的鋼鞭。只怕上面的飛劍一落下時。眼見便有性命進出。因此打定主意。只得且顧了上面的飛劍。全神貫注。不敢稍怠。底下身上的皮肉。也只好暫時且挨一下子痛苦了。因此裴占元。將一根混元鋼鞭。直在圓明身上。很很的痛鞭了幾下。只將個圓明打得眼內冒火。被裴占元連鞭兩下。圓明早已痛不能忍。是擊住的地方。已血肉模糊。裴占元第三下執了鞭子。便在圓明的腦後直擊得來。圓明看在眼內。遭一個驚嚇。却吃得非同小可。若是教他擊中了。如何還想活命。因此只得收了劍光。回身逃走。只是飛劍這個為物。非比別的兵器。不見血不肯回去。你想圓明如何得逃走呢。隨將舌尖咬破。向着空中兩把飛劍噴了一口血。將

身一閃。躲在那院子旁邊一顆大樹之下。二人的飛劍。却將一顆數丈高的大樹。斬了下來。但聽一聲巨响。如山震一樣。大樹倒在地下。圓明却乘此逃脫而去。圓明就這點矯捷。移花接木功夫。若是換一人。萬萬都來不及。就是裴占元看了。心中未嘗不感歎。可惜不歸正道。圓明既去。伍天鵬與梧桐子也收了劍術。這時酒店內的人。逃得一個不餘。三位俠客。也就借了劍光而去。影跡不見。不多時。倪子明親自帶了許多棍徒趕來。預備幫助圓明。擒拿梧桐子等人。誰知趕到醉香居。只見店內已逃得人影沒有。就是圓明梧桐子等人。也不知去向。過了片刻。店主人黃鼐鼎。也帶了許多打手趕來。却與倪子明相晤。仍將酒保等招集攏來。內中有一二個胆大好奇的人。却躲在暗中觀看。便將所見一切。向眾人說了一遍。倪子明方才曉得。圓明已給梧桐子等人戰敗逃去。但心中恨恨。正如失了兩臂。仇恨未報。知友已去。白白費了一番辛勞。只得與黃鼐鼎拱手作別。率了衆棍徒回去。只好日後再訪圓明的消息。黃鼐鼎命酒保等在店堂內檢點一切。還好尙無損壞。只碎去幾只盃盞。將店內略打掃了。仍然開市。黃鼐鼎只得帶了衆打手。仍一路回家而去。誰知醉香居。經了這樣一來。店內生涯格外忙碌。沒

有片時。早已熱鬧得沒有坐位。你道是什麼緣故。原來不費多解。因圓明在七寶鎮上。人都知他是個劍俠。所以人都要見見他是個何等樣人。稱爲奇事。今天竟有三個劍俠。在此比試。自然是格外最奇罕的事了。因此凡聞信的人。都要來聽聽消息。連得醉香居門外。都是三五成羣的談論此事。這一來醉香居的店名。比從前格外又响了多。少。生意也比往日熱鬧。黃鶯鼎經了如此一番事後。不啻發了一注小小的財氣。這是閑話不提。再說伍天鵬。裴占元。梧桐子三位俠客。離了醉香居。卽一路奔向蘇州。在客店內耽擱一日。伍天鵬要邀裴占元。梧桐子。同到松江游玩幾日。梧桐子道。愚兄不能奉陪了。現在尙要到北道上拜會幾個朋友。順便到京裏去走走。只好改日再到府上拜望。向老伯母請安。裴占元道。我亦要到別處而去。此番不能送賢弟回去。實是歎甚。天鵬見二人俱執意甚堅。只得向二人先行告別。會了店帳。一人自回松江而去。裴占元亦與梧桐子分別。裴占元沒有一定行踪。這且慢表。伍天鵬沒有多日。也回了松江。在家侍奉母親。且說梧桐子是個性情豪爽的俠客。生得滿身是胆。到處行俠。而且具了一身本領。誰人敢敵。那日自從在蘇州。與伍天鵬等分別以後。卽一路進京。到處游

玩。拜訪朋友。真是光陰快速。忽忽之間。已是寒天。這個時光。約在十一月裏。梧桐子行到山東。荏平縣地界。在路上蒙朋友贈了一匹馬。借以代步。正可緩緩而行。以觀冬日景緻。這日行到荏平縣。已是天晚。日間大雪。到晚來雪猶未止。至午夜的時候。大雪才住。空中忽放出一輪明月來了。真是一遍銀世界。經了這個月色照着。就格外來得有景緻。梧桐子這時候。猶在路上。緩緩的騎了馬趕路。賞了這個雪景。真是不易多逢。胸襟盡滌。四面靜悄悄的。寂無人聲。又趕了一二里。漸漸將近村鎮。行在一家村子上。忽聽有廝鬪之聲。心中思想奇怪了。如此寒夜。這樣大雪以後。那裏來的鬪毆的聲音呢。便沿了這聲。尋訪而去。上前沒幾步路。只聽這聲音。是由西旁邊一座院牆內出來的。梧桐子即在馬上跳下。將馬拴在一顆大樹下。便行去觀看。將身悄悄躍在院牆上。在這月色之下。看得清楚。只見院子內。有六七個大漢。圍住一個年在五十歲左右的人。在那廝殺械鬪。這必是仇讎尋仇無疑。怕那許多大漢不是好人。看來這年老的人。不是他們的敵手呢。我不來既罷。現在既然看見。焉有見仁不爲的道理呢。看來這年老的。想必與吾有緣。何妨待吾下去。問個明白。以助他一臂之力。打定主意。在上大喝一

聲下去。喝道是什麼人。敢夜深如此。在此械鬪麼。待吾來也。隨持刀到了牆院裏面。那年老的聽了格外吃驚。只當是與這夥大漢。都是一起的人。那許多大漢。只當是與那年老的是一起的人。因此有兩個大漢。便捨了年老的。持刀執棍。湧湧的趕來。向梧桐子戰鬪。梧桐子看了。哈哈大笑。喝道難得。原來你們是仗着以多欺寡麼。喝罷便拔刀相還。上來這兩個漢子。與梧桐子戰鬪沒有一個照面。只見梧桐子在手中將寶刀一幌。對方兩個漢子。便如渴驢奔泉樣的直撲來。梧桐子看了。並不慌忙。說時遲那時快。一個漢子在迎面過來。梧桐子將身一側。順勢用肘擊了那漢一下。那漢慌不及防。早已擊中。向後直跌的過去。約有一丈多遠。那裏想立得住脚。直撞在院牆壁下。跌仆在地。頭破血流。暈倒在地。還有一個漢子在側面。似飛過來。梧桐子却不閃避。見那漢的鐵棍擊下。只將手中寶刀。向着砍來的鐵棍一格。只聽一聲巨响。寶刀與鐵棍碰在一起。火星迸裂。將那漢又震得虎口迸裂。方要退避。却被梧桐子就勢飛起一腿。那漢也跌出丈餘多遠。碰在一顆大樹下。手臂震裂。疼痛不起。那邊尚有四五個漢子。隨一齊捨了老年者。俱飛奔向梧桐子這裏趕來。爲頭一個。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巨口大

顯。面色黑中發紫。手中執了一根三截棍。趕着過來喝道。你是何人。胆敢打了吾友。我豈肯與你甘休。喝罷。便將三截棍一擺。直在梧桐子頭上擊下。兩旁邊也有三四個大漢。跟着上來。梧桐子並不慌忙。先對付了迎面執棍的一人。閃過一棍。隨用個水中取月之勢。早將舞棍的這人一把擒在手中。便執了他在手中對付其餘兩旁的漢子。可憐這漢子。被梧桐子執在手內。疼痛難忍。只得喝退了衆人。求饒道。請好漢饒命。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好漢到來。多多得罪。尚祈恕小人初次。下回不敢了。那兩旁其餘的漢子。見梧桐子有如此利害。豈不懼怕。正在進退兩難之時。見爲首的人吩咐。隨乘機一齊跪在地下。向梧桐子求饒。梧桐子也未知他們誰是誰非。是一回什麼事情。因此不便。就將這夥漢子。加以重懲。隨在手內。將執棍的大漢放下。那老者便過來。向梧桐子叩謝解救之恩。梧桐子急將年老的在地下扶起。詢問這番事情。你道他們爲何深夜雪寒在此械鬪。原來其中有個緣故。這位年老者姓李名天然。是江南常州府人氏。自幼生長在北邊。他父親在日。是走鏢爲業。並且在江湖上甚有英名。外號人稱神拳將。因頗有武藝。一人可敵數十人。全無怯態。生下一子。就是這位老者李天然。但神

拳將在日。在北路上很撐下一點家產。而且李天然在北路上。也習俗慣了。所以仍住在北邊。子繼父業。以走鏢爲業。李天然秉性剛烈。與了那江湖上許多好漢。所見各別。因此全無結合。賴了一身武藝。在江湖走鏢。所用兩柄鉄鎚。有萬夫不當之勇。因此江湖上有許多好漢。曉得他的皮氣。且懼他武藝。多不與他爲難。見了是李天然的鏢號。子。却暗暗回避。李天然更借此撐下了許多產業。較從前勝過十倍。有一日李天然走鏢至歷城縣。只見荒山下有幾個盜寇。打劫路人的行囊。那路人苦苦哀求。一夥盜寇仍不肯放行。李天然是個剛強爽烈的漢子。見了這般盜寇。惡劣的行爲。實在可惱。因此上前。就將那夥盜寇痛擊一頓。那夥盜寇。因力不能敵。只得棄了所劫獲的行囊。相率而逃。爲首一盜。又被李天然用鉄鎚痛擊了幾下。隨含恨而去。原來這夥盜寇。是歷城縣地界。青峯山的一夥山寇。爲首一位姓謝名忠。就是方才那個身長八尺。闊口巨颧。被梧桐子執住的那人。當時逃回山中。曉得這位用鉄鎚的。乃是李天然。心中想了一想。實是氣憤。罵了一聲李天然。你既在江湖上走鏢。就不該仗了自己的本領。與我們爲難。這一鎚之恨。是要報的。隨將此事與好幾個朋友商量了。是江湖的好漢。都切

恨李天然。恨不能立刻就去找住了李天然。大家將他結果了。以洩仇恨。因此之故。都慫恿謝忠。決意去報仇。謝忠在山上。苦心練習功夫一年。那日在路上。又與李天然相遇。二人就較量了一回。李天然也怕那夥山寇要來報仇。所以每日有了餘暇。都是練習功夫。這回謝忠與李天然比較。仍是吃了敗仗回去。只一恨就遍走天涯。求訪名師。要報仇恨。此事忽忽已有多年。現在李天然已年老歇業。將所攆來的錢財。就在荏平縣地方。造了許多房屋田產。以娛晚年。膝下只有六歲一個兒子。李天然今年已五十多了。得子甚遲。近年因年歲高大。曾亦自悔。早年在江湖上的孟浪情形。所以每有江湖上的朋友。或素不相識的人。凡來告貸者。無不解囊慨助。正是悔心改過。以冀安居晚景。誰知事隔多年。這一日謝忠。在外學成回來。思圖報仇。一探聽李天然已積資家居。想起自己含恨在外。飄蕩零丁。感受異鄉的苦處。真是惱不甚惱。便決定找李天然報仇。也有近來曾受李天然接濟過的。許多好漢。在旁勸止的。然而謝忠如何肯聽。邀了一二知己。回到青峰山。大小頭目。見了寨主遠別回來。自然歡欣異常。設宴與寨主洗塵。謝忠與青峰山一別數年。此時回來。見寨中各事治得井井有條。紊而不亂。也是

歡喜。大家吃了叙別酒。又過了兩天。只見天公便降下大雪來了。他們練武藝的人。多不怕寒。這日與了二三知己。及寨中幾個頭目下山。向荏平縣而來。一路趕到荏平縣。大家皆曉得李天然。現在雖有了幾歲年紀。然而他的本領。似又未必稱老。衰敗不敵。大家約定。不若還是夜間前去。乘他不備。就將他結果了。豈非報了大仇。因此謝忠。即乘了雪夜最寒的一夜。到李天然家行刺。時將三鼓。李天然果然睡了。他們幾條好漢。都有飛牆越壁的本領。行在屋上。全無聲息。但是謝忠。尙是第一次到李天然家內。又不知李天然住在那間屋內。况且這裏的房屋。又寬又大。所以頗費尋找。又恐屋下有消息。反事不能成。就因此各人在屋上飛來飛去。四處探望。誰知這樣一來。正是李天然命不該絕。這個時候。已在臥室內一覺睡醒。忽聽屋上有夜行人的聲息。不愧是個久慣江湖的老英雄。心中一想不好。想自己在少年的時候。於盜寇之中。結下的仇怨也不少。此時聽得屋上飛行的聲音。却非一人二人的脚步。只怕來的人甚多呢。自古道冤仇宜解不宜結。事不有因焉有果。想來這許多事情。都是少年時候的孟浪。不是。此刻屋上既有仇人。屋內豈可無防。早在臥舖上悄悄翻身起來。下了床舖。便在牆

上將掛着平生所用的寶刀取下。才將寶刀執在手中。方回身轉來。只見迎面窗門啓處。早從外面進來一個大漢。落進屋內。便直奔床前。其勢甚兇。所好此時房內沒有燈火。李天然急將身子閃在暗處。但見大漢在床前撲了一個空。喝聲奇怪。便在懷中取出千里火。在四面亮了一亮。這時便看見李天然。閃身在桌案旁邊。李天然亦將來人觀看。原來並不認識。二人一照面。便各趕上。以刀直砍。李天然一想。他們今夜來人甚多。若是在屋內交戰。不得轉輾。不如且到屋外去。比較屋內來得寬闊。因此飛起一腿。將大漢踢倒在地。正想從窗中跳出外去。方要舉步。只見從屋上又有一人落進窗來。李天然一想不好。看從此出去。外面的人正多呢。原來東旁邊也有一個窗子。窗外就是一座空院子。若在空院中去與他們交手。到來得便利。打定主意。隨飛起一腿。將窗門推開。縱身跳出窗外去。落在院中。只見方才趕進屋的大漢。也從屋內趕出窗外來。這時院子內地下積雪數寸。李天然身上雖穿的一身臥衣單薄。到也不覺寒冷。天上月色明亮。李天然在月光下。將來人觀看。只見也不認識。便喝道。你是何人。敢深夜前來行刺。想我李某。與你並無仇隙。且並不相識。想是受了人家使命而來。還是快快回

去。免得自尋煩惱。徒找苦吃。李天然想開導於他。誰知來人聽了此語。便勃然而怒。不答一言。舉刀過來。在李天然頭上便是一刀。很很的砍下。李天然將身一偏。避過一刀。隨也舉刀相還。李天然不愧是個有名英雄。與那漢沒有一個照面。早已飛起一腿。將大漢跌倒在地。這個大漢。跌倒在地。只見方才在屋內跌倒的那個大漢。也在屋內跳了出來。李天然正要上前去交手。早見屋上也跳下四五個大漢。這時李天然只好拚了一條老命。與他們較一勝負。從屋面上落下來的人數。中有一個爲首的。身長八尺。闊口巨顙。手執一根三截棍。向李天然喝道。猶認識那年在山林下。受爾鞭鎚的謝某否。原來這事已隔多年。李天然一時那裏想得起來。但辨其音視其貌。甚似相識。却一時想不起來。便道爾是何人。既已來此。何不明示。謝忠便將前事說了一遍。李天然方才大悟。便向謝忠說道。不是仁兄提及。小弟幾已忘懷了。但這件事情。都是小弟在那年輕時候的孟浪。此事到現在思想起來。猶時時自悔。如仁兄若能見恕。自當負荆請罪。謝忠聞了此言。不由冷笑一聲說道。只怕沒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在當年閣下年壯力強的時候。恣意凌人。到現在年老力衰之時。見了深仇巨敵。鼓起如蠶之舌。難道就

想一言而蔽之麼。請招架吧。將一根三截棍。便直在李天然頭上擊去。李天然見謝忠徒持勇取勝。不覺勃然怒興。側身避過一棍。便以刀相還。喝道謝忠。莫徒持勇氣。自取滅亡。謝忠聽了此言。格外大怒不止。隨憤憤與李天然戰在一起。只見謝忠力戰李天然。全無懼色。武藝較前大有進步。往日謝忠與李天然不能戰一個回合。此時李天然竟不是謝忠的敵手。一來大概是李天然年老力衰的緣故。二來謝忠近來武藝大進。可見世上的事情。只要人有恒心。無有辦不成的事。俗說有句話說。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此話誠不虛言。李天然與謝忠相持。戰了一二個回合。已是虛汗盈盈。力不能支。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報仇隙夜攻好漢 訪豪傑拜別衆友

話說李天然與謝忠戰了一二個回合。便覺虛汗盈盈。力不能支。只得拚出了死力。以與謝忠抵敵。那旁邊站着的許多大漢。恐相搏過久。室中又有助手出來。不免碍事。所以各人都丟個眼色。一齊都上前。舉了兵器。幫助謝忠。以便及早將李天然結果。報了大仇。以了心恨。這一來却叫李天然何以拒敵呢。因此一條老命。可算危險極了。但李

天然平生雖然性氣剛烈。還好尙無造孽罪過的事情。所以事多逢凶化吉。却在此時。偏偏遇了一個俠客。雪夜至此。替天然解了這個圍。真是恩同再造。又將謝忠制服了。謝忠方才信服。天地之下。不可徒仗了一人的意氣。以睥睨一世。以爲世人莫敵。須知能人之上。還有能人。梧桐子將這番事情。仔細詢問。方才澈底明白。不能庇護誰人。但其中各有因緣。只得與他們解難排紛。和了解了事。以後不得相爭。謝忠因懼梧桐子武藝。不敢不聽從。隨率了同來的一夥漢子。告辭而去。梧桐子也不來款留他們。且說謝忠率了衆好漢去後。李天然便邀梧桐子進屋內獻茶。梧桐子因李天然乃是豪爽之輩。並不推辭。同了天然進屋。只見屋內陳設齊整。李天然家中。除了一妻一子而外。並無至親。其餘只不過奴僕而已。也有六七人。這時屋內早已燈火俱明。如白晝一樣。原來李天然在空院內。與謝忠械鬪之時。屋內早有所聞。但不敢出外而矣。李天然妻子年歲尙輕。因李天然雖少擁巨產。乃立志甚堅。不肯早娶。因要練功。至四十而娶。李天然雖年過五十歲。夫婦伉儷。亦只十餘年耳。其妻余氏。今年亦不過三十多歲。頗有姿色。且秉性賢淑。乃是本處人氏。此時梧桐子與李天然進屋。只見余氏抱了幼子涕

泣方止。李天然看了，也有悽色，略加安慰，便命余氏向梧桐子叩見，又將幼子叩見了。梧桐子拜謝救父之恩，梧桐子連連還禮。相見以後，余氏抱了幼子，又向梧桐子行了禮。自回臥房而去。李天然卽與梧桐子到自已臥室內，秉燭而談，命僕奴煮了茶來。然後又吩咐他們自己去安睡。還且不提，且說李天然與梧桐子坐談至天明方止。梧桐子想起尙有一匹坐騎，拴在院牆外一顆大樹之下，天然便喚了僕役，將馬牽了，在馬棚內去喂草。二人覺得身子有點倦了，便在天然臥房內另放了床鋪，各人安睡。直至日午時，二人方才起身。梧桐子此回上京，本無緩急，因此到處耽擱，因與李天然甚談得來，便在李天然家中住了幾日，真是與君一夜談，勝讀十年書。從此二人結爲契友。梧桐子道：吾在此忽忽已有多日，蒙兄款待，心甚感激。今弟尙須至京中訪友，以後那謝忠諒不敢再來，我們等得出京時再會吧。李天然見梧桐子要別去，如何肯放行，再三慰留。見梧桐子執意甚堅，因此只得又款留了一二日，便設了饌行酒，大家握別。梧桐子卽打馬揚鞭而去。李天然立在門外送別，只見梧桐子的馬似飛而去，及至影杳塵散，方才牽了妻兒，反身回家。可見李天然與梧桐子感激之深，不容諱言。那夜謝忠又

吃了敗仗回去。心中恨恨。尙有再到李天然家中。找尋梧桐子洩恨之心。但恨自己本領不及人。後來再探聽了一回。方知梧桐子乃是當今的一位劍俠。這劍俠的利害。却非等閑人可以敵得。因此才死心塌地。將這個報仇之心。丟去了。這且慢表。再說倪子明。自從那日。梧桐子等在醉香居逼走圓明以後。心中悶悶。要到楊家橋報仇之事。早已等於夢想。恨恨不已。那楊七寶在外回來。便聽得醉香居鬪劍一事。而且馬仁到倪家行刺。也吃了敗仗回來。心想倪子明這個狗輩。實是包藏禍心之人。一味與楊家橋的人作難。興風起浪。實是一個萬惡之人。此次圓明不教人家逼走。我楊家橋的人。一定要吃他的虧。這件事情。實是忍無可忍。不若及早去將倪子明趕出七寶鎮。也是替一方除害。只要倪子明一走。那些狐羣狗黨。就作不起威來了。楊七寶當時將這番主張打定以後。便招集平日手下一班弟兄。將這件事情。大家商量一番。原來是楊七寶手下一班好漢。個個皆是俠腸義胆。聽了此言。無不讚許。皆摩拳擦掌的說道。吾兄若能替七寶鎮做這番義務。我等個個皆願幫同。吾兄出一番死力。非將他手下一班狗黨。誅戮殆盡。豈肯作罷。這一日議了此事以後。誰知作事不秘。消息早傳到七寶鎮。倪

子明耳內。倪子明拍案大怒。喝道。楊七賢這個小子。真是愈過愈狂。今我不去作難他。難道他竟敢來作難吾麼。只怕他是自取滅亡。今不將楊家橋一夥小輩。勦滅盡淨。誓不爲人。倪子明在家喝罵了一番。猶餘怒未盡。立即招集了無數小輩。及一班無賴惡棍。在家聚了一個會議。約定明晚初鼓。在倪子明家內聚集。二鼓起行。一齊殺到楊家橋。將一夥小輩。殺他一個尿屁直流。方教他們曉得我們倪子明方面的人。豈是好惹的。爲最要緊。將楊七賢擒住了。以除首害。豈非好麼。這日聚議之後。倪子明心中才稍息餘怒。衆無賴大家散去。一日無話。到了次晚初鼓時候。衆無賴各帶兵器。都來倪子明家中聚會。約有數百號人。真是濟濟一堂。人聲嘈雜。聲勢煊赫。刀槍鮮明。倪子明家中燈光。爛燦。如同白晝。大家都吃過了酒宴。到了二鼓時分。但聽一聲吆喝。即點了燈球火把。一齊向楊家橋浩浩蕩蕩而去。這一來。真是楊家橋的百姓。該要遭難。在睡夢之中。那裏曉得。倪子明身騎高馬。手執一根銀花槍。儼然有萬夫不當之勇。在前領路。衆無賴俱步隨在後。啣枚而行。不多時。趕到楊家橋。其聲如渴驢奔泉。有如百萬兵馬。在門前經過者。其勢奔騰。這一遍聲浪喧闐耳鼓。早將楊家橋一方遠近人家。都在夢

中驚醒。誰敢出外。都在門縫內觀望。方知是七寶地方的棍徒。乘着深夜無人。特地去向楊七寶尋仇的話。說這個時候。楊七寶已在家中得信。這一來却是出於意外。沒有準備。只得在慌忙失亂之中起身。拿了平日所用的寶刀。預備出外迎敵。吩咐家中妻屬。各去躲避。所好楊七寶家門左近。住的朋友不少。這時大家俱在驚夢中聚集攏來。各人都執了兵器等候。過不多時。只聽一陣喧嚷。火光燭天。原來那夥無賴。已經蜂擁而來。爲頭一人。坐在馬上。頭戴英雄巾。身穿一件團花戰袍。手執銀花槍。拍馬而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七寶鎮首惡倪子明。楊七寶看了大怒。喝道。倪子明你屢次與吾楊七寶作難。吾皆寬宏大量。不與你這惡奴較量。上次你又邀了什麼劍俠。要來計算楊某。不想天網恢恢。事未諧。邀來的劍俠。已給人家戰敗逃了。豈不可笑可羞。楊某此次訪友回來。本要到七寶將你滅誅。以爲一方除害。不想你竟自來送死。誠是自不量力。不要走。且過來受死。楊七寶喝罷。正要舉刀上前。這時倪子明在馬上見了楊七寶。已眼中生烟。鼻內冒火。恨不能立刻過去。將楊七寶結果性命。更聽了他這一番羞辱之言。格外怒不可遏。早將手中銀花槍一提。拍馬過去。一槍直在楊七寶喉下刺去。楊七

寶見了大怒。將身一閃。避過一槍。轉身也舉刀相還。一個在馬上。一個在馬下。二人一來一往。卽戰住一起。這時兩旁衆無賴。也想上前助戰。以圖及早。且將楊七寶結果了事。誰知楊七寶。這時身旁的好漢。也着實不少。隨也上前。帮着大戰。與了衆無賴。各人捉對了廝殺。這一遍喊聲。振動天地。原來倪子明手下一夥無賴。原本是烏合之衆。皆是無惡不作的棍徒。此時見楊家橋一方。經了如此一場惡戰。好似一缸混水。無從再辦清濁。隨也有從中乘機縱火盜劫的。倏時火光四起。喊聲震地。可憐這一鄉的人民。遭此無妄之災。真是怨聲遍野。也有怨及楊七寶的。不該與這夥惡徒結了深仇。以致鄉人遭難。也有痛恨倪子明的。既與楊七寶爲難。就不該累及旁人。總之似這般惡棍。一日不除。我們七寶鎮遠近一方。不得安甯。一時紛紛議論不一。這事表過不提。再說楊七寶手下一夥好漢。同心殺賊。與一夥無賴捉對的廝殺。這夥無賴。究竟是烏合之衆。那裏肯拚命。沒有多時。早被楊七寶這方的人。殺得大敗而逃。自古道兵敗如山倒。隨一敗百敗。皆各顧性命。紛竄逃走了。這時倪子明。拚命與楊七寶殺在一起。各不分勝負。見了衆棍徒皆逃奔無遺。心中又是怒又是氣。那裏還有心思戀戰。只得也虛

幌一槍。撥回馬頭逃走。楊七寶焉肯輕易捨去。隨牽了衆好漢。在後追趕。倪子明且戰且逃。却被楊七寶放了一鏢。不偏不倚。正在倪子明肩背之上。隨負鏢逃去。楊七寶因鄉市上火勢未熄。要緊前往撲滅。隨不窮追。帶了衆好漢。一路回來。將鄉市上餘火撲滅了。天色已明。整整鬧了一夜。總計焚劫者七八處。盜失者十餘家。損失數千金。楊七寶皆如數賠償其值。鄉人無不頌其德。此事表過不提。且說楊七寶。其時幫同鄉人。將火勢撲滅以後。與各好漢分別回家。田舍等却絲毫未損。妻屬等已安然回家。各相慶慰。痛恨倪子明不已。但夜來已達旦未眠。此時精神疲乏。閉門安睡。至將午起身。此時左右四隣。皆來慶慰。楊七寶也向鄰人安慰致謝。略伸歉意。少時衆好漢又來。楊七寶在家設宴款待。與衆弟兄慰勞。昨夜衆好漢。與倪子明手下一夥無賴廝殺多時。這方面的人。却全無損傷。而衆無賴俱有受傷逃去者甚多。所以衆弟兄在此聚宴欣欣。然皆有喜色。大家酒至半酣。楊七寶忽起座向衆弟兄說道。昨夜我們雖將倪賊擊回。但大患不除。必有隱憂。料定倪賊。此次遭痛擊而回。元氣已傷。目前雖不敢再來。然終久俱是大患。今在愚兄之計。思乘間再到各處。邀請幾個有名好漢來。幫同將倪賊結果。

了。以安一鄉。不知衆弟兄以此言爲如何。衆人道此計雖好。但大哥回鄉未久。此時又要出外。未免辛苦過甚。不若且在家中安居幾時。再去不遲。楊七寶道。承衆位美意。是愛惜愚兄。殊不知隱憂在心。雖坐臥亦不安。只要大患剪除。雖勞猶逸。況且此時急不可緩。恐倪賊一旦羽翼豐滿。便悔之不及矣。衆人聽了楊七寶此言。頗有至理。隨默無一言。但問道不知大哥幾時首途。楊七寶道。事不宜遲。愚兄思明後日即思成行矣。衆人道。明後日成行。未免過速。不若再遲一。二日。讓弟等也可稍治粗饌。聊伸敬意。與大哥饒行。此事無論如何。萬不能却。楊七寶見衆人誠意慰留。便不得拂了衆弟兄的意思。只得答應再緩一天。是日酒席散後。各人回家。次日衆弟兄大家議定。共分兩日。宴請楊七寶。第三日乃是本處四鄉隣。與楊爺饒行。所以楊七寶。接連忙了三日。臨行之時。楊七寶吃了酒。向各人致了謝意。回家別了妻屬。即行趕路。衆弟兄與了四鄉隣人送出數里之外。才依依而別。各人回家。楊七寶荒烟趕路。即奔向大道而去。這且按下慢提。再說倪子明這夜在馬上。負鏢而回。心胆俱裂。只當楊七寶的金鏢。也如上次伍天鵬的鏢一般利害。下馬匆匆。即進了自己臥室。將平日幾個心腹徒弟。喚集攏來。叫

他們快去尋找。上次圓明所留下的配藥方劑。這一來將旁邊的徒弟也嚇慌了。曉得師傅又中了人家藥鏢。隨急急去尋。那張方劑。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中飛鏢誤服方藥 投客店數驚飛影

話說倪子明。進了自己臥房。卽匆匆吩咐在旁徒弟。尋找往日圓明所用治劍鏢傷藥方。以便配製敷服。誰知天下的事情。愈是慌忙。愈是不得要領。甚至因慌急之故。反比不慌忙來得緩慢。這是心急智昏的緣故。大凡人都知道。這時在旁幾個徒弟。因過於急促之故。那張方劑。就在手口。反尋不獲他。真是急得似甚的。子明也心焦不已。又不敢將一枝鏢在傷痕內取出。不多時天已明亮。那幾個徒弟。好容易將一張方劑尋獲。隨分頭去製配。去得很快。輾轉之間。已將藥料配來。倪子明咬緊牙根。忍痛將鏢拔出。只見創痕內流血俱紫。原來楊七寶此鏢。本非藥製。因何也帶紫血呢。此乃庸人自擾。因鏢在膚內經時過久。金流質毒氣。潛入膚內之故。所以血色發紫。倪子明將拔出之鏢。在手觀看。不由咋舌道。怪不得楊七寶有如許利害。這廝近日。與異人在一起。曾聽圓明說過。天下能使此鏢者不多。且能製藥解脫此鏢者更少。吾不是圓明上次有方

鵬在此。今番便有性命之憂矣。隨又想起上次藥鏢。乃是伍天鵬所發。伍天鵬與圓明有同師之誼。此番圓明在醉香居比劍。想亦是楊七寶的指使。如此看來。楊七寶與伍天鵬必定乃是朋友。而且此藥鏢。只怕就是伍天鵬所傳授。想到此處。不由一人坐着。怯懼起來。看傷痕上毒血流盡。隨急將製藥敷在傷痕上。說也得奇怪。竟疼痛立止。原來此方。本是罕世祕傳。能治一切劍傷。俱立見奇效。倪子明傷口疼痛既止。又將藥服了。命旁邊的徒弟。將原方收藏。遣去一夥。敗回棍徒。自己即在臥舖上睡下。預備稍稍休養。借以恢復元神。誰知未睡下的時候。到也罷了。此時臥下了。過不多時。忽然全身大發作。週身反疼痛不已。倪子明嚇得魂魄散。只當這藥鏢毒已攻入周身。早已色變。衆徒弟具驚恐無措。束手無法。諸位你道這個是緣何。莫非真是鏢毒作用麼。原來非也。此亦是庸人自擾。只因倪子明所中既非藥鏢。今外膚雖有金流質毒潛入膚內。以藥治之。正得宜也。而其內腑實無潛毒攻入。而以服藥治之。實妄加藥石也。蓋有病以藥治之。故不妨。若無病而妄加以藥。平和者猶不碍。遇藥性暴烈者。便反受其累。而病之此時。倪子明正是這個緣故。只因所服之藥性氣暴烈。在內發作耳。但此藥尙

無毒質。若有毒質。倪子明正危之又危。性命難保矣。所以醫藥之道。實非易易。用藥見效甚難。若是用反了。雖涓滴之微。却有推牆倒壁之功。這是閑話不提。且說倪子明用了藥後。臥在舖上。全身疼痛了一日夜。才慢慢痊愈。想起楊七寶。真是恨入切骨。但受了這番大痛苦。覺得精神萎靡。與臥榻爲友。足足臥了十餘日。才離床。又調理了多日。方精神恢復。楊七寶經了這一來。却聲譽大振。人人皆知七寶有藥鏢利害。其實這個宣揚。乃是虛聲。楊七寶鏢法雖是神准。如何有伍天鵬那般利害。倪子明竟將楊七寶視爲畏人。自從經了一番創痛。心中雖有餘恨。却不敢再到楊家橋去。暗暗之中。已示退讓。倪子明既然如此。那手下一班無賴。自不消說得也。如倪子明一般的了。所以楊家橋一班好漢。也得安閑無事。亦知倪子明聲勢甚廣。暫時不敢到七寶鎮惹事。這事且按着慢提。再說楊七寶。自從離了鄉井。逐日於途中趕路。想不起一個去處。所有朋友中有殊特本領的人。却甚少。況且都散居各處。一時也不易去尋找。因此便在路上隨便的想想。忽然想到一句閑話。人家常常說的燕魯出英雄。這句話果然不虛。我也常常聽見。如某某英雄。某某俠客。都是出在燕北的一帶地方。現在我且不管他。好來

到東到西。都是抱的尋訪豪傑的一個宗旨。不如且買馬。到北路上去走走。一則訪友尋找好漢名師。二則看看那方的風景。與地土風俗人情。比較我們南方一帶如何。話說楊七寶打定主意。即在路上。化了一百多兩銀子。買了一匹良馬。即一路趕上北路而去。在路上日行夜宿。到處游玩風景。話說光陰飛速。韶華如駛。不知不覺。已出門一月有餘。經過幾許州縣。游歷名地山水。又趕了半個多月。便到荏平縣。天時已晚。楊爺便在鎮上打尖。投的這家客店。乃是本處一家有名的店家。叫盧家老店。主人姓盧。是本處一個有名豪傑。名義興。在本鎮開了兩家客店。今天楊七寶住的是老店。尚有一家新店。離老店只隔去數十家門面。盧義興却住在新店內。家眷亦在新店內。新店內房屋。却比老店內寬大。往常的日子。老店內一到傍晚。客人便滿。沒有空房。今日生意。却比往日清淡。所以尚有房屋空着。這時楊爺到了店門前。店小二早已帶了笑臉。迎着出來說道。爺只有一人麼。楊爺笑道。正是。隨在馬上跨下。小二上來。將馬牽過去。楊爺進店。小二即將馬牽去。馬棚內喂草。這時楊爺跨進店內。小二又過來招呼。將楊爺引至一處上房內居住。楊爺舉目觀看。只見屋內收拾。尚稱清潔。時已上火。小二取了

茶水。又點了燈盞進來。楊爺淨面用茶已畢。小二來拿面水。向楊爺問道。爺用晚膳。尚要用酒麼。楊爺因天氣甚寒。便道取一角酒來也好。小二答應一聲下去。過不多時。便將酒菜晚飯送來。楊爺一人自斟自酌。候時酒飯已畢。便喚小二將盃盞拿去。過不多時。已起初鼓。楊爺今晚因用了一盃酒。所以睡遲。一人在房中摸索。等到二鼓時候。才閉了房門。打算上床安睡。便又至案前。將燈光吹滅了。誰知燈光才滅。忽見窗外有一個人影閃了一閃過去。楊爺不由暗暗吃了一驚。一想不好。這客店之中。那裏來的夜行人。莫非有什麼仇人來了不成麼。便悄悄行到窗隙內。向外張看。那裏還有人跡。只見窗子外的月光甚明。楊爺在窗口候了多時。聽聽全無聲息。打量這夜行人諒已去了。因此便上床去安睡。楊爺虛心提胆。一夜何常合眼。看着窗子上月色西沉。東方發白。這才敢合眼。睡了一晷。等得日上三竿時。楊爺才起身。小二又送上茶水。楊爺淨了面。用了早點。想起昨夜之事。心中好生奇怪。却又不便將這事問於小二。只是一個人將這事放在心中納悶。便用了午飯出外閑遊。信步行了里餘。到了一個村子上。抬頭見空中有一陣飛鳥。向前過去。忽見迎面有一家屋院。那柴門外站了一個老者。年約

在五十多歲。鬚髮蒼然。旁邊立着一個幼孩。亦不過六七歲模樣。手執雕弓。向着空中的飛鳥。連發三箭。只見這三枝箭。一連串的到了空中。却不偏不倚。對了空中的飛鳥。分上中下每格一鳥中一箭。却一箭不虛發。三隻飛鳥。俱應箭而落。其餘空中飛鳥。早已驚散。楊爺看在眼內。不免稱奇。暗道如此小的孩童。乃有似此神技。真可稱是神童了。不由心中羨慕。脚不由主。便走了過去。那孩子見了有人來。便將弓箭拿在手內。向來人看着。這時楊爺已走近前去。老者將楊爺一看。生得英氣勃勃。相貌堂堂。是個豪傑模樣。早生了敬意。上前向楊爺行個禮問道。這位好漢。敢問可是到敝莊來看閑。楊七寶本是出外。尋訪英雄名師。此時見老者行禮。忙答禮道。不敢。在下到貴地游玩風景。適才因見這位小弟弟。發弩射鳥。不料有此神技。因此踟足觀看。心中拜服。敢問老丈貴姓。這位小弟弟是老丈什麼人。老者便向楊爺通了姓名。請楊爺進內獻茶。楊爺也不客套。便隨在老者背後而行。老者一定不肯。楊爺只得前行。到了屋內。在廳上分主賓坐下。只見屋內陳設精雅。僕役獻上茶來。老者又命那孩子。重又向楊爺行了禮。楊爺重又還禮坐下。原來老者。就是李天然。幼孩即李天然的兒子。練得一手弓箭。今

年只六歲。天生穎慧。老者平常授他一二套武藝。一看便會。每日無事。一人必在空院內拉弓射箭。所以爲最對於弓箭一道。練得最好。名喚仁傑。這時楊爺與李天然言投志合。真是三生有幸。這日談至薄暮時候。楊爺才回客店。二人約定明日再會。到了次日。楊爺一早起身。用了早點。又到李天然家中。這日天然設席款待。二人酒至半酣。楊爺便攪起到北路。訪請好漢之事。說了一遍。李天然道。楊爺可惜遲來。若是在早十餘日之前。到有一位俠客在此。現在上京中去了。楊爺自悔道。誠乃無緣之故。但不知此人姓什名誰。是個什麼樣的人。李天然道。提起此人。乃是當今一個有名劍俠。到不知他的姓名。但知他有一個道號。人皆稱他梧桐子。此人頗好俠義。若是在此。必定肯爲吾兄拔刀相助。楊爺道。此人與老丈想是知交。李天然聽了此言。便將那夜在雪後。與謝忠爭鬪之事。說了一遍。楊爺方才明白說道。提起梧桐子。吾聞名久矣。可惜沒有見過。不知吾趕到京中。可能相遇否。李天然道。此人行蹤不定。到處行俠。此時只怕還未抵京。但楊爺好來無事。不妨到京中之時。就便尋訪此人。楊爺聽了此言。滿口答應。須臾酒畢。又在李天然家內吃了晚飯。回客店安睡。又過了幾日。楊爺因要上京尋訪梧

桐子心急。隨別了李天然。要向京去。李天然與楊爺交情雖未久。二人情感甚好。楊爺今年只二十多歲。李天然在上書已經交代。是望六十歲的人了。二人誠可謂亡年之交。當日見楊爺告別。隨又挽留一天。在家設宴送行。並將梧桐子相貌。以及服裝等。都說與楊爺聽了。以可便於尋訪。李天然在家設宴以後。次日楊爺即在客店內結算了店帳。別了李天然。即向京中而去。在路上打馬而行。甚是快速。一日行至高唐縣。在路上遇見一人。但見這人生得形容怪異。豹眼巨顛。玄色花緞袍子。頭上戴一頂皮帽子。身還穿一件緞子坎肩。騎一匹高馬。從左邊似飛而去。倏忽不見。看那人相貌舉止。大約不是好人。必定是江湖上做買賣的一流人。楊爺因在客路之中。不便多事。但心中一路想道。這夥人若是在晚上遇見了。便有些碍事。雖然不懼怕他們。但總是省事爲妙。楊爺想着。縱馬而行。不多時已到鎮上。便在鎮上投店住下。不多時天色便晚。楊爺在店內用了一些酒安睡。次日一早便趕路。身上帶了乾糧。約行二十多里。時已晌午。便跨下馬來。在樹林下一塊石上坐了。將身上帶着的乾糧。拿出來吃了一飽。正要上馬趕路。只見向南來了一人。騎在馬上。行走快速。那匹馬四隻蹄子。將地下的埃塵灰

沙跑得似烟樣的蓬在空中。沒多時已在面前。經楊爺不看也罷了。這一看心中不由奇怪起來。原來這人正是那日在路上遇見的豹眼巨顛的一人。須臾又向前過去了。似飛而去。倏忽不見。楊爺却想不出是何緣故。繼又想道。大約這人是走江湖的。或者也有要事趕路。亦未可知。我如何多起疑心呢。隨又上了馬趕路。又二三日。到了諸縣地界。趕在半路之上。約須再趕二十餘里。可到縣鎮。看看天色已傍晚了。若趕不到鎮上。如此天冷。如何宿夜。所以打馬疾行。原來離諸縣二十里。有一座強盜山。地名叫做查家墩。山上寨主姓倪名泰山。與七寶鎮倪子明。乃是遠房弟兄。山勢寬大。周圍約六七里廣闊。倪泰山手下英雄甚廣。聲勢甚足。在山東諸縣一帶。很有威名。大凡上諸縣的人。十有八九。必須經過查家墩地方。這時楊爺趕到查家墩。如何得知這地方的利害。正在縱馬行着。忽見樹林內出來兩條高馬。坐着兩個大漢。一個在馬上約量。身高八尺。生得黑面巨顛。此人正是棋盤山寨主陸天彪。號稱水底蛟龍。是新近投在查家墩的。一個生得矮小瘦弱。面色微白。此人姓孫名國珍。乃是山西太原縣人氏。與倪泰山是朋友。近來亦投在查家墩。這兩人在樹林內縱馬出來。即攔住楊七寶馬頭。大喝

一聲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楊七寶看了大怒。卽在肩背上。取下平生所用的一柄寶刀。喝聲狗盜。敢攔住楊爺的去路麼。舉刀直在陸天彪迎面砍去。陸天彪避過一刀。也舉刀相還。二人在馬上戰了幾合。原來陸天彪不是楊爺的敵手。隨撥馬逃進林中。楊七寶拍馬追趕。誰知方進林內。楊七寶身下坐騎。忽然向前跌仆。原來樹林內早有埋伏。設的絆馬繩。楊爺一見坐騎跌仆。曉得中了圈套。因此卽在馬上躍下。只見陸天彪早已回身。那瘦小矮弱的一人。卽在旁邊躍馬過來。在楊爺背後一把。早將楊爺擒住。在兩旁樹林內。又轉出幾名嘍囉。用繩子將楊爺紮了起來。楊七寶到了這個時候。只得閉了雙眼。儘他們擺佈。須臾到了山上。進了寨內。便將楊爺擒到聚義廳。楊爺用目觀看。只見正中虎皮交椅上。坐了一人。生得身體高大。濃眉巨眼。高顴骨闊口巨顙。此人正是倪泰山。兩旁約有二三十人。都是虎背熊腰之輩。左邊有一人認識。乃是七寶鎮上的倪子明。右邊認識的一人。正是在路上兩次相遇的那個穿玄色袍子的一人。楊爺一見這兩個人。心中已有幾分明白。曉得這一回事情。都是倪子明所爲。但不知倪子明他如何亦會到此處來呢。心中正在思想。只聽倪泰山在座上喝道。楊七寶且抬起

頭來。本寨主常聞得你。是南方一個好漢。因何到了本寨。三山下束手受擒呢。楊爺聽了此言。心中着實氣悶。便將頭抬起。瞪目喝道。你是何人。敢輕視某家。想楊某既已受擒。斬殺由爾。何用多言。倪泰山聽了此言。並不惱怒。冷笑一聲。吩咐左右。噓囉。將楊七寶送到後山空室內看守。待明日發落。原來今日山中來了一個上客。姓龐名山虎。是山西太原人氏。此人在江湖上頗有聲譽。與倪泰山乃是知交。二人相別多年。今日龐山虎特來諸縣拜訪。因此設席與龐山虎洗塵。也是楊七寶命不該絕。到了晚間。二鼓以後。楊七寶已昏昏沉沉的睡去。猛聽耳邊有人喝道。楊大哥快快醒來。有小弟在此呢。楊七寶正在昏沉之中。猛聽得有人呼喚。隨睜了雙目觀看。原來在屋內黑無燈火。却看不清楚。也悄悄的問道。你是什麼人。因何也在此處。那人道。楊大哥不要聲張。我是特來救你的。少停你便知道。誰將楊爺身上的縛繩。用刀割斷了。楊爺起身。稍活動了血脈。便出了門外。將那人觀看。原來不是別人。是小猿猴蔣英。楊爺卽上前悄悄問道。蔣大哥你因何也在此處呢。蔣英道。我在此已一年餘了。我們日後再會吧。此時倪泰山一夥人正在飲酒。你可乘著此時。快快下山去罷。若錯過機會。便不及逃矣。楊爺

聽了此言。曉得山中利害。因此卽別了蔣英。一路逃下山去了。所好沒有他人得知。楊爺逃下山後。卽一路連夜趕上諸縣鎮投店。心中想道好險呀。今番若不是遇了蔣英。只怕性命難保。但不知倪子明。因何也在此處呢。將此事在心中思想多時。只是想不出一個所以。諸位你道倪子明。因何投在查家墩。原來有個緣因。只因那夜中鏢敗回。將鏢傷治愈以後。但心中總以楊爺是個大患。然憑了自已的本領。又非人家的敵手。所以到查家墩。以便請倪泰山派了英雄。同到江蘇。將楊七寶剪除。以滅心腹之患。不想倪子明在路上。却與楊七寶相遇。心中隨不勝吃驚。暗道楊七寶。因何也來此處。我想七寶。必無好意。但不知他。是到何處。何不暗暗跟他一程。以便探其行跡。這時楊七寶。却沒有將倪子明留意。因此全不知道。後來楊爺在桂平縣投店。那窗前的黑影。正是倪子明。在窗外探聽的影子。後來楊爺。又在路上所見一巨顯關口的人。正是倪子明的徒弟賀義山。因探聽得楊爺是上京去。所以曉得。必定經過查家墩。倪子明卽與他徒弟賀義山。先趕到查家墩。與倪泰山計議。倪泰山手下英雄甚衆。這些事。誠是易如反掌。所以滿口答應。因此不費多力。便將楊七寶擒到山上。依了倪子明。恨不能

立刻就將楊爺結果了。怎奈偏偏今日山中有客到。所以救了楊爺一命。這晚倪泰山在聚義廳宴客。夜深方散。當夜未能查檢及楊爺。次早便有嘍囉稟報。說楊七寶被人救去了。倪泰山聽了此言。勃然大怒。喝道。我寨中向來無人敢到。有什麼人敢上山。將楊七寶救去。幾個嘍囉。嚇得唯唯在旁。半晌不敢多語。這時倪子明得信。不禁跌足追悔。昨日沒有在倪泰山面前上緊一句。將楊七寶結果。便沒有今日之事。如今縱虎下山。反成仇。便叫倪泰山。將看守楊七寶的嘍囉傳來詢問。倪泰山聽了他言。立刻命左右。傳看守嘍囉前來問話。兩旁答應一聲。紛紛下去。不多時上來回道。啓稟大王。昨夜看守楊七寶的嘍囉。俱皆不見。想是給楊七寶用錢買通。與楊七寶一齊逃下山去了。倪泰山聞聽此言。勃然大怒。吩咐快將昨夜看守寨門的頭目。傳來問話。兩旁答應而去。片刻間又將頭目傳到。原來昨夜看寨門之人。姓秦名如龍。這時上來。與倪泰山行了一禮。站在旁邊。倪泰山問道。秦如龍。昨夜看守寨門。可曾有人逃下山去。如龍回道。昨夜小人比平日格外謹慎。因日間在山下擒了姓楊的上山。夜間恐有變故。所以差巡較平日嚴緊。却沒有見人逃下山去。倪泰山冷笑道。虧你謹慎的緣故。山上姓楊的

已逃下山去。若不謹慎。則不知將於胡底矣。秦如龍聽說。姓楊的逃脫。心中不禁吃驚。又回道。小人實不敢誤事。却沒有見姓楊的逃下山去。倪泰山不聽此言。猶可聽了此言。勃然大怒。喝道。滿嘴胡說。你既沒有見人下山。難道本寨主冤屈你麼。那姓楊的從天上飛去了麼。命左右將秦如龍拖下。重責五十大板。這時倪子明在旁。恐怨及自己。上前與秦如龍說情。倪泰山那裏肯聽。兩旁嘍囉。早將秦如龍責了五十大板。責畢。秦如龍懷恨在心。垂頭傷氣下去。這件事情。只有龐山虎肚內得知。秦如龍昨夜却是較平日上緊逡巡。怎奈楊七寶飛行功夫加人一等。所以乘着衆人在閑談之時。於黑暗之中。潛身下山。因此衆人全不得知。所以秦如龍被責了五十板。心中却是不甘。但屈伏於倪泰山威勢之下。只好懷恨在心。倪泰山將秦如龍責畢。只得四面派人下山追趕。那裏趕得上。只得仍回山復命。諸位楊爺既下山逃走。然而那幾個嘍囉。又是如何下山的呢。原來昨夜蔣英搭救楊爺之時。是用五鼓返魂香。將守門嘍囉暈倒。這幾個嘍囉。直到天明之時。蘇醒過來。不覺吃了一驚。只見楊爺不知去向。曉得是夜來誤了大事。曉得倪泰山得知。一定不肯甘休的。所以兩個嘍囉。背地下商量。不若還是及早

逃下山可以活命。因此倪泰山疑心。是給楊爺買通的。這且不提。再說楊七寶。連夜逃走。次日天明。趕到諸縣鎮上投店。耽擱一天。次日又買了駿馬一匹。趕上京去。不幾日便到了京中。宿在前門外。一家順成客店內。每天出外尋訪梧桐子下落。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順成店宿了半個多月。便是新歲除夕。這一夜人家都忙着過年。楊七爺不免心中感觸。想到自己飄零在外。不知家中如何景況。此次若不是蔣英搭救。連性命都不保。想起倪子明這個惡賊。誠是我們仇人。想到此處。心中異常悶昏。這晚也買了一壺酒。在客店獨酌。人家都忙着守夜。楊爺用了一些酒。却早早睡了。到了第二日起來。便是元日。店小二也上來與楊爺拜年。楊爺心中雖煩悶。也不得不應着景子。也歡歡喜喜。賞了店小二二兩銀子。小二不勝歡喜。這五天以內。楊爺都在店內悶昏着睡覺。足不出戶。過了五天。新年已過。那街坊上的店家。依舊作生涯。然而總有一點過年的彩色。似未盡除。那店面猶未儘開。每晚都及早收市。家家皆有酒吃。要過了正月半。才可慢慢恢復市面。且說楊七爺。在客店內過了五天悶年。到初六那天。總算到街坊游玩游玩。買了一點酒。吃到天色傍晚的時候。才回客店內。如此在客店內。又過了幾

日。這天乃是元宵燈節。京城內較他處格外熱鬧。真是富貴不過是帝皇家。那王府內外。家家都掛燈結彩。因此游人甚多。楊爺也到東王府街看燈。至午夜方回。誰知到次早起身。便在客店內得了一件奇聞。說老佛爺昨夜看燈回宮。失去一隻玉鐲。此物乃是番邦進貢之寶。老佛爺心愛之物。現在老佛爺龍心大怒。責成九門提督方國珍。捉拿御苑失竊之盜。這件事情。若是老佛爺動了怒。京中文武官員。都有罪名。楊爺聽了此事。也是吃驚。暗道這件事情。不知是何人所爲。真是胆大之極了。楊爺胆小。因京中既出了若大重案。不便久在京中耽擱。打量再等一二日。便思作返鄉之計。所以沒有幾天。楊爺便出京。在路中遇見一人。乃是南方人氏。姓羅名天雁。江甯上元縣人。也是一個豪傑。此次由北五省地界回上元縣。因此與楊爺同路。二人便由水路而行。在船上便談及老佛爺失寶之事。羅夫雁悄悄向楊爺說道。這件事情。是江南一個俠客所爲。有意與方國珍爲難。論起此事。只怕老佛爺玉鐲。不易還珠了。二人談着。天已晚了。船家將船泊在岸邊。已送晚膳進艙。與二人用了。又送進茶水。二人膳後淨了面。船家將橈盪收拾下去。便去安睡。不多時。已起二鼓。河岸上靜寂無聲。河中水聲潺潺。這時

候楊爺便在艙內秉燭而談。羅天雁道：此時夜已深了。我們坐着無事。待小弟將老佛爺失鐺的這事說與楊爺細聽。要知羅天雁說出怎麼一回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同客船夜談京案 救友女痛擊惡徒

話說楊爺道：現在小弟爲了此事。猶如一個悶葫蘆。在心中一月餘矣。羅兄若能細道此事。小弟當洗耳恭聽。但不知這位盜鐺的俠客。他姓什麼。羅爺道：提起此人。乃是臭名遠揚。姓劉名笑山。他在北五省地界。甚有聲勢。可惜此人意見太深。遺一點就是他的缺處。當初與現任京中九門提督方國珍。乃是好友。而且方國珍是劉笑山一手提拔之人。當初沒有進仕的時候。劉笑山並時常周濟他。後來方國珍中了武舉。資緣的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劉笑山資助。論起劉笑山本領。遠在方國珍之上。只因看淡仕途。所以將自己的能力。資助他人。不料方國珍是個勢利小人。現在一旦官高位尊。將一班朋友。竟看得分文不值。不念前情。就是劉笑山與他一番的情感。都撇到九霄雲外去了。此番劉笑山進京。便去拜望方國珍。誰知方國珍推託不見。二次又去拜望。方國珍碍於情份。總算在衙內接見過一次。但其情若冰。淡淡疎離。劉笑山因此一怒。

那晚元宵燈節。便進御苑。將老佛一隻玉鐲盜了南下。老佛爺一怒。便責成方國珍。限期捉拿大盜。聽說方國珍。現在已有一二分消息。得知此事。是劉笑山所爲。正自追悔不及。但將此事悶在胸中。不敢洩露。一則深知劉笑山乃是一個俠客。來去無形。正沒處捉拿。二則與他是朋友。不免有同誅之罪。因此左右爲難。聽說方國珍已憂慮成疾。至今未起。因此聖上。才稍寬限期。只怕方國珍爲了此事。難免去職。楊爺聽了此言。方才明白。便問道。羅兄。因何如此仔細。羅天雁道。吾在京中。曾與劉笑山見過一面。因此得悉。楊爺又道。此時劉笑山身在何處呢。羅爺道。劉笑山那夜盜了玉鐲。只在京中。耽擱了一天。次日便南下了。但此人行止不定。此時不知在什麼地方。無從得知。楊爺道。似方國珍這樣的人。正當以此對他。劉笑山此舉。誠乃爽人快事。吾以後必當訪求一面。方慰渴望。吾兄日後。若與此人會面之時。望斷代達鄙意。天雁答應。談畢時。已四鼓。滅燭而寢。沒幾日。到了徐州。二人上岸。給了船錢。便投在客店內居住。因羅爺要在徐州訪友。所以耽擱幾日。楊爺當然奉陪。話說徐州地方。有一位惡霸。人稱九千歲。且是當地巨紳。姓方名國瑞。與京中現任九門提督方國珍。乃是同房弟兄。國珍年幼。居國

瑞居長。本人也是武秀才。只因行爲太惡。未能進仕。且仗了國珍的勢力。在徐州地方。無惡不作。結交四海盜寇。如山東查家墩倪泰山等人。都暗通聲氣。手下聚集黨羽甚衆。表面稱之。不失是一個地面上的巨紳。若是以其實際論之。誠不啻是一個坐地分贓的盜魁。手下一夥黨羽。皆能飛簷走壁。來去無形。甚至無地沒有若輩之蹤跡。所以當地人民。誰知其惡。而又不敢背地議論。若是有背地論及他不是者。方國瑞必予以重懲。有一夜有兩個土人。在家無事。便背地裏計議方國瑞是徐州一方之害。爲何竟無人到官府去告發他呢。若久此以往。不知何時可安。一人答道。你真不自知。九太爺仗了方四爺的威力。有何人敢去告發他。就是上衙門去告發。也是無益。現在我們這裏的官府。誰不與九太爺有交情。你這語誠是說之不得其當。若是教九太爺手下的人聽了。就非同小可。誰知這人話猶未了。早見從屋簷上墜下一個大漢下來。生得濃眉大眼。手執剛刀。跳進屋內。不由分說。將先一人結果了。那後說話的一人。隨跪下央求。也被大漢重重責了幾下才去。那人爲了背地裏議論了幾句。竟白送了一條性命。仍不敢報官。只得含冤。地方及家屬等。只得推急病而亡。諸如此類的事情甚多。而且

方國瑞尤貪女色。且說本城有一家巨富。姓賀名蘭田。此人也是一個豪傑。今年已四十多歲。並無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今年已十七歲。生得千嬌百媚。甚有姿色。聞名小娟。有一日正是元宵。便與了母親曾氏。帶了了鬟等人。上街坊看燈。却無意中被惡霸看見了。當時即想將賀小娟搶回去。後來一探聽。是本城賀蘭田的愛女。隨未敢造次。當夜回去。便與手下一夥狗黨。議論此事。這時狗黨中有一個姓洪的。混名叫做神鷹兒。便獻計說道。大哥在徐州地方。隻手可以遮天。難道就怕一個賀蘭田麼。不是小弟誇口。想賀蘭田雖是豪傑。若是與小弟比較起來。只怕萬萬不是小弟的敵手。不若待明日。小弟同幾個弟兄去。將賀小姐劫了來。若是賀蘭田不知利害。便將他結果了。不知此計。大哥以爲如何。方國瑞在當地雖然無惡不作。但深知賀蘭田乃是豪傑。不敢輕視。便道賢弟此計雖好。在愚兄之意。不可輕舉。不若過幾時再說。因此將這事便暫擱置。不料過了半個多月。賀蘭田出外訪友。方國瑞得了此信大喜。隨與神鷹兒計議。神鷹兒目告奮勇道。這事不必大哥費心。只要小弟帶幾個弟兄去。走一撿便了。方國瑞曉得神鷹兒本領甚好。况且賀蘭田又不在家。所以放心。便立時答應。神鷹兒大喜。用

了午飯。帶了五六個弟兄。各執兵器。隨蜂擁而去。原來賀蘭田與羅天雁。有八拜之交。這天羅爺在客店內用了午飯。便同楊爺。出了客店。一齊來拜訪賀蘭田。誰知方至賀家門前。忽見從東旁邊。似飛的來了六七個大漢。各人手內執了長棍短刀過來。羅爺不知當作什麼事情。不由吃了一驚。便與楊爺站住了觀看。原來這夥人正是神鷹兒。帶了弟兄。到賀家來。劫取賀小姐。須臾已到賀家門前。神鷹兒在前。飛起一腿。將賀家大門踢開。帶了幾個弟兄。早已一擁而進。羅爺站在旁邊觀看。曉得這夥人必定都是寇徒。向賀蘭田尋仇的。頓時怒不可遏。但素知賀蘭田是個好漢。諒這幾個大漢。亦非賀爺敵手。因此站在旁邊稍看動靜。誰知過不多時。聽得裏面一陣嘈雜。却不見蘭田出來。反見爲頭一個大漢。扶了賀小姐。率了衆人。一路直奔出來。繼聽門內有哭嚷之聲。羅爺見了這般情形。心中不禁大怒。曉得賀蘭田必定不在家內。路見不平。猶拔刀相助。是自己朋友。焉有不救之理。將身一躍上前。向那爲頭一人。飛起右腿。便是一脚。這人手內扶着賀小姐。正是神鷹兒。一見有人上來交手。曉得必是賀蘭田一黨。又見羅爺是個客路人模樣。想是多管閑事之人。不覺勃然大怒。將身向旁邊一閃。避過一

腿只因賀小姐是方國瑞心愛之人，恐他吃驚，隨將賀小姐放下，將身一躍。又過來與羅爺交手。羅天雁是上元縣一個有名教師，武藝出衆，神鷹兒雖然神勇，如何是羅爺敵手。沒幾合，早給羅爺飛起一腿，將神鷹兒跌倒在地。那兩旁的大漢見神鷹兒給人打敗了，個個大怒，上來圍住羅爺交戰。旁邊楊爺也上來幫同廝殺。你想憑幾個無名之輩，如何是楊爺與羅爺的敵手。戰不上幾合，早都逃盡。楊爺即與羅爺送賀小姐進屋內去。只見曾氏坐在廳堂放聲而哭。羅爺即上前勸止。原來曾氏與羅爺曾見過幾面。此時見羅爺將女兒救了回來，便止住悲聲，誠是出於意外。先向羅爺道謝了。然後請羅爺坐下。又與楊爺見了禮。原來家中的奴僕早都躲避。此時見神鷹兒等已俱逃去。因此出來與羅爺等獻了茶。羅爺便向曾氏問道：賀蘭田兄因何不在家內，方才那夥狗輩可知是從何處來的？曾氏道：你家賀兄正是到上元縣去看你了。不道你竟會到這裏來了。今日若不是羅叔叔到此，只怕你的姪女已入虎口，說不定性命難保。可憐你家賀兄年將半百，沒有兒子，只有這一個女兒，視同掌珠。若是有了長短，直叫愚嫂如何交代。那夥狗盜此時雖去，只怕未必就肯甘休。少時恐他們還要來呢。提起

這夥惡人。乃是本處一個惡紳手下的黨羽。這個惡紳。姓方名國瑞。是現任京中九門提督方國珍的哥哥。本城人民。俱畏之如虎。皆稱他九千歲。這幾年來。與我們兩不相犯。不知今日蘭田不在家中。他們竟仗了惡霸的勢。來搶你姪女兒。這件事情。真是叫人萬萬意想不到的。說到這裏。又落下淚來。命了鬟進房內。將賀小姐喚出來。與楊羅二人行禮。原來賀小姐方才進了屋內。因害羞之故。卽進內去了。這時了鬟答應一聲。卽進房去。將賀小姐扶了出來。與羅楊二人見了禮畢。又辭了回房而去。羅爺見賀小姐生得相貌出衆。姿態娟秀。心中不盡稱讚。便向賀夫人道。賢嫂不必憂慮。今日我們二人。不知此事便罷了。現在既然得知此事。豈肯叫嫂嫂吃驚。那夥狗盜。不來便罷了。若是來時。管教殺他們一個寸草不留。我們今晚不回店去。在此等候他們。看他們來是不來。賀夫人聽了此言。方才放心。便命僕奴。將書房內打掃乾淨。與二人住宿。又命僕奴去辦了酒菜。晚上設宴款待二人。這夜二人便宿在賀府上。這且按下慢表。再說神鷹兒。在方國瑞面前誇了大口。這時給人家打敗了回去。心中恨恨不已。回到方國瑞家中。便將前情說了一遍。方國瑞也是惱怒不已。立刻便要殺向賀家去。擒拿羅楊

二人當時便招集了幾十個黨羽。各人都是憤憤不已。一個個磨拳擦掌。各帶兵器。要向賀家而去。誰知方出門外。便見迎面似飛的來了兩匹快騎。方國瑞用目觀看。只見騎上是兩位京差。直向自己門前行來。方國瑞心中打量道。莫非是方國珍在京中有什麼要事。差遣下來的。打量已定。便命衆豪傑站住了等候。原來不出所料。這兩個京差。到方國瑞門前下了馬。向國瑞行了一禮問道。請問這裡。可是方老爺的府上麼。國瑞點了一點頭道。正是。你們是那裏來的。京差道。我們是從京中奉方提督之命。下書來此。國瑞聽了此言。原來不出所料。果然是從京中來的。隨帶了兩個京差。一同進內。京差將信呈上。方國瑞屏退衆人。將書信拆開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方國珍要國瑞立即進京。商量辦理老佛爺失燭之事。信上寫着立候回音。國瑞看了此信。也心神不定。曉得這件案子。很是吃重。不易辦理。然與方國珍有同關休戚的關係。如何可以推諉。只得將賀家的事情。暫時且擱置一旁。立時便寫了回信。賞了京差十兩銀子路費。京差稱謝一聲。別了方爺。即出外上馬。又一路打馬。星夜趕回京城復命而去。這且慢提。再說方國瑞看了書信。打發京差上京去後。便將這事細細與黨羽議論一番。衆

人聽了此言。個個吃驚。人人稱異。皆道這件案子。只怕不易辦理。現在四爺既然有信來此。九爺不能不去。但此事外面尚不可聲揚。恐那人既然胆大敢進御苑。盜了老佛爺玉鐲。怕的此人本領必定不在小處。我們此番進京。那人得了消息。必定要與我們大大爲難。在弟等之見。只可秘密進京。方國瑞本是一個畏首畏尾的小人。此時聽了此言。早已胆怯起來。便道諸位高見不錯。但不知誰人敢與愚兄同行。進京去走一趟。旁邊神鷹兒出來道。小弟願與大哥同行。國瑞大喜。這時旁邊尚有多人肯云。國瑞便擇了幾個本領較好的同行。其餘的人。留在家中看守家院。暫時不與賀家作難。過了。一天。國瑞便同了十餘個惡徒。在五鼓之時。便用了早飯。上馬趕路。向京中而去。這且慢提。再說羅楊二位。自從那日救了賀小姐。便在賀家一連住了幾日。看看全無動靜。心中便奇怪起來。楊爺想到方家去探聽探聽。羅爺道這時不可去。我想方國瑞手下那夥人。既然不來。其中必定另有緣故。好歹等賀大哥回來了再說。想方國珍在京中的勢力。不久將倒。只要方國珍在京中一倒。只怕這夥惡徒。便失威勢。那時再將他們收拾。便不難滅除。只怕他們一個也逃不了。楊爺聽了羅爺這番話。唯唯稱是。二人在

徐州足等了一個多月。賀蘭田才由上元縣回來。賀夫人見蘭田回來。方才心安。賀爺又與羅楊二位見了。楊爺與賀爺因是初見。所以大家格外客套。各人見過以後。賀夫人便將方國瑞手下一夥惡徒。搶劫小姐一事。說了一回。又道若不是羅楊二人到來。實是可危。只怕此次回來。女兒已在不見矣。賀爺聽了。先向羅楊二人致謝一番。然後憤怒不已。向羅爺說道。方國瑞這廝。仗了他兄弟方國珍之勢。在地方上無惡不作。真是罪不容誅。又招集一夥江湖盜寇。真是無所不爲。竟成一個坐地分贓的大盜。當地官府。竟置若不聞。愚兄久有爲地方除害之意。無奈不得其時。不想這廝。他乘了愚兄出外。竟敢如此胡爲。若不是二位。小女諒無活命。愚兄誓殺此人。尙望二位帮我一臂。羅爺道。賀兄爲地方除害。弟等自當相助。此時尙祈息怒。大家計議一番。才是。賀爺聽了此言。這才息怒。賀夫人早吩咐僕人。去治了酒宴來。爲賀爺洗塵。賀爺便將到上元縣拜望之事。向羅爺說了。羅爺道。小弟尙是去冬進京訪友。這幾月中。因此未能到這裏來。拜望大哥。不想又累大哥。到上元去往返一趟。且失迎候。甚是歉仄。尙祈恕罪。賀爺道。賢弟見外了。自己弟兄。何用如些客套。隨也向羅爺客氣了幾句。羅爺又將在京。

所聞老佛爺。在御苑失燭之事。向賀爺說了。賀蘭田聞聽此言。心中大喜不止。說道。似劉笑山所爲。真是做的快人快事。我想方國珍爲了此事。說不定還要丟職治罪呢。本人雖未造孽。然而方國瑞在地方上造的孽。實是罪不容誅。然而都是因方國珍的縱容。有以致之。方國珍豈能逃其罪過麼。此次雖不治罪。亦必去職。我想其中都有因果。羅爺道。吾兄如何得知。方國珍本人在京中貪賊造孽的地方。豈在少處。亦一個罪不容誅孽徒。只吾兄遠在異地。不得聞知也。賀蘭田道。賢弟此言誠是。不過我們遠處的人。不知罷了。且說各人在宴上談談說說。皆盡量而飲。都吃了一個大醉。當日無話。到了次日。賀蘭田與羅爺商量。要去結果方國瑞這夥惡徒。羅爺便將與楊爺所說的話。此時又向賀爺說了。賀爺只得唯唯聽命。便大家議定。今夜先到方國瑞家中去探聽一回。再作道理。且說到夜間起了三鼓。賀蘭田與羅爺楊爺用酒已畢。各人執了兵器。便上屋施展夜行術。一路直向方國瑞家中而去。原來方國瑞家住東門城內。離賀蘭田家只有一二里路。所以行走甚快。沒有多時。早已到方國瑞家門外。只聽屋內人聲已靜。燈光早滅。三人都上了屋脊。在四面觀看一遍。人都睡靜了。只因屋內房屋甚多。

不知方國瑞臥在那間屋內。尋到國瑞臥室內。也不見國瑞的影子。賀爺本想將家中一二個惡徒。用刀砍了。又想將國瑞的妻子一齊結果了。後來一想。時機未到。一來自己的家產。都在本處。而且又恐連累地方四隣土人。不如且聽了羅爺之言。待遇了時機。再來收拾他們。因此便未下手。方國瑞既不在家。又無別樣消息。聽了外面。已起四鼓。三個好漢。不便在此多作耽延。因此都一路出了方國瑞家外。都回賀府而去。回到家內。已將五鼓。各人安睡。一夜無話。次早起身。用了早飯。賀蘭田便陪了羅楊二位上街。探聽方國瑞的消息。三個好漢。在酒店內吃酒談心。那方國瑞手下幾個惡徒。一見賀爺。已在外回家。各人肚內都懷着鬼胎。曉得賀爺乃是有名豪傑。頗不易惹。因此看見賀爺進店吃酒。許多惡徒。都紛紛退避。出店而去。賀爺看在眼內。非不得知。想起平日這班惡徒。對人作威作福的情形。不覺又暗然好笑。那夥惡徒。避去之後。賀爺與羅爺三人。便坐下飲酒。有許多與賀爺認識的。都過來與賀爺招呼。賀爺俱似禮答之。賀爺又向衆人探聽。及方國瑞的事情。有人都說。方國瑞多數是上京去了。因第一日有兩個京差。到方家下書。次日方國瑞。便帶了多人出門他去。所以多數猜測。是進京去。

賀爺聽在耳內。也有八分成數。這日在酒店內喝酒已畢。回到家中。便將這事。又向羅楊二位商量一番。羅爺道。方國瑞十分中有九分。是奉方國珍之召。進京商量破玉錫之案。因國瑞手下惡徒甚多。而且與查家墩倪泰山互通聲氣。所以破案較易。然而殊不知憑這許多狗輩。若是與劉笑山較量。恐怕也難如願。此事不久。當有所聞。羅爺議論已畢。賀爺與楊爺皆然其說。賀爺便要留羅楊二位。在徐聽了方家的消息。再行。羅爺本要回家而去。楊爺也急於回去。只因不放心家中。是如何情形。只恐倪子明。又要到楊家橋尋事。然此時二人皆碍於賀爺的情面。只得答應。在賀爺家中。等候方家消息。這且慢提。再說方國瑞。奉了方國珍之召。帶了衆惡。連夜飛行上京。那日經過查家墩。在匆忙之中。猶上山拜望倪泰山。在山中耽擱了一日。泰山因方國瑞有急事。奉召進京。故不便久留。因此別了衆寇盜。又上馬趕路。沒幾天便到京中。因手下人多。而且正值老佛爺失錫的時候。京中全城驚恐。有從外路進京的人。有時步步皆有人防察留意。所以不便逕去拜見方國珍。先在客店內住下。次日一早。國瑞換了衣服。便去提督衙拜見國珍。要知國瑞見了國珍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方國瑞奉召進京 倪泰山下山助友

話說國瑞次早進提督衙門。拜見國珍。弟兄見面。歡喜異常。當日便在衙中留飯。又喝了一盃酒。飯後國珍同國瑞在書房內談心。屏去左右。只留一個心腹家將。在旁伺候。國瑞便向國珍問及奉召進京之事。國珍似有重憂。便將劉笑山進京拜訪之事。先說了一遍。然後便將老佛爺失燭之事。向國瑞細細說了。國瑞聽了此言。便怒道。聽吾弟所言。只恐老佛爺此燭。只怕就是劉笑山所爲。但劉笑山這廝。誠屬可惡。既與吾弟是好友。就不該記下一點仇恨。拿這事來與吾弟作難。現在還要乘早拿獲他才是。若是時日一久。劉笑山遠走高飛。這案便不易破獲。國珍道。此次小弟請兄長來京。正是商量此事。只怕劉笑山已離京城。但此人小弟素知他却有本領。不易拿他。况且這事現在猶不能一定是他所爲。若擒虎不成。反爲患。所以先要探聽一下子。然後須有幾個有能爲的人。才能拿他。我想兄長近來在外面。交情甚廣。若是將這事託了你。一定都有幾分眉目。不知兄長以爲如何。國瑞聽了此言。連連稱是。說道賢弟。只管放心。此事包在愚兄身上便了。包你在一月之中。必定有良好的消息。但這件事情。愚兄須出京

去走一趨。才有眉目。國珍聽了此言。心中大喜。又留國瑞在衙中用了晚飯。這才送別。當晚國瑞回到客店內。又與手下一夥黨羽。商量一番。次日便算了店帳。一齊出京。原來方國瑞出了京城。便一路向查家墩而來。在路上日夜奔行。沒幾日便到查家墩。一見了倪泰山。隨將此事。與泰山商量一番。倪泰山滿口答應。說道這些些事情。不必放在心上。小弟辦起來。手到擒拿。在這北五省地方。所有江湖來往人等。都有交情。大哥且在寨中住下。等得明日。小弟派人下山。探聽便了。不怕這劉笑山。有遠走高飛的本領。管叫他逃不出北五省地界。將玉鐲好好還得來。方國瑞聽了此話。真是樂得不可言喻。以爲這個功勞。總是自己得了。日後豈不是格外可得國珍的寵幸麼。便向倪泰山道。如此說來。真是激感不盡。種種要請老哥幫忙。倪泰山道。笑話笑話。大家好弟兄。如何講得到此呢。便立即吩咐兩旁伺候的。噯囉。去到廚下。辦理酒席。以宴方國瑞等人。噯囉去後。過不多時。廚下將酒席治就。便在聚義廳上款待國瑞。以及國瑞手下一班黨羽。整整熱鬧了一天。方國瑞這日。吃得大醉。一夜無話。次日起身。方國瑞用了早點。便拜見倪泰山。請託倪泰山派人下山。探聽劉笑山蹤跡。倪泰山果然竭誠與國瑞

出力。用了午飯。便派了手下一夥豪傑下山探訪而去。方國瑞即安心住在倪秦山寨中。等候消息。過了有半個多月。倪泰山已得了消息。說老佛爺的玉鐲。果是劉笑山所爲。但劉笑山現在住於德州。耽擱在新羅山。但新羅山寨主是李元忠。此人在德州。甚有勢力。只怕一時難以擒拿。倪泰山得了此信。便與方國瑞商量。方國瑞道。只要玉鐲果是劉笑山所盜。小弟回京。提了大兵去拿。不怕他有上天的本領。也要將他拿住了。倪泰山道。此計果好。誰知二人商量已定。方國瑞正打算回京去。倪泰山忽又得報。說劉笑山已帶了玉鐲南行。由德州改從水路。向徐州一帶。經過江蘇。到浙江游玩西湖訪友。方國瑞便將進京提兵。到德州的計議。撇過一旁。又與倪泰山計議。擒劉笑山的道路。倪泰山道。奇怪這廝。一如得知我們要擒他一樣。偏不來諸縣地界經過。却改從水道而行。若是從諸縣地方經過。不愁舉手擒之。現在沒有別法。只有再派人下山探聽。必由之路。預備擒他便了。方國瑞道。此計甚好。二人計議已畢。倪泰山又派人下山探聽。沒幾日得報。劉笑山已由德州乘船。從濟河一路南下。聞得在徐州尙有幾天耽擱。方國瑞道。我們還是到徐州去等他。先預備一切。以便舉手擒之。倪泰山亦然其說。國

瑞便又進京。在提督衙內見了方國珍。將探聽一切細細說與國珍聽了。國珍道。現在老佛爺限期甚緊。哥哥能將此事早日辦成才好。若遲緩日久。只恐老佛爺發怒。兄弟的前程難保。國瑞安慰道。四弟只管放心。愚兄明日出京。卽趕緊派人四面去追趕。在半個月內。都有好的信息進京。二人會面以後。次日國瑞又出京。回到查家墩。倪泰山親自下山。與國瑞南下。以便幫同捉拿劉笑山。並帶了四個好漢。在路上日夜飛行。沒幾日。到了徐州。便在方國瑞家中下落。方國瑞在家。天天設酒款待。倪泰山並派人在四方探聽。劉笑山幾時到徐州。誰知國瑞到家多日。並不見劉笑山下來。心中甚是焦急。一日與倪泰山在街坊飲酒。忽得一個消息。說京中老佛爺。因在御苑失了玉鐲。偏訪不得。屢次限期。各武官衙門。竟沒有信息。因此老佛爺大怒。將九門提督方國珍。及步軍統領。大小武官。俱革職治罪。方國瑞聽了此言。不啻一盆冷水。直從頭上灌下。正想上前。向說話那人問個仔細。誰知那夥人。一見是九千歲在這裏。早已嚇得魂飛天外。一個個都走散了。方國瑞不及上去詢問。只有將這事放在心上納悶。也不向倪泰山說。知道日在街坊吃了酒。則去。如有重慶。一夜未睡。過了一二日。便有京中有信。

家。方國珍果去職治罪。國瑞才將此事。向倪泰山說知。倪泰山道。令弟都是被劉笑山所累。然而大哥。還要上京去走一趟。才可以給令弟安排一切。國瑞道。舍弟來信。說京中一切俱已安排。但望早日能將劉笑山擒獲。可以贖罪。倪泰山道。如此我們宜趕緊拿住劉笑山。才是道理。但不知這廝。到那裏去了。計算路程。這廝早可到徐。因何竟還不來呢。只怕其中必定另有緣故。或是又向他去了。久聞這廝。行路沒有定蹤。誠是可惡已極了。國瑞聽了此言。憂愁滿面。沒有話答。悶悶又過了幾日。忽得了一個信息。說劉笑山已到杭州。國瑞聽了此信。格外氣惱。向手下人說道。這廝行蹤奇怪。因何沒有聽見說起。已至杭州。不知幾時經過徐州的。因何我們不得而知呢。此事真是奇巧了。他手下的人。也敷衍了幾句。各都退法。方國瑞平日。常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現在却常常憂形於色。雖知劉笑山到了杭州。心中却憂愁不已。因杭州一方面。不甚去過。恐不是劉笑山的敵手。但又不能不去。便將這事。與倪泰山商量。倪泰山道。小弟杭州也有許多朋友。只管放心。事不宜遲。我們明日就動身。到了杭州。這個不怕劉笑山逃上天去。必將他擒了。方叫他曉得我們的利害。倪泰山言罷。方國瑞便聽了泰山之言。約

定明日動身。這且慢提。再說劉笑山自從盜了玉鐲以後。便在北五省地界探聽京中消息。其實劉笑山盜此玉鐲。在上回書中已經表過。是有意與方國珍爲難。且曉得方國珍必定與自己作難。暗中派人訪拿。因此也暗中探聽方國珍的動靜。後來知方國珍派京差請國瑞進京。並國瑞與查家墩倪泰山訪拿自己之事。俱探得仔細。因此即暗中自露風聲。到東到西。其實劉笑山常在諸縣一帶地方。久知方國瑞仗了國珍之勢。在徐州造孽作惡。爲害地方。就想將他結果了。後來因未及時機。故暫時忍耐。他們到徐州。劉笑山也暗中跟到徐州。可笑倪泰山徒然自稱是一個好漢。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這回方國瑞得的消息也是假的。怎知劉笑山就在徐州地方。有一日却與羅天雁相遇。所以這幾日劉笑山就住在賀蘭田家內。每日夜間常到國瑞家中探訪消息。且說那日方國瑞與倪泰山商量已定。次日便帶了手下兩個得用惡徒。及倪泰山與同來四個好漢。一齊出了門。上馬趕路。一共八條坐騎。在路上日行夜宿。行走如飛。這一日將近江都地方。離城只二三十里。各人都加鞭飛行。預備趕進城鎮。乘早宿店。誰知正在這個時候。忽見迎面來了四匹坐騎。俱似飛而來。這時行在最前的。正是方國

瑞在馬上將迎面過來的坐騎。用目看時。不由吃了一驚。只見頭一匹馬上。坐的一人。仍是徐州本城一個豪傑賀蘭田。第二匹馬上坐的一人。並不認識。第三匹馬上坐的人。也不認識。第四匹馬上坐的一人。却不是別個。正是胆大如天。在御苑內盜取老佛爺玉錫之人劉笑山。不由勃然大怒。正要舉刀上前。只見賀蘭田已躍馬過來。喝聲方國瑞。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來。平日仗了你弟國珍的威勢。在地方上爲非作歹。無惡不作。今日想是你惡貫盈滿。自來送死。我已在此等候多時了。不要走。且吃吾一刀。喝罷便將手中寶刀一舉。直在方國瑞頭上砍下。不知方國瑞生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劉笑山行俠除暴 九千歲惡貫滿盈

話說賀蘭田將手中寶刀。向方國瑞頭上砍下。方國瑞雖然曉得賀蘭田本領甚好。然到了此時。已惡氣中來。怒不可遏。只見賀蘭田用一刀砍來。隨在馬上。將身一偏。避過一刀。便也舉了手中單刀。直向賀蘭田迎面砍去。賀蘭田也避過一刀。舉刀相還。二人即戰在一齊。原來方國瑞在徐州有九千歲的威名。乃是仗的惡勢。論起本領來。不是

賀蘭田的敵手。二人在馬上一來一往。戰未幾合。早被賀蘭田在他肩上砍了一刀。國瑞在馬上。身子一搖。險些跌於馬下。隨撥馬回身逃走。賀蘭田正縱馬追趕。旁邊早閃身過來一人。生得身長九尺。凸睛高顴。手執一把大刀。攔住蘭田去路。原來此人姓高名大洪。是倪泰山在寨中帶來。一個得力助手。攔住蘭田馬頭。便將手中一口大刀。直在蘭田頭上砍了一刀。蘭田不及躲避。隨用手巾單刀。向上招架。誰知高大洪膂力過人。蘭田用刀招架上去。幾乎在馬上跌下。震得虎口疼痛。嚇得魂飛天外。正想逃走。那裏來得及。高大洪撇過一刀。將刀收回。接連向蘭田頭上。又用一刀砍下。這一來蘭田自瞭甚是危急。若是避不過去。便有性命之憂。旁邊羅天雁。却替蘭田吃了一驚。忙將馬頭一拍。似飛過來。用純鋼寶刀。向高大洪的大刀一格。賀蘭田便乘機退下。高大洪見羅爺過來。心中大怒。喝道。你是何人。敢來阻住我麼。羅爺道。你不知麼。老爺姓羅名天雁。人稱寶刀將是也。高大洪冷笑道。原來爾就是寶刀將羅天雁。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老爺耳聞你虛聲久矣。今日見面。方知乃是一個小輩。羅爺聽他譏諷自己。不覺大怒。問道。你是何人。敢口出大言。小視老爺麼。高大洪也通了姓名。羅天雁便將手中一

口寶刀似飛般直在高大洪迎面砍去。大洪閃身躲避。原來羅爺亦甚有膂力。與大洪相仿。在馬上戰在一處。大洪膂力雖好。刀法沒有羅爺純熟。羅爺不愧是個豪傑。在馬上戰鬪幾合。見力不能勝他。便以巧取之。在馬上虛幌一刀。用了一個撥草尋蛇之勢。早將大洪擒住。正要用刀結果他。只見旁邊上來兩人。一個黑臉。生得眉似刷帚。眼似銅鈴。過來將大洪奪過去。一個過來戰住羅爺。原來這二人都是倪泰山從山寨中帶來的。得力助手。這時劉笑山在旁看了大怒。也執刀過來助戰。隨各人捉對的廝殺起來。原來方國瑞同來。共有八人。全不是劉笑山一人的敵手。劉笑山所執一把七寶刀。真有斬釘截鉄之能。早將衆人的兵器都削折了。方國瑞從前。日夜要拿笑山。却未知笑山有如此本領。此時見衆人全不是笑山敵手。早已恐懼起來。因此卽縱馬而逃。倪泰山心中不禁自悔。不該輕易臨敵。此次教人家戰敗了。豈不英名盡損。因此也拍馬搶先逃走。劉笑山久有除惡之意。以與徐州一方去害。因此豈肯輕捨。縱馬追趕。那方國瑞心慌意亂。迫不及逃。坐下馬行稍緩。早給笑山趕上。在後飛起一刀。將國瑞砍落馬下結果了。真是善惡終久必有報。但只來早與來遲。倪泰山見方國瑞教人家結果。

了。格外嚇得心驚胆戰。一路似飛而去。同來四個助手。也給笑山一一結果。方國瑞同來兩個惡徒。也給羅爺結果了。方國瑞共來八人。要到杭城擒拿笑山。不想在路上。反結俠士將他們結果了。只剩一個倪泰山惡貫未滿。在先逃了。其餘七人。一個不留。這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當時笑山將他們都在荒地上埋了。免累地方土人。賀蘭田因倪泰山被他逃脫而去。恐到徐城報信。連累家屬。因此與了羅爺楊爺笑山。仍連日趕回徐州。原梁倪泰山一路逃走。未到方國瑞家報信。竟逕奔山東查家墩山寨而去。他們做强盜的。那裏有什麼義氣。曉得劉笑山是個豪俠。況且本領高大。如何還敢再與他比較。竟將這事。拋在九霄雲外去了。如何還提起這事。從此便擱置一旁。這且慢提。再說賀蘭田與笑山等。回到徐州。一探聽方國瑞家。竟無消息。曉得他們做强盜的。都是烏合之衆。早如雲消煙散。那個倪泰山。必定不問此事。逃回山寨去了。他也不將此事放在心上。每日在家設席。與笑山羅楊二位談閑吃酒。楊爺因記念家鄉。過了幾日。便向賀爺告辭。羅爺也要回上元縣去。賀蘭田曉得他門都離家日久。不得再留。因此設了酒宴。與他們二人送行。楊爺本是到外面來訪友。要回鄉替地方除害。這時遇

了笑山。焉肯輕易錯過機會。所以邀了笑山。同回蘇州。笑山本是豪俠之輩。並不推辭。因此吃了餞行酒。次日笑山即與楊爺向蘇州去。臨行笑山再三叮囑賀爺。徐地不宜久居。稍過幾日。不如遷向別地居住。賀爺滿口答應。感激劉爺關心之處。二人行後。又次日羅爺也回上元去了。行時也叮囑賀爺。不如遷到上元縣居住。比較在徐地有照應。羅爺因此沒多日。賀爺因自己時常要外出。隨聽了羅爺之言。將家遷到上元縣居住。這事表過不提。再說楊爺與了笑山二人。日夜趕路。沒幾日便到蘇州。天時已晚。便在蘇州鎮上耽擱一夜。次早趕回楊家橋。只見氣勢比從前衰了多少。心中不免興感。在馬上暗暗忖量。不想自己在外奔波。那想家鄉地方。竟無人問管。不料地方衰疎。連得路人都少得多了。一面忖量。一面行走。過不多時。已到門前。不由心中奇怪起來。你道爲何。原來只見家中雙門緊閉。且上了鉄銷。門前石級上塵土堆積。左右隣舍。聲息俱無。楊爺這時。不免心中又吃驚起來。隨在馬上跳下。笑山也下了馬。楊爺打算。且將馬拴到那邊空地樹去。然後再去找個隣舍問信。誰知才將馬牽到空場上。同笑山正在拴馬的時候。却見東半邊來了一個老者。他一見這楊爺。似出於望外的一般。就趕

緊的過來。到了楊爺面前。楊爺將他觀看。認得是東隣楊二家的老子。原來他們楊家橋。共有一百多戶人家。都是姓楊。要是外姓的。實在真少。這位老者。雖然已年高德尊。已望六的人了。若是論起班份來。還要比楊七寶小一份。但他已髮白齒尊。若是論起親來。已甚遠甚遠。不知隔了幾多年代了。所以也只得含混稱他一句楊八老。因他行入。楊爺問道。楊八老你好呀。那老又向楊爺看了一眼。便道。啊。嚟。原來是你回來了。不想自你去後。我們楊家橋。幾呼給那倪賊。都鬧翻了。你如何到今日才回。楊爺一聽此言。心中已有七分數曉得。倪子明必定二次到楊家橋尋仇。但不知家中眷屬如何。因此圓睜雙眼。早已憤火中起。問道。不知我家中如何。老者道。不知去向。但你家的眷屬。却未遭害。逃在半路上。被人救去了。是何人救去。便不得而知。我們正時常記念你。不想你至今才回。現在那個倪賊。正勢強氣盛。因此我們楊家橋人家。十份中已遷去四五。不比你在家的時一般興旺了。楊爺聽到此處。真是恨不能。立即就去。將倪子明結果。方才洩恨。隨將拴馬。又在樹上解下。牽在手中。向老者告別。楊八老要留楊爺到家去用飯。楊爺道。蒙你美意。現在雖有珍饈異味。都不能下咽。非去將仇人殺了。才能

恨改日再來打擾吧。言罷便向老者拱手告別。與笑山上馬而去。老者在樹下見二人去遠了才回。這且不提。再說楊爺與笑山一路打馬與老者別後。便趕上七寶鎮而來。要找惡霸倪子明報仇。二人馬行甚速。不多幾時。便到鎮上。先與笑山上醉香居吃酒。原來醉香居這家酒店。平日聚集一班酒客。全是倪子明手下一夥棍徒。這時一見楊七寶與劉笑山在內吃酒。各人都暗暗散去。他們平日素知楊爺利害。恐被楊爺看見。便有些不妙。原來今日倪子明中他們便大家在外聚集了一二百人。帶了單刀鐵棍。不多時都到醉香居。將醉香居圍包圍水洩不通。不知劉楊二人如何解圍。且待下回分解。

